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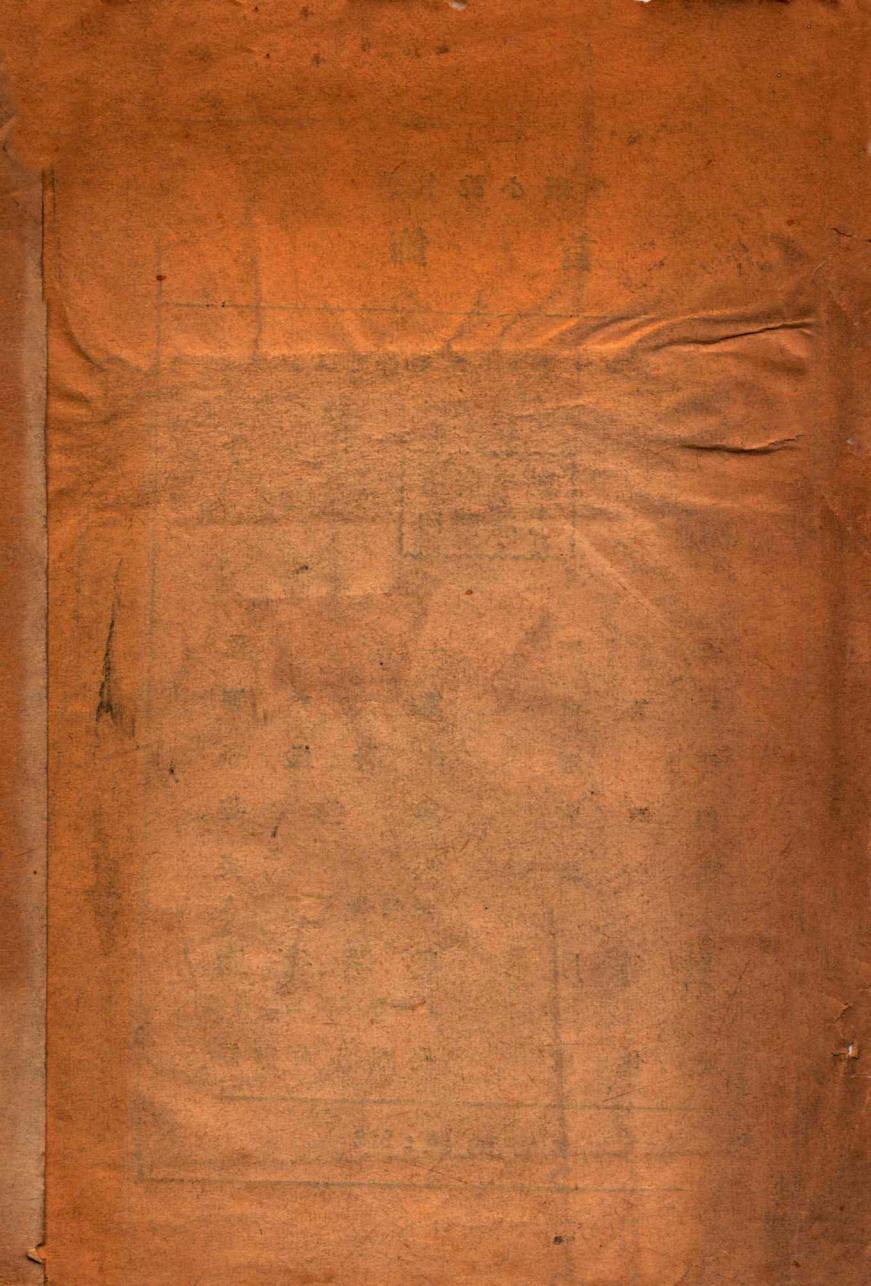
著名說小國法

飾首

著 桑 泊 莫
譯 崖 青 李



行印局書



引言

文學反映社會的意識形態，它只有時代的區分，卻不受國界的限制。所以近世各國表現國民性的國民文學，早已突破國界，一變而為具有國際性的世界文學了。我們中國因為僻處遠東，受着地理環境的限制，就很難與世界文壇相接觸；加以我國語言和歐美的相去懸殊，遂譯起來倍覺困難，因此外國文學的介紹工作，也還是近二十年來才開始的。

當林琴南先生用古文翻譯歐美小說的時候，國人的腦海中，除了唐宋八大家之外，簡直沒有別的世界文豪。然而林先生所介紹的作品，都在外國二三流的水準上，況且他自己不懂原文，經過旁人的口述而轉到他的筆下，其正確性自然不言可喻了。直到周樹人周作人先生以直譯的方法介紹『域外小說』，這才找到了真確的途徑。從此以後，由於個人的和團體的努力，世界名著源源輸入中國，於是我們在世界文壇上，也漸漸地登堂入室了。自然這中間也有不少粗製濫造和硬譯死譯的現象，可是翻譯的作品對於中國新文學運動，確實盡過偉大的作用，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試問今日文壇上有成就的作家，誰個不是受了外國名家的影響的呢？

我們所惋惜的，是中國從開始翻譯外國文學以來，很少做過有系統的工作。從事於介紹的人，往往憑着個人的偏愛，隨便把外國的名著搬進來，有的甚至標榜着某種主義，大吹大擂的替自己宣傳，結果在文壇上引起許多不必要的糾紛，到末了也祇留下幾個主義的空洞的名詞，而始終不能造成一種實際的運動，或是產生真正名副其實的偉大的作品。例如中國雖然有人提倡過浪漫

主義，自然主義，唯美主義，未來主義，頹廢主義等等，但是每種主義在國外的代表作品，卻畢竟難以一一拿得出來。便是最風行的作家，像托爾斯泰，高爾基，易卜生和羅曼羅蘭等，在國內也還找不出他們的全集啦。

講到短篇和中篇的世界名著，已經譯成國語的確實不在少數了。但是大部份散見於雜誌報章，很少加以有系統的整理，有的經過長久的時間，沒有能够出版單行本，往往就那樣默默無聞地湮沒了。自然，也有許多出了單行本，關於某個作家的，或是某個國度的，但從來沒有就世界文學的觀點，加以一次大規模的編纂，以便利讀者作綜合的研究。我們根據編印中國新文學叢刊的經驗，覺得上述的缺點是應當迅速予以補救的，而且補救所得的效果，一定有很大代價。

這裏，我們所收羅的有一百五十餘位作家，代表三十五個國度。就縱的方面說，從文藝復興起，一直選到了最近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就橫的方面說，凡是每一個文藝思潮的主要作家，每一個有文字的民族或國家，這裏都收入了他們的代表作。在編輯的過程中，我們的確遇着了不少困難，因為我們不僅要選出代表作家，而且要選出代表作品，我們不僅要訂作家的小史，而且還要從數種中譯文中辨出那最可靠最雅達的一種。現在，我們也許可以不客氣的說：它是世界名著的總匯，它是珍貴佳作的寶庫，它是中國目前文學青年的豐富文糧。當然，我們決不想在這裏做廣告，事實勝于雄辯，願聰明的讀者自己來體會吧。

最後，我們對於每一位譯者，以及所選雜誌或單行本的編者與出版者，均一概謹致熱烈的謝忱。

目次

| | | | |
|---------|-------|--------|------|
| 最後一課 | (一) | 都德原著 | 胡適譯 |
| 二漁夫 | (四) | 莫泊桑原著 | 胡適譯 |
| 首飾 | (一〇) | 莫泊桑原著 | 李青崖譯 |
| 黃金 | (二一) | 巴爾扎克原著 | 天虹譯 |
| 無名的英雄 | (三五) | 巴比塞原著 | 祝秀俠譯 |
| 失業 | (四二) | 左拉原著 | 曾仲鳴譯 |
| 蔚藍的屋子 | (四六) | 梅里美原著 | 李青崖譯 |
| 聖母的賣藝者 | (六〇) | 法郎士原著 | 胡仲持譯 |
| 反抗 | (六六) | 羅曼羅蘭原著 | 黎烈文譯 |
| 第七號地窖 | (七五) | 蓋塞爾原著 | 李青谷譯 |
| 一個大師的出處 | (九三) | 莫洛亞原著 | 黎烈文譯 |
| 田園交響樂 | (九八) | 紀德原著 | 黎烈文譯 |
| 俞先生 | (一〇二) | 穆杭原著 | 李青崖譯 |
| 鴿子的懸賞 | (一〇八) | 小仲馬原著 | 徐蔚南譯 |
| 蘇蘭殊 | (一三五) | 大仲馬原著 | 鮑文蔚譯 |

最後一課

都德原著 胡適譯

都德小傳

都德 (Alphonse Daudet) 生於一八四〇年，死於一八九七年。他在年輕的時候，當過某公爵的祕書，那時生活比較安定，又不時到各地去旅行，所以能專心從事創作。對於普法戰爭，法國喪師割地，他寫了許多短篇去紀念。就中頂有名的，就是這裏所選的最後一課，和柏林之圍。

這一天早晨，我上學去，時候已很遲了，心中很怕先生要罵。況且昨天漢麥先生說過，今天他要考我們的默靜詞文法，我卻一個字都不記得了。我想到這裏，格外害怕，心想還是逃學去玩一天罷。你看天氣如此清明溫暖。那邊竹籬上兩個小鳥兒唱得怪好聽。野外田裏，普魯士的兵士正在操演。我看了幾乎把動靜詞的文法都丟在腦後了。幸虧我膽子還小，不敢真個逃學，趕緊跑上學去。

我走到市政廳前，看見那邊圍了一大羣的人，在那裏讀牆上的告示，我心裏暗想，這兩年我們的壞消息，敗仗哪，賠款哪，都在這裏傳來。今天又不知有什麼壞新聞了。我也無心去打聽。一口氣跑到漢麥先生的學堂。平日學堂剛上課的時候，總有很大的響聲，開抽屜關抽屜的聲音，先生鐵戒尺的聲音，種種響聲，街上也常聽得見。我本意還想趁這一陣亂響的裏面，混了進去。不料今天我走到的時候，裏面靜悄悄地一點聲音都沒有。我朝窗口一瞧，只見同班的學生都坐好了，漢麥先生拿着他那塊鐵戒尺，踱來踱去。我沒法，只好硬着頭皮，推門進去，臉上怪難爲情的。幸虧先生還沒有說什麼，他瞧見我，但說孩子快坐好，我們已要開講，不等你了。我一跳跳上了我的坐位，心還是拍拍的跳。坐定了，定睛一看，纔看出先生今天穿了一件很好看的暗綠袍子，

挺硬的襯衫，小小的絲帽。這種衣服，除了行禮給獎的日子，他從不輕易穿起的。更奇怪的，今天這全學堂都是肅靜無譁的。最可怪的，後邊那幾排空椅子上，也坐滿了人，這邊是前任的縣官和郵政局長，那邊是赫叟那老頭子。還有幾位，我卻不認得了。這些人爲什麼來呢？赫叟那老頭子，帶了一本初級文法書攤在膝頭上。他那副闊邊眼鏡，也放在書上。兩眼睜睜的望着先生。我看這些人臉上都很愁的，心中正在驚疑只見先生上了座位，端端正正的開口道：『我的孩子們，這是我最末了的一課書了。昨天柏林（普國京城）有令下來說，阿色司和娜戀兩省，現在既已割歸普國，從此以後，這兩省的學堂只可教授德國文字，不許再教法文了。你們的德文先生明天就到，今天是你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我聽了先生這幾句話，就像受了雷打一般。我這時纔明白，剛纔市政廳牆上的告示，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這就是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我的法文纔該打呢。我還沒學作法文呢。我難道就不能再學法文了？唉，我這兩年爲什麼不肯好好的讀書，爲什麼卻去捉鴿子打木球呢？我從前最討厭的文法書歷史書，今天都變了我的好朋友了。還有那漢麥先生也要走了。我真有點捨不得他。他從前那副鐵板板的面孔，厚沈沈的戒尺，我都忘記了。只是可憐他。原來他因爲這是末了一天的功課，纔穿上那身禮服。原來後面空椅子上那些人，也是捨不得他的。我想他們心中也在懊悔從前不會好好學些法文，不會多讀些法文的書。咳，可憐的很……我正在癡想。忽聽先生叫我的名字，問我動靜詞的變法。我站起來，第一個字就回錯了。我那時真羞愧無地，兩手撐住桌子，低了頭不敢擡起來。只聽得先生說道：『孩子，我也不怪你。你自己總够受了。天天你們自己騙自己說，這算什麼？讀書的時候多着呢。明天再用功還怕來不及嗎？如今呢，你們自己想想看，你總算是一個法國人，連法國的語言文字都不知道……先生說到這裏，索性演說起來了。他說我們法國的文字怎麼好，說是天下最美最明白最合論理的文字。他說我們應該保存法文，千萬不要忘記了。他說，『現在我們總算是爲人奴隸了。如果我們不忘我們祖國的言語文字，我們還有翻身的日子。』……先生說完了，翻開書，講今天的文法課。說也奇怪，我今天忽變聰明了。先生講的，我句句都懂得。先生也用心細講，就像他恨不得把一生的學問今天都傳給我們。文法講完了，接着就是習字。今天習字的

本子也換了，先生自己寫的好字，寫着『法蘭西』『阿色司』『法蘭西』『阿色司』四兩大字，放在桌上，就像一面小小的國旗。同班的人個個都用心寫字，一點聲息都沒有，但聽得筆尖在紙上颼颼的響。我一面寫字，一面偷偷的擡頭瞧瞧先生。只見他端坐在上面，動也不動一動。兩眼瞧瞧屋子這邊，又瞧瞧那邊。我心中怪難過。暗想先生在此住了四十年了，他的園子就在學堂門外，這些檯子椅子都是四十年的舊物。他手裏種的胡桃樹，也長大了。窗子上的朱籐，也爬上屋頂了。如今他這一把年紀，明天就要離去此地了。我彷彿聽見樓上有人走動，想是先生的老妹子在那邊收拾箱籠。我心中真替他難受。先生卻能硬着心腸，把一天功課，一一做着他們拚那 *ba, be, bi, bo, bu*，（巴，卑，比，波，布。）我聽他的聲音都哽咽住了，很像哭聲。我聽了又好笑，又要替他哭。這一回事，這末了一天的功課，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忽然禮拜堂的鐘敲了十二響，遠遠地聽得喇叭聲，普魯士的兵操演回來，踏踏踏踏的走過我們的學堂。漢麥先生立起身來，面色都變了，開口道：『我的朋友們，我……我……』先生的喉嚨哽住了，不能再說下去。他走下座，取了一條粉筆，在黑板上用力寫了三個大字，『法蘭西萬歲。』他回過頭來，擺一擺手，好像說，散學了，你們去罷。

——亞東短篇小說

二漁夫

莫泊桑原著 胡適譯

莫泊桑小傳

莫泊桑(Ceuy de Maupassant)生於一八五〇年死於一八九三年是法國短篇小說的宗匠，也是寫實派作家的大師。他是弗洛貝爾的學生，因為這位名師，莫泊桑的藝術，才能發登峯造極。後因工作過度，變成瘋狂，終以手鎗自殺。這位名家，中國知道的已經很多，不再詳述。他的名作首飾(The necklace)天一公司曾編成電影，題名一夜豪華。

巴黎圍城中，（此指普法之戰，巴黎被圍之時，）早已絕糧了。連林中的飛鳥，溝裏的老鼠，也漸漸的稀少。了。城中的人，到了這步田地，只好有什麼便吃什麼，還有些人，竟什麼都沒的吃哩。

正月間（一八七一年）有一天天氣很好，街上來了一人，叫做麻利沙。這人平日以造鐘表爲業。如今兵亂時代，生意也沒有了。這一天走出來散步，兩手放在袴袋裏，肚子裏空空的，正走得沒趣的時候，忽然擡頭，遇着一個釣魚的老朋友，名叫蘇活的。

當沒有開戰之先，麻利沙每到禮拜日早晨，便去釣魚。手裏拿着魚竿，背上帶着一只白鐵小匣子，趁火車到閣龍，慢慢的走到馬浪島。到了那裏，便坐下釣魚。有時一直釣到天黑，纔回巴黎去。他來的時候，每回在這裏遇着這位又矮又胖，在諾丹街上開一個小店的蘇活先生。這兩個人都都是兩個『釣魚迷』常常同坐在一塊地方，手裏拿着釣竿，兩腳掛在水上。不多幾時，兩人竟成了最相好的朋友了。

有時他們兩人來到這裏，終日都不說話；有時兩人坐下細談，但是他兩人同心同調，不用開口，也能相知

有時春天到了，早上十點鐘的時候，日光照在水上面，發生一種薄霧。日光照在兩人背上，又暖又溫和，麻利沙往往回過頭來對蘇活說，『這裏真好呵。』蘇活回答道，『再好也沒有了。』這寥寥幾句話，儘够了，不用多說了。

這一天，這兩個釣魚朋友在路上相遇，握着手不肯放，覺得在這個時候相遇，情形大變了，心中怪難受的。蘇活嘆一口氣，低低說道，『這種日子很難過呵。』麻利沙搖搖頭說，『可不是麼，更加上這種怪悶人的天氣，今天是今年第一個晴天呢。』

這一天的天氣卻真好，天上一片雲也沒有，萬里青天，真正可愛。這兩個朋友一頭走，一頭想。忽然麻利沙說道，『如今魚是釣不成了。我們從前那種快樂也沒有了。』蘇活說，『只知道幾時我們方可再去釣魚呢。』說到這裏，兩人走進一家小酒店，喝了一鍾燒酒解悶。喝了出來，還同着散步。

忽然麻利沙停住腳，問他的朋友道，『我們再喝些燒酒罷。』蘇活說，『隨你的意。』於是兩人又找一家酒店再喝了些燒酒。

喝了出門，兩人的腳步便有些不穩了。原來他倆兒肚子都是空空的，酒入饑肚，更易發作。到了外面，被冷風一吹，醉的更利害了。（法國之「阿不醒」Absintne 酒力最利害最近吾國之燒酒）走了一會，蘇活忽然停住腳，問他朋友道，『我們再去，你說好麼。』麻利沙問道，『那裏去。』蘇活說，『釣魚去。』問道，『那裏去釣呢。』蘇活道，『到我們的老地方去，法國的守兵屯在閣龍的附近，帶兵的杜木能中尉是我的熟人。他定許我們出去的。』麻利沙聽了大喜，說道，『妙極了，我一定來的。』

兩人約好了，各回家去，取了魚竿釣絲，不到一點鐘，他倆兒同行出城。不多一會，到了杜中尉駐兵的所在。中尉聽了兩人的要求，笑着允許了。兩人得了出入的暗號，辭了中尉，再向前行。

不多時，他兩人離法國守兵的汛地已遠了。他們穿過閣龍，走近瑟恩河邊許多葡萄園子的外邊，那時已是十一點鐘了。前面便是阿陽泰村，望去好像久沒有生氣了。再前面，便是倭曼崗和散鸞崗兩座高崗，下望全

境，底下一片平原，全都空無一物，但見鉛色的泥土和精禿的櫻桃樹罷了。

蘇活手指高崗說道：『那上面便是普魯士兵了。』兩人對這種荒廢的鄉村，心中頗不好過。他們雖不會見過普魯士的兵，但這幾個月以來，巴黎的人心中誰沒有個普魯士兵到處殺戮搶掠的影子呢？這兩個朋友走到這裏，心裏頗覺又恨又害怕，這般不會見過的普國的兵，麻利沙開口道：『我們倘碰着些普魯士兵，如何是好？』蘇活笑答道：『我們送他們幾條魚就是了。』嘴裏雖如此說，他倆兒卻到底不敢冒險前去，因為這裏四面寂靜，無一毫聲響，很可使人疑懼。後來還是蘇活說道：『來罷，我們既到這裏，總須上去，不過大家小心就是了。』

兩人躲在葡萄園裏，彎着腰，在葡萄藤下低着行去。過了葡萄園，還須過一片空地，方到河岸。兩人飛跑過了這塊空地，到了岸邊，見蘆柴很長，便躲在裏面。麻利沙把耳朵伏在地上，細聽左近有無腳步聲響。聽了一會，聽不出什麼，料想這裏是沒人的了。兩人把心放下，便動手釣魚。

前面便是馬浪島把他們遮住，使對岸的人看不見他們的所在。島上一個飯店，門也閉着，很像幾年沒人來過的樣子。

蘇活先釣得魚，麻利沙隨後也釣着了。兩個釣魚朋友，接着釣上了許多魚，高興得了不得。他們帶了一副密網，把釣着的魚都裝在網裏。他兩人許久不到這裏了。如今重享此樂，好不快活。那太陽的光線，正照在兩人背脊上。兩人都出了神，只顧釣魚，別的什麼事都不管了。

忽然轟的一聲，地震山搖，原來敵軍又開砲了。麻利沙回頭一看，望見左邊岸上一陣白煙，從韞勒寧山上衝出來。一霎時，第二陣又響了。過了幾秒鐘，又是一砲。從此以後，那山上接連發砲，砲煙慢慢的飛入空中，浮在山頂上，像雲一般。

蘇活把兩肩一聳，對他朋友說：『他們又動手了。』麻利沙氣忿忿的答道：『人殺人殺到這樣，豈不是瘋子嗎？』蘇活道：『這些人真是禽獸不如了。』麻利沙剛釣上一條小魚，一面取魚，一面說道：『一天有政府，一

天終有這些事，想起來真可恨。」蘇活道：「要是民主政府，決不致向普國宣戰了。」（普法之戰始於法帝拿破崙及西丹之敗，帝國破壞巴黎市民宣告民主政府自爲城守）麻利沙接着說道：「君主的政府便有國外的戰爭，民主的政府便有國內的戰爭，終免不掉的。」（譯者按此時在美國南北戰爭之後五年，此語蓋指此也。）兩人越說越有味了，遂細細的議論起政府來了。談了一會，兩人都承認人生無論如何終不能自由。那時韃靼寧山上的大砲不住的響，也不知掃蕩了多少法國的房屋，也不知打死了多少的生命，也不知打破了多少人的希望夢想，也不知毀壞了多少人的快樂幸福，也不知打碎了多少爺娘妻女的心肝。

蘇活歎口氣道：「人生不過如此。」

麻利沙答道：「不如說死也不過如此。」

兩人話尙未了，忽聽得背後有腳步聲響，急忙回看，只見身後來了四個高大有鬚子的兵，衣服都像巴黎的馬夫一般，頭上各戴平頂小帽，四個人把四桿槍對住了這兩個漁人。兩人嚇了一跳，手裏一鬆，兩條魚竿都掉下水去了。不到幾秒鐘，兩個人都被網起，裝上一隻小船，載過河送到馬浪島上。

島上那間飯店，初看似久沒人到的，其實裏面藏着二十多個普魯士兵。有一個滿臉鬚子的大漢子坐在一張椅上，嘴裏啣一條長柄的煙袋，說着很好的法國話，對他倆兒道：「你兩位今天釣魚的運氣不壞，麼？」那時一個兵便把他兩人所釣得的一網魚放在那兵官的腳下，那兵官看了微笑道：「倒也不壞，但是我們且談別的事。你二人莫要害怕，且聽我說。依我看來，你二人是兩個奸細，派來打聽我的行動消息的。如今被我捉到，不用說得，該用鎗打死。你們假裝釣魚，想矇哄我，好刁滑。如今撞到我手裏，莫想逃生。這是戰時常事，免不得的。」

那兵官說到這裏，忽然換了口鋒，說道：「但是你們既經過守兵的汛地來到這裏，一定有一句暗號，方可回得城去。你們把那句暗號告訴了我罷，我便放你們回去。」

這兩個釣魚朋友面如土色，站在一塊，不做一聲。那兵官接着說道：「你們告訴了我，誰也不會知道。你們

平平安安回家去，誰疑心你們洩漏了消息呢！你要不肯說時，我立刻鎗斃你，你們自己打算罷。」

兩個漁人也不動手，也不開口。

那兵官把手指着河水說道：「你們想想看，五分鐘之內，我要把你們葬到河底下去了。五分鐘！我想你們總有些親人罷！」

那時轆勒寧山上的大砲正響得利害，兩個漁人站在那裏，總不開口。

那兵官回過頭來，用德國話發一個號令，他自己把椅子一拉，退後了幾步。當時走上了十二個兵，拿着鎗，離兩個囚犯二十步，站住。

那兵官喝道：「我限你們一分鐘，決不寬限。」說了，他自己站起來，走到兩個漁人身旁，把麻利沙拉到一旁，低聲說道：「你告訴我那暗號罷。你的朋友不會知道的。你說了，我假裝怪你不肯說。」

麻利沙只不開口。

那兵官又把蘇活拉到一旁，同樣的勸他。

蘇活也不開口。

兩個人又送回原處，那兵官下一號令，那十二個兵舉起鎗來。

麻利沙的眼睛忽然看見地上那一網的魚，在日光裏面，那些魚個個都像銀做的。麻利沙心裏一軟，眼淚盛滿眶子，他勉強開口道：「蘇活哥，再會了。」蘇活也答道：「麻利沙哥，再會了。」

兩人握握手，渾身索索的抖個不住。那兵官喝道：「開鎗！」

十二鎗齊放。

蘇活立刻向前倒下死了，麻利沙身體稍高，斜倒下來，橫壓在他朋友的身上，面孔朝天，胸口的血直流出來。

那普魯士兵官又下號令，教那些兵到外面搬些大石塊進來，網在兩個死朋友的身上，網好了，擡去河邊。

那時韃勒寧山上的大砲，還正在轟轟的響。

兩個兵擡着一個死屍，用力一丟，拋在水中。兩個死屍，各打一個回旋，滾到河底去了。河水被死屍打起些白浪，不到多時，也平靜了。但只見幾帶鮮血，翻到水面上來。更只見風送微波，時打河岸。

那普魯士兵官始終不動聲色，見事完了，笑着說道，『如今該輪到那些魚了。』說着，走進屋去，看見那一大網的鮮魚，他提起網來，仔細看了一會，高聲叫道，『維亨。』一個穿白圍裙的兵應聲走上來，那兵官把那兩個死朋友的魚交給他，說道，『維亨，趁這些魚沒有死，趕快拿去，替我煎好，這碟魚滋味定不壞的。』說了，他還去吹他的煙袋。

——亞東短篇小說

首飾

莫泊桑著作 李青崖譯

這是世上的漂亮嬌治的女子中間的一個，像是受了命運的舛錯似地，她們偏偏生在一種小官吏的人家。她沒有嫁資，沒有指望，想不出一個法子叫一個有錢而又出衆的人認識她，了解她，愛她，娶她；末了，她只得任憑一個在教育部供職的科員和她結了婚。

她是淡泊的了，不能夠享受裝飾，但是傷心得像是一個降了等級的女人；因為世上的婦女們本來絕沒有高下，也沒有門第，她們的容貌，她們的風韻和她們的儀態，就是給她們做淵源和家世之用的。她們那種天生的機巧，她們那種愛俏的本性，她們那種柔順的頭腦，都是她們唯一的階級，並且素來可以把民間的女子提高得和那些最闊的太太們，處於相等的地位。

她無窮盡地磨着痛苦，覺得自己是爲享用種種精雅的東西和種種富麗的東西，才降生到世上的；她把住宅的寒儉，牆壁的簡陋，坐起的陳舊，衣料的庸凡，都視爲痛苦了。這一切，在另外一個和她一般高下的婦人，也許竟看不見，然而卻竟叫她生悲又叫她生氣。那個給她料理這種鄙賤家政的鄉下小姑娘的影子，在她心上喚醒了種種傷心的缺憾和種種迷人的夢境了。她夢想那些寂靜無人的候客室；如何幕着東方的幃幕，如何點着紫銅的燈檠，如何派着兩個身穿短腿褲子的長大的跟班在那裏伺候，而這兩個跟班受到空氣煖爐的困人熱度都悄悄地在廳子裏的大圍椅打盹。她夢想那些用古錦裝飾的大客廳；如何陳列一些精美的古式家具，並且擺上許多無從估價的磁瓶。她夢想那些綺麗芬芳的小客廳；如何到了午後五點鐘，在那裏和親密的男朋友閒談，和那些被婦女界豔羨的，並且渴望一顧的知名共仰的男子閒談。

她每逢吃晚飯的時候，靠着那張蓋上一幅三天才換的白布的桌子，對着那個揭開淺池就欣然高呼「肉湯是世上唯一美味」的丈夫，她因此就夢想那些豐盛精美的筵席了，就夢想那些燦爛眩目的銀檯面

了，就夢想那些用古裝的仕女和出入瓊樹之間的珍禽來叫牆壁生輝的絲織壁衣了，就夢想那些用珍貴的盤子碟子盛着的佳肴了，就夢想這些在吃鱸魚或者鷓鴣的時候，帶着巧笑去靜聽的低聲軟語了。

她沒有服裝，沒有珠寶，甚麼也沒有。然而她僅僅只愛這一套；她覺得自己是爲這一套才生到世上的。她早就指望自己能够悅人，能够被人豔羨，能够有誘惑力並且被人追求。

她本有一個闊綽的女朋友，一個從前在教會女學的同學，她現在竟不願意去看她了，爲的是從那裏回家，她真那樣地感到痛苦。有時候，她整天地流淚，因爲傷心，因爲失望，因爲煩悶。

不料，某一天傍晚，她丈夫回來了，神氣是得意洋洋的，並且手裏拿着一個大的信封。

——拿着罷，他說，這裏有點兒東西是弄給你的。

她活潑地拆開了那個信封，於是從裏面抽出了一張硬的紙片，紙片上印了這樣的字：

『教育部長和馬丹郎坡諾恭請裘薛駱塞爾和馬丹駱塞爾於一月十八日星期一，光降本部官舍夜宴。』

在她丈夫想來，她應當是得意的，然而事實上，她竟又傷心又生氣地把這份請帖拿在桌子上，一面噉噉咕咕地說道：

——你要我怎樣對付這東西！

——不過，好人兒，我當初想起你大概是滿意的。你從來不出去，而這又是一個機會，這一個難得的！我吃了一一個說不完的苦才弄到手裏來。大家都想這東西；想的人很多，而職員們分得很少。你將來在那裏可以看見官場全部的重要人物。

她用一種怒不可遏的眼光瞧着他，末了用一種不耐煩的態度高聲說道：

——你要我背着甚麼到那裏去！

這一層，他當初本沒有想到，現在只得支支吾吾地回答道：

——不過你穿了去看戲的那件裙袍，我覺得牠很合用，在我……

他不說完就停住了，發呆了，發糊塗了，原來這時候他看見他的老婆哭。兩行熱的眼淚慢慢地從眼眶裏流到了口角邊了；他吞吞吐吐地說道：

——你心裏有甚麼事？

但是她從一種有力的忍耐，鎮住了自己的痛苦，就一面擦一擦自己那副潤濕了的臉龐兒，一面用一道寧靜的聲音回答道：

——沒有甚麼。不過我沒有衣裳，所以結果我不能夠去赴這場宴會。你可以把這份請帖，找一個老婆比我裝飾得好些的同事送給他，

他發愁了。接着說道：

——我們想想罷，瑪蒂爾德，要花多少錢，一套像樣的衣裳，以後遇着機會你還可以再穿的，很簡單的。她思索了好幾秒鐘，確定她種種盤算，並且他顧慮那個數目，務必在她可以要求，而在這個節儉的科員，又不會發生一種驚訝的呼聲和一種陡然拒絕。

末了，她遲遲疑疑地回答道：

——細數呢，我不曉得，不過，我覺得有四百佛郎，總可以辦得到。

他的臉色有點兒發青了，因為他正存下這樣一個數目，預備去買一枝鎗，使得自己在本年夏天的星期日裏，可以和幾個打獵的朋友們，到南兌爾那一帶平原地方去打鳥。

然而他卻回答道：

——就是這樣。我給你四百佛郎。不過你要想法子去做一套漂亮的裙袍。

x

x

x

x

x

宴會的日子已經近了，馬丹駱塞爾像是發愁的，不放心的，耽憂的。然而她的新裙袍卻辦好了。她丈夫某一天傍晚向她說道：

——你有些怎樣想想罷，這三天以來，你是很異樣的。

於是她回答道：

——沒有一件首飾，沒有一粒寶石，插的和掛的，一點兒也沒有，這件事真叫我心煩。我將來的神氣不過是窮酸罷了。現在我幾乎情願不去赴這場宴會。

他接着說道：

——你將來可以戴幾朵鮮花。在現在的時令裏，那是很考究的。花十個佛郎，你可以買得到兩三朵好得很的玫瑰花了。

她一點也不信服。

——不好……世上最叫人受委屈的，就是在許多有錢的女人堆裏露窮像。

但是她丈夫高聲喊起來：
——你真糊塗！去找你那位朋友馬丹伏來士潔，問她借點首飾給你罷。你和她的交情，爲這點兒事情是
很够的。

她迸出了一道快活的呼聲：

——這是真的。這一層我當初一點兒也沒有想過。

第二天，她到她這位朋友家裏去了，並且向她談起自己的煩悶。

馬丹伏來士潔對着她那座嵌着鏡子的大衣櫃跟前走過去，取了一個大的盒子，帶過來打開向馬丹駱塞爾說道：

——你選罷，好人兒。

她最初看見許多手釧，隨後一條珍珠鑲的項圈，隨後一個威尼士式的十字架，金底子的，鑲了寶石的，做工非常精巧。她在那鏡子跟前試着這些首飾，遲遲疑疑，不能決定主意離開這些東西，歸還這些東西。她一直問道：

——你再也沒有旁的了。

——有的是，你自己找罷。我不曉得那件可以合你的意思。

她忽然在一隻黑緞子做的小盒子裏，發見了一掛用金剛鑽鑲成的項鍊，那東西真地壓得倒一切，末了她的心房因爲一種奢望漸漸跳起來。她雙手拿着那東西發抖。她把牠壓着自己裙袍的領子繞在自己的頸上面了，對着自己在鏡子裏的影子出了半天的神。

後來，她遲遲疑疑帶着滿腔的憂愁問道：

——你能够借這東西給我嗎？我只借這一件。

——不過，可以當然可以。

她跳起來抱着她朋友的頸，熱烈地吻了又吻，後來，她帶了這件寶庫溜也似地走了。

×

×

×

×

×

宴會的日子到了，馬丹駱塞爾竟得了一種成績，她是全數女賓之中最漂亮的，挺拔，矯冶，不斷的微笑，並且樂得發狂。全數的男賓都望着她出神，探聽她的姓氏，設法叫自己被人介紹到她的跟前。本部機要處的人員都想和她跳舞。部長也注意她。

她帶着沈醉的態度舞着，帶着奮勵的態度舞着，完全被快樂迷了本性，在自己的容貌的勝利之中，在自己的成績的光榮之中，在一種由這一切呵諛這一切贊嘆以及這場在婦女心裏覺得異常甜美異常完備的勝利造成的幸福雲霧之中，甚麼都來不及顧慮了。

她是在午前三點鐘光景走的。她的丈夫，自從半夜十二點鐘光景，就同着另外三位男賓在一間無人理

落的小客廳裏睡着了——這三位男賓的夫人也都是舞得快活得很的。

她在她的肩膀上，披上了他預備爲着出街特地帶來的那些衣裳，家中常用的那些儉朴的衣裳，牠們的寒儉意味，和跳舞會裏的服裝的華麗派頭是互相牴牾的。她感到了這一層，於是就想逃走，爲的是免得被另外那些裹着珍貴皮衣的太太們注意。

駱塞爾牽住了她：

——等一等再走。你到外面會受寒。我去叫一乘轎車來。

不過她一點也不肯聽，匆匆地下了那道石頭階級，等到他們一齊走到了街上，竟叫不着轎車了；於是他們開始去找，跟着他們望見遠遠經過的那些車夫亂喊。

他們向着塞因河的河沿走下去，兩個人都是失望的了，渾身冷得發抖的了。末了，他們竟在河沿上找着了一乘像是在夢裏行走的舊式船車——這樣的車子，在巴黎要到天快黑的時候才可以看得見，如同牠們在白天感到自慚形穢似的。

這乘船車把他們送到殉道街的住宅門外了，於是他們就惆悵地走上了樓。在她，這算是結束了。而他呢，他又想起明天早上十點鐘應當到部。

她在鏡子跟前，脫下了那些圍着肩頭的大氅之類，叫自己再在自己的光榮裏面顧影一回，但是陡然之間，她迸出了一聲狂叫。她的項頸上面已經沒有那掛金剛鑽的練子了！

她丈夫這時候已經把自己的衣裳脫了一半，連忙問道：

——你有甚麼事！

她發癡似地轉過身軀問着他：

——我已經……我已經……我現在找不着馬丹伏來士潔那掛練子了。他立起來，失了魂了。

——甚麼……怎樣……那裏會有這樣的事！

於是他們在那件裙袍的衣褶裏，大氅的衣褶裏，口袋裏，各處都找了一個遍，他們簡直找不着牠。他問道：

——你的確記得離開跳舞會的時候，那東西還在你身上嗎？

——的確記得，在部裏的過道裏我還摸過。

——不過，倘若你在路上丟了牠，我們就會聽見牠掉下了。牠應當是掉在車子裏。

——對的，大概是這樣。你記得那乘車子的號頭嗎？

——不記得。你呢，你當初沒有留意嗎？

——沒有。

他們心驚膽碎地互相瞧着。末了，駱塞爾重新着好了自己的衣裳。

——我去，他說，把我們步行經過的那條路程再走一遍，去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得着。

於是他出街了。她沒有睡覺的勇氣了，並不換下那套赴宴的衣裳，就倒在一把圍椅上面了，屋子裏沒有生火，腦子裏不曉得思慮。

她丈夫在七點鐘回家。他甚麼也沒有找得着。

他到了警察廳，到了各報館，去懸一種賞格，又到了各處的小車行裏，無論那一處，總而言之，沒有一絲值得疑慮的希望能夠鼓勵他。

她對着這種駭人的大禍，在同一的驚愕狀態之中，整整地等了一天。

駱塞爾在傍晚的時候，帶着瘦削灰白的臉回來了；他一點甚麼也沒有發見過。

——應當，他說，寫信給你那個女朋友，說你弄斷了那掛練子的搭口，現在你正叫人在那裏修。這樣我們

就可以有周轉的時間了。

她在他的口授之下寫了這封信。

在一個星期之後，他們任何希望都失掉了。

於是，駱塞爾，像是老了五年，高聲說道：

——現在應當設法去賠這件首飾了。

第二天，他們拿了從前盛牝的那個盒子，照着盒子裏面的招牌到了那家店裏，那老板查了許多簿據：——從前，馬丹，這掛練子不是我店裏買出去的，我只供給了這個盒子。

於是他們從這個首飾店走到那家首飾店，尋找一掛和那掛同樣的金剛鑽練子，搜索他們的記憶力，兩個人都因為傷心和憂愁而生病了。

他們在故宮街一家小店裏，找到了一掛用金剛鑽鑲成的念珠，那東西在他們覺得正像他們尋找的一掛。價值四萬佛郎店裏可以做三萬六千佛郎讓給他們。

他們畢竟央求那小店的老板：在三天之內不要賣掉這東西，並且另外說好了條件：倘若原有的那掛在二月底以前找回來，店裏可以用三萬四千佛郎收這掛回去。

駱塞爾手裏，本有他父親從前留下來的一萬八千佛郎，剩下的數目就得去借。

他動手借錢了，向這一個借一千佛郎，向那一個借五百，向這裏借五個魯意，向那裏借三個魯意。他寫了許多借據，結了許多可以破產的契約，找了那些盤剝重利的人，又找了各色各種的放款的人。他把後半世的全部生活去冒危險，不問好歹地亂簽了自己的姓名，末了，這個感到將來生活的痛苦的他，這個感到黑暗的苦窮將要壓在自己身上的他，這個感到日後的精神和物質都要受到限制和挫折的他，竟跑到那家小店的櫃臺上，放下了三萬六千佛郎，取了那掛新的練子了。

到了馬丹駱塞爾把這件首飾歸還馬丹伏來士潔的時節，這一位向她用一種不快樂的神情說道：

——你或者應當早點兒還我，因為，我也許有過機會要用牠。

她卻沒有打開那隻盒子，這就是她的女朋友馬丹駱塞爾懷疑的事。倘若她看破了這件補充品，她會怎樣想呢？她不會把她看做一個賊嗎？

馬丹駱塞爾夫人認識了窮人的困苦生活了。她並且陡然一下，英雄主義似地打定了主意。這筆駭人的債是應當償還的。她將來償還。她辭退了那個娘姨，搬了家；租了某處屋頂底下的一間閣樓住下。

她認識了家裏的粗工了，廚屋裏的可厭的事情了。她自己洗濯那些杯盤碗盞，那十隻粉紅色的指頭，都在罐子鍋子的油垢底子上斷送了。貼身的衣衫和抹布，都由親自擦肥皂，末了再晾到繩子上。每天早起，她搬運拉圾下樓，並且還得把水運到樓上，每逢走完一層樓，就得坐在樓梯上喘氣。至於衣裳，已經穿得像是一個平民婦人了，她挽着籃子，走到蔬菜店裏，雜貨店裏和肉店裏去講價錢，去挨罵，極力一個銅元一個銅元地去防護她那點兒可憐的零錢。

每月都有些借據要付錢，一面還得給另一些借據轉期，去延宕點兒日子。

她丈夫在傍晚的時候，低着腦袋替一個商人抄錄帳目，到了夜晚，他時常還得抄錄那種五個銅元一面的書。

並且這種生活延長到十年之久。

過滿了十年，他們居然付清了一切，一切，連那被人盤剝重利的以及由利上加利堆成的那個數目。

馬丹駱塞爾像是老了，現在，她已經變成了貧苦人家的強健粗硬的婦人了。頭髮是亂挽的了，裙子是歪歪地繫的了，手是紅顏色的了，她高聲說話，自己用多量的水洗地板。但是偶然，他丈夫到部裏辦公室去了的時候，她獨自坐在廳前，於是她就迴想從前的那場夜宴，那個跳舞會，在那裏，她當時是那樣儀態萬千和那樣興高采烈。

倘若她當時沒有失掉那掛練子，她現在會到甚麼樣的地步呢？誰曉得！誰曉得！人生真是異樣的，不定的，無論是害您或者救您，真地不要甚麼多的東西。

然而，某一個星期日，她正走到極樂公園兜個圈子去調濟前六天裏的勞作的時候，無意之中看見了一個帶着孩子散步的婦人。這就是馬丹伏來士潔，她始終是少年的，始終是美貌的；始終是有誘惑力的。

馬丹略寒爾覺得自己矜持不住了。她去和她攀談嗎？對的，當然。並且現在她已經還清了債務，她可以和盤托出地告訴她，爲甚麼不呢！

她走近前去了。

——早安，約翰妮。

那一位卻一點兒也不認識她了，以爲自己被這個中等人家的婦人這樣親熱地喊着是件怪事，她支支吾吾說道：

——不過……馬丹……我不曉得……大概應當是您弄錯了。

——沒有弄錯，我是馬蒂爾德略寒爾。

她這位朋友迸出了一聲叫喚：

「噫……可憐的馬蒂爾德，你真地變了樣子……」

「對呀，我過過了許多很艱苦的日子，自從我上一次見過你之後……並且這就是因爲你……」

——因爲我……這是怎樣一回事！

——你記清楚你從前借給我到部裏赴宴的那掛金剛鑽的練子。

——記得，怎樣呢？

——怎樣，我丟了那件東西。

——怎樣！你卻早已還給我。

——我當時還給你另外一掛完全同樣的。末了，我們花了十年的光陰給那東西付價。你明白這件事爲我們是不容易的，我們那時候手裏甚麼也沒有……現在總算是還清了賬，我是結結實實滿意的。

馬丹伏來士潔停住了腳步。

——你是說你從前買了一掛金剛鑽的鍊子來賠我那掛嗎？

——對的。你當時沒有看出來，唵！這兩條東西是很相同的。

說完，她帶着一種得意而又天真的快活微笑了。

馬丹伏來士潔很受感動了，她抓住了她的朋友的那兩隻手。

——唉！可憐的瑪蒂爾德！不過我那一掛本是假的。頂多值得五百佛郎……

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在江灣第三再譯——青崖

——商務法蘭西短篇小說集

黃金

巴爾扎克原著 天虹譯

巴爾扎克小傳

巴爾扎克 (Honore de Balzac) 生於一七九九年，死於一八五〇年。他一生困於貧窮，負擔是很重的，他寫作短篇小說，純粹爲的是金錢，可是他的作品，異常精彩，這是非一般筆耕糊口者所能企及的。他是自然派小說家，他的大作，是幾十冊的人間喜劇裏面雖是獨立的作品，但都是用着共同的人物的。

從前有一個時期，我住在一條名叫萊斯第蓋路的小街上——這條路你恐怕從來沒有聽見過吧。牠是聖安東尼路的一條支路，自巴斯底廣場附近的噴水泉對面起，一直通到塞里賽路爲止。熱烈的求知慾使我偏居於一間頂閣中；我在夜間努力工作，白天則在附近的奧良圖書館裏埋頭讀書。我的生活非常儉樸；我採取了修道院中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每一個勞動者所不得不採取的生活方式。就是在風光明媚的春秋佳日，我也很難得到蒲桐林蔭道上去散步的。只有一種嗜好，能够使我拋棄我的研究工作；然而這種嗜好，只不過另一種方式的研究。我常常要去觀察平民區域的風俗習慣，其中的居民，以及他們的特點。因爲我並不講究服裝，穿得和一個勞動者不相上下，所以當他們工畢回家，在路上講生意經或彼此爭論的時候，我很可以去混在他們的隊伍裏觀察他們，不致引起他們的提防。觀察似乎已變成了我的一種本能；我能够洞見他們的靈魂，而並不忽視他們的肉體——我能够把外表理解得非常透澈，所以我能立刻深悉其內幕。我能够透入我所觀察的人們的生活，彷彿天方夜談中的魔法僧唸了一遍呪語，就能透入任何人的體內或靈魂一般。

如果在晚上十一時至十二時之間，我在街上遇見一個工人帶着他的妻子從「滑稽劇場」回來，我往往就跟着他們，從旁宋修路一直走到波馬仙街。那對良善的夫婦最初談論着所看的戲劇；接着就逐漸講到了他們切身的的事情，那女的一邊拉着她的孩子向前走，毫不理睬他的訴苦或問話，一邊逡自和她的丈夫兩人一同計算着明天可以領到的工資，並且提出了一二十種使用這筆錢的方法。於是講到了家當的瑣事，歎息馬鈴薯的價格是貴得太過分了；嚴寒的冬季怎麼還不肯告終，而燃料最近又漲價了；同時又用激烈言辭，談到他們欠下麵包商人的那筆債。結果往往在夫婦間引起了辛辣的爭論；他們的活潑生動的談話，把他們各人的性格全盤顯露了出來。我跟在後面傾聽，彷彿正在親自過着他們的生活；我覺得身上披着他們的襤褸的衣服，腳上穿着他們的破裂的皮鞋；他們的切望，他們的需求，都侵入了我的靈魂——或者可說是我的靈魂透進了牠們。這是一個清醒的人所做的夢。我和他們一同憤恨那殘暴的工頭，或那些使他們不得不一再再，再而三地跑去索取工資的可惡的主顧。

暫時脫離了我自己的生活，通過了一種心靈的陶醉而體驗着另一個人的生活；這是我的娛樂方法。這種本領是哪裏來的呢？這是不是所謂「千里眼」的特別才能呢？有些才能用得過分了，據說是要使人發瘋的，這是否其中之一呢？我並不想發見牠的究竟，總之，我具有這種才能，我儘量利用牠，這就夠了。但是你該知道，那時候我已從事分析被稱作「平民」的龐雜的一團人，並在鑑定他們的優美的和惡劣的性質了。我在那時就已覺察「平民區域」的前途；那是革命的發源地，其中出現過不少英雄豪傑，發明家，實際的科學家，流氓和地痞，以及美德和邪惡，一切都被貧窮壓抑着，被困苦遏制着，沈湎於狂飲中，而為強烈的酒精所毀滅了。

你無法想像，在這「悲哀之城」中是潛伏着多少的故事，多少的悲劇，其中隱藏着多少可怖的和可愛的事物。單憑想像，是不能明瞭這兒的真相，你也不能到這城裏去探險；只有偶然的機會才能使你一直走到牠的下層中去，看到那裏所發生的可歌可泣的悲劇或喜劇。

我不知道爲什麼我把下面的故事藏得這麼久，還沒有告訴你。這新奇的故事躲藏在一只袋子裏，靜候「記憶」好像抽籤似地把牠抽出來。這袋子裏還躲藏着不少同樣新奇的故事，你可以放心，牠們將來也總有一天要出來與人們見面的。

有一天，爲我打雜的婦人——一個工人的老婆——跑來對我說，她的妹妹要結婚了，請我去觀禮。如果你要曉得這是怎樣的一種結婚禮，那你就須先知道，我付給那可憐的打雜婦人的工資是每月四法郎；爲了這點錢，她必須每天早上來爲我舖牀疊被，拭鞋刷衣，掃地，並爲我準備早餐。做了這些事以後，她才正式去上工；她的工作是轉動一架機器的曲柄，這苦工使她每天能獲得半個法郎。她的丈夫是一個製造傢具的木匠，每天的工資是四個法郎；但是他們共有三個孩子，所以他們的收入只能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活。然而我從來沒有遇見過比這一對夫婦更忠厚的人。在我搬出了那個區域以後，前後五年間，每逢我的生日，萬伊揚媽媽總要帶了一束鮮花和一些橘子來祝我多福——可憐的她，一生沒有積蓄過半個法郎。貧窮使我們彼此十分接近。我沒有一次能夠給她比十個法郎再要多的錢，就是這點錢，我往往還是臨時去向別人借來的。這或許可以說明我答應前去觀禮的原由；我希望與這班可憐的人們同樂一下。

喜宴和跳舞會是設在夏倫頓路的一家酒店的樓上，那是一間很寬大的房間，房內點着錫製的迴光燈。四周沿牆壁放着一排長櫈，櫈後的糊壁紙上佈滿着油污。七八十位來賓，都穿着星期日所穿的最漂亮的衣服，並用花朵和緞帶裝飾着，大家都臉孔漲得通紅，在興高采烈地、狂熱地跳着舞，彷彿世界的末日快要來了。新郎新娘在大衆的歡呼聲中彼此親吻，其猥褻的程度其實決不及貴家小姐的暗送秋波。大家的臉上都有一種粗魯而純樸的歡樂的表情，使人不知不覺地會受其感染。

可是那些臉孔，那結婚禮，或那些賓客，都和我的故事並無關係。你只要把牠們當作這故事的古怪的背景，而記在心中就得了。試閉目把這景象想像一下：一家破舊的，紅牆壁的酒館，酒的氣味，歡樂的呼聲，試想像

你自己身在平民區域中，混入一羣正在盡情尋歡作樂的老年人、工人和窮苦的婦女們中間。

爲這跳舞會奏樂的音樂隊，是從「盲人院」中雇來的，一共只有三個人：一人拉四絃琴，一人奏單簧簫，還有一人吹笛。他們三人在這晚上一總可得七個法郎。爲了這點錢，他們給我們的當然不是悲多汶的樂曲，也不是羅西尼的音樂；他們盡其所能，任意地吹奏着；在場的人們心腸都很溫柔，沒人忍心去非難他們。他們的樂調粗暴地打在我的耳鼓上，因此我在室內警視了一週之後，我的視綫立刻就落在這盲人樂隊的身上了；當我看到了他們的制服時，我心中的憤怒立刻就全盤消失了。他們站在接近窗戶的一個凹處，所以在遠處很難看清他們的面目；可是我後來不知不覺走近了他們，我的其他感覺竟完全消失了，那些賓客和音樂都似乎失其所在；我的好奇心被激起，昇到了最高點，我的靈魂透入那奏單簧簫者的體內。

那拉四絃琴和吹笛的沒有絲毫特點；他們的臉上露着普通的盲人所有的表情——誠懇、專心、而嚴肅。那奏單簧簫的卻不然；無論哪一個藝術家或哲學家見了他，必然要立定腳步的。

你可這樣想像：在桃紅色的燈光中，有一個石膏製成的但丁面像，額上覆着蓬鬆的、銀色的白髮。「盲目」增加了這高貴的臉上的悲苦的表情；那對失明的眼睛，彷彿被從內部衝出來的一種烈焰似的思想所照耀；那弧形的額上，好像一座古老的石壁似地刻着無數的線條，分明表示牠的主人的內心潛藏着一種無法滿足的強烈的欲望。

那老頭兒胡亂地吹奏，絲毫也不顧到拍子或調兒。他的手指機械地在那古舊的樂器的鍵上往來移動；其中有一個鍵的聲音已經不正確了，可是他並不去理會牠，就是那些跳舞者和這老意大利人的兩個伙伴也不去管牠——我已暗自斷定他是一個意大利人，後來我發現果然不出我的所料。這年老的荷馬的身上另有一種莊嚴偉大，隱隱含着一部被遺忘的，沒人知道的奧特賽。這偉大是如此真實，竟克服了他的卑微的處境；這莊嚴是如此密切地與他關連，竟超越了他的貧困。

人間有多種強烈的情緒，能使人爲善，也能使人爲惡；能使人變爲英雄豪傑，也能使人身入牢獄；這些情

緒沒有一種沒有在那高貴的、青黑色的意大利人臉上留着不可磨滅的痕跡。看着那被灰色的眉毛籠罩着的失明的窟穴，你不禁要害怕，也許一閃的靈光將從裏邊突然跳躍出來，正如你害怕明火執刀的強盜從山洞中突然躡出來一樣，你覺得那「肉籠」中禁錮着一只獅子，牠在籠中對着鐵柵作無益的怒吼。絕望之火已因燃燒而化成灰燼，火山的溶岩已經冷卻，可是那些火焰的遺痕，那劫後的殘餘，以及一點兒的青煙，卻依然留存，可以證明火山的猛烈的噴發和火的肆虐。——一看到了那奏單簧簫者，這些想像就在我的腦海中洶湧起來，直到最後，那些現在已經冷靜地留在他的臉上的思想，竟在我的心靈中熱烈地燃燒起來了。

那拉四絃琴的和吹笛的，非常愛好「杯中物」，每一個舞曲告終，他們就把樂器掛在他們的桃紅色外衣的一個紐扣上，伸手到附近的一張小桌子上去取他們的飲料。每一次，他們總要遞一滿杯給那意大利人，因為他坐在小桌子前面的一把椅子上，自己是拿不到的；他每次接了酒杯，總向他們親熱地點頭稱謝。他們的舉動都十分正確，竟使人要以為他們是能夠看見的。這是參觀過「盲人院」的人都非常以為驚奇的一件事。我走得近些，想去傾聽他們的談話，可是當我站在他們旁邊的時候，他們顯然猜到了我不是一個工人，就大家不肯多講話了。

「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奏單簧簫的人啊！」

「從威尼斯來的，」他回答說，他的語調中帶着一些意大利人的口音。

「你是生下來的时候就瞎了眼睛呢，還是後來失明的——」

「後來失明的，」他迅速地回答道。「是由於一種該死的網膜炎。」

「威尼斯是一個很美麗的城市，我一向總想到那邊去玩一趟呢。」

老頭兒的臉上突然露出光輝，那些皺紋都活動起來，他是奮興之至了。

「如果我和你同去，你不會白費光陰，」他說，他的話中似乎含着一種深意。

「不要對我們的『總督』談起威尼斯吧，」拉四絃琴的插嘴道：「不然你將使他太過興奮了，而且今

晚他已喝下兩瓶酒——這大公！」

「來，吹起來吧，嘉奈老爹！」吹笛者也喊道，於是三人就吹奏起來。可是當他們在吹奏一種鄉村中的舞曲時，那威尼斯人卻似乎在探索我的心思；他猜到了我對他感着極大的興味。他臉上的憂鬱的，沒精打采的神情消滅了；一種神祕的希望佈滿他的臉上，好像藍色的火焰在那些皺紋上面溜過。他微笑着，用手抹了一抹他的勇武可畏的額角；最後他竟快活得和一個獲得了心愛之物的人一樣了。

「你多大年紀了？」我問。

「八十二。」

「你瞎了多久了？」

「將近五十年了，」他說。他的音調告訴我，他所最爲痛心的還不是失明，而是被人掠奪去的巨大的權力。

「那末，他們爲什麼稱你爲『總督』呢？」我問。

「哦，那是一句笑話。我是威尼斯的一個貴族，本來我和別的貴族一樣，很有做總督的資格的。」

「你叫什麼名字？」

「在這兒——巴黎，我是嘉奈老爹，」他說道。「但在意大利，我卻是馬可·法西諾·嘉奈——華里西大公爵。」

「什麼！你是那大名鼎鼎的法西諾·嘉奈將軍的後裔嗎？——他用武力征服的土地，後來是被米蘭的公爵強奪去的。」

「正是，」他回答說。「他的兒子住在米蘭公轄治的地方上，生命是不安全的，所以他逃到了威尼斯；他的姓名登錄在貴族的戶冊裏。可是如今，嘉奈和貴族的戶冊，兩者都不見影踪了。」他的姿態使我吃了一驚，因爲那是表示被遏滅的愛國熱情和對於人生的厭倦的。

「可是，如果你本來是威尼斯的一個貴族，那末你從前一定很有錢的。你是怎樣喪失你的財產呢？」
聽見了這句問話，他就擡起頭來，彷彿注視着我，悲痛地回答道：

「由於惡運。」

他用手一揮，謝絕了那吹笛者正在遞給他的那杯酒；於是垂下了頭，他不再想喝酒了。

這些瑣碎的情節並不能消滅我的好奇心。當他們三人繼續吹奏舞蹈的時候，我凝視着那古老的威尼斯人，心裏起了一個年方二十的青年所常會發生的興奮的思潮。我看見了威尼斯和亞得里亞海；我在面前的劫餘的臉龐上，看到了這劫後的古城。我在牠的市民所熱愛的古蹟名勝之間往來漂蕩，我從理阿托橋沿着運河走去，從西亞伏尼河走到李渡河，又回到聖馬可教堂，這大禮拜堂是比任何別的禮拜堂都更莊嚴美麗。我仰望着黃金宮的裝璜華麗的窗戶，牠們上面的彫刻是彼此各不相同的。我看到了那些古老的大理石宮殿和各種希罕的景物，這一切使一個學者用同情的眼光去瞻仰牠們，因為他的知識和想像在這些可以目睹的實物上渲染着顏色，而牠們的存在並不會破壞他的含有詩意的夢想。於是我追溯這位名將的後裔的一生；我尋求他不幸的遭遇的痕跡，以及他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衰落的所以然……我的思想一定透入了他的心中；我深信盲人的心靈很容易溝通，因為他們不致為外物所吸引而分心。不久我就獲得了證據，證明我們倆確有思想的共鳴。法西諾·嘉奈離開了他的夥伴，走過來對我說道：「我們出去吧！」他的聲調彷彿電流似的使我吃了一驚。我用手攙扶着他，我們就走了出去。

我們走到外邊的街上，他說道：「你願意帶我到威尼斯去嗎？你願意做我的嚮導嗎？你肯相信我嗎？我能使你比倫敦或阿姆斯特丹的十大富商還要闊，比羅希爾特更有錢；我能使你擁有天方夜談中的駭人聽聞的財富。」

我想，他發瘋了；但是他的聲音含有一種威嚴，使我不得不服從他。我聽任他拉着我，一直走到了巴斯底監獄的壕溝邊，彷彿他能看見一切似的；於是又沿河走去，到了聖馬丁運河與塞納河的會合處，現在已建築

了一道橋的地方，但在當時是很靜僻的。到了這兒，他就坐下在一塊石頭上；我坐在他對面的一塊石頭上，看見他的白髮好像銀絲在月下閃爍放光。這兒很難聽到遠處街上的車馬聲；靜寂、澄清的夜氣，以及我們周圍的一切，造成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夢幻似的景色。

「你對一個年青人講起價值百萬的財富，」我開口說道：「你以為他將畏縮不前，不敢冒着萬難前去取得牠嗎？你在同我開玩笑吧！」

「如果我所說的有一句虛言，我願死後不得超度。」他熱烈地大聲說道。「那時我是二十一歲，正同你現在差不多的年紀。我很有錢，我生得漂亮，而且又是一個貴族。我害了青年人的最大的毛病——戀愛。我的戀愛的熱烈程度，決不是現在的任何人所能及的。僅僅爲了求得一吻的許諾，我曾冒着被刺死的危險，藏身在一只箱子裏，爲「她」而死——對於當時的我，這似乎是人生最有意義的事。在一七六〇年，我愛上了一個娘家姓范特拉明的少婦，她年方二九；她的丈夫姓沙格雷度，是一個非常有錢的貴族，年紀三十歲，非常熱烈地愛着他的老婆。我和我的情人間的關係，是像天使一樣地純潔的；可是有一次當我們倆正在談情的時候，卻被她的丈夫撞見了。他帶着武器，我卻沒有，不過他沒有砍中我；我跳上前去，用兩手扼住了他的頸項，好像絞一隻小雞似地絞死了他。我要求琵琶恩嘉和我一同出奔，可是她不肯。這是婦女們的常態。因此我就獨自逃走了。我被判定了死刑，我的財產也被沒收，交給了與我血統最近的親屬；可是我已帶走了我所有的金鋼鑽和全部的黃金，以及五幅鐵泰的名畫。」

「我逃到了米蘭，就沒有人來打擾我了，國家對於我的事件是絕對不管的。——在講下去之前，我要先下一句註解，」停頓了一下之後，他繼續說道，「據說母親在受孕時或懷孕期中中的癖愛是能够影響她的孩子的；這話確實與否我雖不知道，可是我卻確鑿地知道，我的母親在懷孕期中極愛黃金，而我是一個錢迷，對於黃金是貪得無厭的。在我，黃金似乎也是一種生活必需品，所以我生平從來沒有不帶黃金的時候；我時時要玩弄黃金，用手指彈奏牠。我年青時，無論到什麼地方去，身上總要帶着金珠首飾和二三百個金幣。」

他一邊說，一邊從袋裏摸出兩個金幣來給我。

「我和黃金接近時，我能够本能地知道牠在哪裏。現在我雖然盲了，可是我經過金珠寶飾店的時候，我還是在牠們的窗櫺前面立定一下的。這癖愛斷送了我的一生；我因喜歡玩弄黃金，就染上了賭博的惡習。我並不是騙子，我受了別人的欺騙，我把自已斷送了。我喪失了我所有的全部財產。於是我又發狂似地渴想回去看看琵琶嘉。我偷偷地回到了威尼斯，又找到了她。她把我藏在她家裏，供給我的飲食，這樣過了六個月之久，我非常快樂。我竟想這樣甜蜜地消磨我的一生了。但是那『總督』也在追求她，他猜到有一個情敵在和他爭愛；我們意大利人是會嗅到情敵的踪跡的。他偵探我們的行動；有一次，我們倆正同睡在牀上，竟被他撞見了——這卑鄙的壞蛋！接着發生了一場拚命的爭鬪；那是怎樣的劇烈，你自己去想像吧。我並沒有殺死他，但是我傷害了他的要害。」

「這回事毀壞了我的幸運。我從來沒有找到過第二個琵琶嘉；我曾經大大地享樂過；可是即使在路易十五世的宮庭中的最著名的婦女們中間，我也從來沒有找到過我的威尼斯愛人那樣的美色，那樣的愛情，那樣偉大的性格。」

「那總督把他的僕從呼喚了進來，派人把琵琶嘉的住宅團團圍住了，於是進來捉拿我；我竭力奮鬪，希望冀能死在琵琶嘉的跟前，她幫助我，殺死了總督。從前她雖會拒絕和我一同出奔；可是如今，在快樂地同居了六個月之後，她唯一的願望就是和我同死；她也受了好幾處創傷。他們拋過一件很大的斗蓬來，捲住了我，把我裝在一只平底船裏，急急地送到了總督府內的一個土牢中。那時我年僅二十二歲；我盡力緊握着我的佩劍的斷柄，無論他們怎樣攘奪，我死也不肯放手。不知是偶然湊巧呢，還是由於自衛的本能，我當時把這折斷的劍的斷片藏在我的牢房的一個角裏，彷彿牠依舊有用似的。他們替我醫治創傷；我的創傷都是不很重要的。一個人在二十二歲的時候，無論受了怎樣的傷，都會復元的。他們要叫我上斷頭台。我就假裝害病，以遷延時日。照我看來，運河就在我的牢房的牆外；因此，我想在牆上鑿一個洞，以便冒險游泳過去而逃生。我的計劃

是以下列的事實爲根據的。

「當獄卒每次送飯進來時，我借了透射進來的光綫，就能看到寫在那些牆壁上的字句——『這邊靠府邸，』『這邊靠河，』『這邊靠地窖。』最後我就根據着這些指示和總督府的構造，籌思一個逃走的方法，恢復自由的渴望，使我獲得了一種異常的才能。我在暗中用手指摸索着，竟在牆上摸到了一種亞拉伯字的碑文；刻這碑文的人報告他的後繼者，他已在牆壁的下端挖鬆了兩塊石頭，並在地下掘了一段十一尺長的隧道。如果要繼續挖掘，那就必須把掘出來的磚石泥沙舖在牢房中的地上，因爲牢房的地面比門口低下好幾級，所以你可以把那泥地逐漸增高，而不致引起獄卒的懷疑——而況那些獄卒和管獄員以爲牢房的建築是十分堅固可靠的，所以他們從不費心到內部來檢查的。」

「至少那最先作這艱苦工作的人，是一些好處也沒有得到。這工作既沒有完成，那就表示他已經死了。假使他的後繼者不懂亞拉伯文，那末他所賠的辛苦將永遠白費了；幸而我曾在亞美尼亞的僧院中學習過這種東方文字。我在石頭的背面又發現了幾個字，牠們記錄着那不幸的人的命運，他是受了財富之害：威尼斯貪圖他的巨大的財產，竟把他謀害了。」

老頭兒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於是又繼續說道：「我費了一個月的工夫，並沒有得到什麼結果；但是無論在工作的時候，或因疲勞過度而不得不休息的時候，我總聽到金子的叮噠聲，我看見前面有黃金在閃爍發光，我的眼睛被金鋼鑽的光輝照得發眩。——等一下！我還有許多話要告訴你哩。有一夜，我的遲鈍的刀片碰着了木頭，我就把刀片磨磨快，在木頭上鑽一個洞；做這工作時，我好像一條蛇似地在地道中匍匐而行；我把衣服都脫光了，好像鼯鼠似地工作着，兩足抵着石頭，兩手執着刀片拚命向前鑽；再過兩天，我就要被提到法庭上去聽審了；那夜我又拚命地幹了一下；我的刀片穿過了木頭，我覺得那邊原來是空的。」

「當我把眼睛放到那孔上去張望時，你猜我看見了些什麼？我是怎樣的驚異啊！原來我在一一個地窖的頂上，在那昏暗的光綫中可以隱隱地看到一堆堆的黃金。新總督和一個執政官正站在下面談話；我從所聽

到的他們的談話中，知道這原來是威尼斯共和國的秘密國庫，其中充滿着總督們的貢獻以及從歷次出征所掠奪得的戰利品中抽出來的公積金——即所謂「威尼斯的什一稅」——我得救了！

「獄卒來時，我就慫恿他幫助我，帶了我們所能帶的金銀財寶，和我一同逃走。他立刻就答應了，一些也沒有躊躇。有一艘船正要開往小亞細亞去；我們把一切都準備好了。我派我的同謀者去徵求琵琶恩嘉的意見，她也很贊成我的計劃。因為恐怕引起人們的注意，她決定到士麥拿去等候我們。在一夜之內，我們就把那洞挖大了，我們跳入了威尼斯的秘密國庫中。

「那是怎樣的一夜啊！其中放着四大桶滿滿的黃金。在鄰室中，堆積着無數的銀幣和銀塊，僅在中間留出一條甬道，兩邊的銀山都有五六尺之高。

「那獄卒好像發瘋了。他在那些金銀之中歌唱着，歡笑着，跳來跑去，以致我不得不警告他，如果他再這樣大笑大跳，浪費時光，我要把他勒死。他因快活過度，竟然沒有看到那些堆積在一張桌子上的寶石和金鋼鑽。我撲到這上面去，敏捷地在我的衣袋和褲袋中裝滿了這類寶物。天哪！我所取的還不到總數的三分之一呢！我勸我的同伴儘我們所能攜帶的數量，裝滿了許多袋的金條和金錠；我告訴他，這是我們避免在外國被破獲的唯一方法，因為珍珠和寶石等，或許要被人識破來源的。

「我們雖然貪得無厭，可是儘我們的能力，在監獄和小船之間往返奔走了六次，我們一共只拿出了二千斤左右的金子。我們用十斤金子買通了守水門的哨兵；至於那兩個船夫，他們深信我們是受了政府之命而搬運的哩。在黎明時，我們就出發了。

「一到了大海中，我想到了這一夜，我追憶着我遺留在身後的一切，我又在心目中看到了那大批的財寶；據我計算，那些銀子至少值三千萬元，金子至少值二千萬元，還有珍珠、寶石、金鋼鑽等，牠們的價值更大！——於是，我幾乎要發狂了。我得了渴求黃金的狂熱症。

「我們在士麥拿上岸，會合了琵琶恩嘉之後，立即又上船到法國來。當我們在途中時，上帝幫助我除去了

我的同謀者。當時我沒有想到這意外之事對於我所將有的影響，竟然十分快活。因為我們被最近數天的經歷弄得衰弱極了，我們木然地對坐着，彼此不講一句話。我們焦灼地等候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安心地享用我們的財富。無怪那傢伙的頭腦要發昏了。——不久你就知道我受了怎樣的惡報。

「直到我在倫敦和阿姆斯特丹售去了我所有的三分之二的鑽石，並把我的金子變成了商業上的資產以後，我才安心了。我在馬德利隱居了五年；到了一七七〇年，我才取了一個西班牙人的名字，來到巴黎，度着一種十分闊綽的生活。那時拜恩嘉已經死了。但是我擁有着價值六百萬元的財產。我正在盡情享樂之際，不料突然失明了。我相信這毛病的起因是在陰暗的土牢中住了多時，並在地道中工作了一個多月——但是你也可以說，我能够『瞧見』黃金的特殊能力，是視力的一種濫用，因此後來要叫我失明。

「這時候我已愛上了另一個女子，我很想娶她為妻。我已把我的秘密和真姓名告訴了她；她的父兄是很有權勢的；她是巴蕾夫人的朋友；因路易十五世對我的失明的眼睛，我和她在倫敦同居了幾個月之後，有一天她竟把我拋棄在海德公園中。她捲去了我所有的一切，使我變成了一個窮光蛋。我又不能控訴她，因為我的真姓名一宣布，我的故鄉就要起來對我報仇了；我怕威尼斯，我不能向任何人求助。她派偵探監視我的行動，並利用我的弱點，斷送我的一生。恕我不能把這以後所經歷的驚心動魄的故事一一告訴你。——你們的大革命發生了。那惡婦說我是一個瘋漢，把我在一個瘋人院中禁錮了兩年之久，於是她把我送進了一盲人院。」我無法反抗，我不能夠殺死她，因為我看不到她；而我又很窮，不能出錢雇人去殺死她。

「只要我在失去那獄卒班內賓托·嘉坡之前，曾把總督府內部的構造向他問明，那末我也許能確鑿地知道我的囚房究竟在那一部分，而當拿破崙撲滅威尼斯共和國的時候，我就能回到故鄉去重新找到那秘密國庫了。」

「現在我雖然盲了，但是不打緊，我們到威尼斯去吧！我依然能够找到我的囚房的門，我能在最厚的牆

壁外面看到那些金子，我能在水面上聽到牠們的聲音。威尼斯共和國的覆滅，是來得異常突兀的，所以我斷定那寶藏的祕密一定已和牠的最後一位總督同時消滅了。我會對拿破崙破崙上請願書，我曾對奧國的皇帝上條陳，可是他們都把我當作瘋子，理也不理我。來吧！我們到威尼斯去吧！我們去時不妨做叫化子，但回來時我們卻是大富翁了！我將收回我的產業，而你做我的繼承者！你將變爲華里西大公！」

我的頭腦在發旋。對於我，他的這一番話簡直等於一幕悲劇；眼看着他的一頭白髮和他後面的巴斯底監獄的壕溝中的黑水——那些靜止的水彷彿是威尼斯市內的一道運河——我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法西諾·嘉奈一定以爲我也和其餘的人一樣，對他發生了一種輕蔑的憐憫心，他的姿態表示着一個絕望者的恬靜。

也許他的故事把他帶回了歡樂的昔日和威尼斯去。他拿起他的單簧簫來，奏了一曲音調悲涼的威尼斯船夫曲，那使他從前的才能——一個正沈浸在愛河中的青年貴族的才能，又復活轉來了。那似乎是一種 Super Flumina Babylonis 我的眼中充滿水淚水。如果有遲遲未歸的行路人，恰巧在這時經過蒲桐林蔭道，那末他一定要站住了，傾聽這流落異鄉者的最後的禱詞——在這對於失去了的光榮的悔恨的呼聲中，混和着對琵琶恩嘉的懷念。可是不久黃金又佔了上風，這致命的慾念撲滅了青春和戀愛的閃光。

「我時常看見那些財寶的，」他說道：「無論醒着或睡着，我總是看見牠們的；我在牠們中間走來走去；金鋼鑽在我面前閃爍發光。我並不自得如你所想像的那樣厲害，黃金和鑽石照耀着我的黑夜——法西諾·嘉奈家最後一人的黑夜，因爲我的爵位已化成了露水。上帝啊！殺人者的報應是來得太快了呀！聖母瑪利亞——」接着，他唸了幾句禱詞，可是我聽不清楚，他究竟說些什麼。當他站起身來時，我說道：

「好，我們到威尼斯去！」

「那末，我終於找到一個助手了！」他歡呼道；他的臉上興奮得通紅了。

我攙扶着他，走回家去。當我們走到「盲人院」的前面時，恰巧有幾個賓客吃好了喜酒回來，高聲地喧

嚷着，和我們擦身而過。他緊捏着我的手，問道：

「我們明天就動身嗎？」

「我們籌到了一點旅費，立刻就動身。」

「但是我們可以步行去啊！我願意一路討飯。我很強健；當你在前面看到有黃金時，你就不覺得老了。」

法西諾·嘉奈在這年冬季病了兩個多月，就死了。原來這可憐的老人受了寒。

無名的英雄

巴比塞原著 祝秀俠譯

巴比塞小傳

巴比塞 (Henri Barbusse) 生於一八七四年，死於一九三五年，他在世界文壇上的地位，可以說和同國的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一樣。他在年輕的時候，已以文學著名。歐洲大戰中，一般上了軍國主義誘惑的作家，極力鼓吹殘殺。巴比塞卻寫了一篇長篇小說砲火 (Le feu) 描寫戰禍。晚年從事政治活動，做了法國左翼文學的領袖。後遊蘇聯，生了肺炎，竟死在那裏。

哈哈！哈哈！嘻嘻！嘻嘻！

老是使你發笑的是麥丁。沒有人說能忍受得住他的笑的。長日整天，他坐在他那小小的金絲籠裏，像一隻黑而白的喜鵲一樣。他的櫃子和鴿籠架圍在他的四週，他賣郵票給人家，說着笑話，工作着。這兒是一個看到人生發笑的一面的年輕傢伙；他是在日常的事情裏，把人們發笑的質量發揮出來的能手。從這個小小的公家事業中心出發，謝謝他，笑波遍及了全鎮。而老年人，姑娘們，未嫁的少女們，他們全都歡喜那種笑。他是那地方上的一個權威。即是極重要的人物——官吏商人——也慣常說：「麥丁是個有趣的傢伙，」倒並不介意他做這樣的一種人物。本地方上的縣官在他的私室裏也覺得一陣的妒意，因為他自己只是祇能違拂人民反之，麥丁卻是使得他們歡喜。

我已說過，女子是爲他所迷，當他說話的時候是這樣準備着笑，因此有時她們是心悅順服得五體投地。這樣，麥丁享受普遍的尊敬，不像那班抱怨不平的人，這種人是有不少點燈的裘爾，就是代表所有那種可怕的一種人。裘爾把人生說得灰暗；麥丁卻把它光亮起來。再，裘爾是一個真正否運的人的故事，「不應該

那樣」的事情之寶庫。不但如此，像所有懷恨人生的人一般，他還耽於安那琪和 Rouge Terreur

那是來了一樣事情，在我們小小鎮上的，狀態上——正像世界上無論那個小鎮一樣——當戰爭是突然宣布了。（或許你會記得，在一九一四，七月。）

他們結伴從軍去。麥丁和裘爾是在同一級同一隊伍。自然，裘爾臉有慍色，咀咒命運，高談腥臭的屠殺。但麥丁卻比前更高聲的笑，在他那郵局籠外是透了更深的一口氣。人們說：「他許是出發去度假期。」

在前線，事情確是一樣地進行着。在戰爭的醜惡和兇猛機械的轟聲中，那×鋼和銅釘的霹靂與碎片到處探索着人，裘爾變成了個職業的濫殺戮的人，竟變成了個職業的濫愛國的人（大家當真是聽得他說，將校和總長不見得是天生與衆不同的人）但麥丁是不受動搖，他依舊是滑稽大王。裘爾被人視爲一個闖禍傢伙，被金色勳章的軍官所監視，這兒是一個傢伙，他把事情看得灰暗，哀憐人們，直叫他們開始想到，相反地，永也不會夢想到的事情，但當他逞了勢，麥丁就會得走過身，用一段或者二段停止那些人去過於想到他們自身的合宜的笑話，以抹去他那有毒的悲嘆之影響。他們倆是互相對敵。於是裘爾會在麥丁的俏皮語下咆哮，苦悶，臉色蒼白，給那班可憐的在場人不少的快活。

像麥丁那樣一個兵，以這麼許多發笑的花樣傳揚，是對軍中一班人的士氣至爲寶貴的，「那傢伙是一個金鏢，」馬寇龍宣稱道。「呀，他會使得那些羊一路笑到屠殺場去！」愛根番爾特少校說，他在平民生活中也就是一個屠夫和牛販子。

一天，麥丁頭裏中了一顆子彈。一句俏皮的語剛說出了一半就被截阻。但倘如那件事噤住了他的口，卻並不就此永久噤住了他的口的，他倖免於難。並且是，也帶了所有的戲謔的談吐來逃免。

但現在他在口調裏有一些變動了。他們得要鋸斷他的頭顱，其結果是洞眼和某一種不平衡的東西是出現在頭腦裏。現在他的俏皮語會有時混合了從教會而來的問答語和從法國歷史而來的長的引證，那是湧現着潛在意識。在醫院裏，他變成了個真正的小丑，開始跳躍，做鬼臉，演獼猴戲，給了那些縱橫地躺在牀上

的病人。以驚嚇和喜悅。有時候，他們還要去請了首席軍醫官來看那戲法，「無聊的。」這是那首席軍醫官斷語。他解釋這個快活的，令人發笑的狂悅，祇不過一種他神經系統上的顛亂，才產生了一種血底急速短促的周流在這個犧牲者的人體裏面。

他們那時候一定正在非常缺乏砲灰，因為他們又把他趕回到前線去了。

當他帶了頭蓋上小小的圓蓋到來時（他幾乎在鬧出岔子，要在火車站的月台上演藝）那些小伙子們批評道，「他是發瘋了，」並且發表意見，說還是把他送到皮賽脫爾去的好，在那裏，他們好「把他補綴了起來。」

但他們並不懊悔這樁事情沒有成功，因為麥丁怪誕的爆發對於在濠溝裏，在後方的聽衆裏竟供給更好的娛樂。他笑，簡直笑得把旁人弄得笑不可抑。雖然他曾經是醫治好了——也謝謝那醫治——他卻在每個毛孔裏滲出娛樂來。現在比先前更甚，他抵制懼怯，被他的官長們看得是一個福星。一面，裘爾，比先前更厭倦於戰爭，看來完全像一個可怕的草人。並且此外，麥丁，謝謝他新發見的力的貯藏，成了一個十分可敬的兵士了。

好，一個進攻是開端了；一夜，麥丁見他自己走過山巔；朋友裘爾手裏執了枝來福鎗在他一旁，他一邊快步地前進；一邊胡亂地詛罵着。

但當全隊是走過去了，我們那頭腦錯亂的傢伙看見開花彈四面包圍攏來，聽見好像向他飛來又好像不向他飛來的可怕的聽聽聲中，他腦子其他部分違抗職責了。他驚嚇，潛匿在一個什麼也看不見，似乎少聽到些那種戰爭把戲的彈穴裏。

攻擊是全歸失敗。那是反乎常識而幹的，並沒有事先的準備，也沒有正確的報告，謝謝那位旅團長方面的一陣憤怒。到後來，所剩下來來的三分之一的全隊直向後退，傾瀉到準備進攻的戰壕裏去。

麥丁沒有回答他的名字。他是被報告失掉了。

但第二天夜裏，一個巡邏兵發見他在彈穴裏，他是正在對了星星裝着鬼臉。那巡邏兵拉了他的耳朵拖他回營去。在他回營的路上，他跳跳躍躍，扮演那蠢子湯姆。

但這個進攻的失敗引起了不快的結果，偏偏不湊巧總部風聞了這件事，軍團的司令給那位旅團長一頓着實的重笞，他自然把氣移在他的士兵身上。因為二個老頭兒被所有那些事刺激了，於是決定來從事懲罰那些犯軍紀者。

麥丁是被監禁，因為他像一個懦者，躲避了一個公民的責任，去隱匿在離他的壕溝三碼遠的彈穴裏。裘爾也監禁了起來——雖然他曾經是向前進，祇和其餘剩下的人一同回來——因為關於那地段軍隊士氣之壞他該負責。

兩個人都受了軍事審判。一半由於裘爾的倔強的仇意和酸辣的反辯——他竟敢對於「罪咎」喃喃不服——和麥丁的不相干的話，不合禮的大笑，軍事總裁們不獲好感。「但是麥丁這個人也明白他是在幹着什麼的嗎？」他們中之最年輕的一個責問。「自然明白！」別的人衆口一詞的喊，但爲了公正起見，他們要那軍醫官，一個五條臂章的人，提供證據。但他一生每天都在將軍的桌子上吃飯的，所以說，「他當然是假裝。」他們兩個都被宣告死刑。至於那種事，法庭有切實的命令這樣做，因為高級的司令對廓除旅團長關於這個衆目昭彰，缺乏事先的準備和留意的可悲的進攻，任何嫌疑的影子都引以爲合意。並且，一個榜樣是老給人一種良好的印象的。更且，那也是人所周知，有整整四年，這是軍事審判老樣子；他們常把命令放在事情之前，把政策問題放在無足輕重的人生底細端之前。

麥丁不知其所以然。他在法庭正在開着的，變換了面目的跳舞廳裏拚命的扮演猴子；當人家在判決之後引他們回地室去，他仍舊扮演着。

可是當這種事之遇到，麥丁臉上的神情是經了一種前所未見的變更。在生命中第一次，他好像深思着他週遭的事情，且問爲什麼一種異樣的光輝閃爍在那些除了笑絕不哭的眼裏；第一次，一層薄膜才掩了它。

們，一層慘痛悲傷的薄影。

祇有一個人到場親見到這個；那兩個定罪的人是單獨留在一起。

他們是一向相互不睦，你們早就聽到裘爾舉起叛徒的眼，看到麥丁癡狂的快活是變成了一種恐怖的癡狂。

麥丁對他說，「這是什麼把戲？倘如我所見不錯，是定罪了啊。」

一陣天才的閃光穿過安那琪主義的心靈，他回答道：「呀，你不能看到嗎？這完全是樁大笑話。」麥丁相信他，再沒有痛苦了，他的嘴大張開，他的舌頭在找索一句笑話——禍難的危險是過去了。

但是沒有稍爲過了一下，像瘋人那般的固執地問，「那末，爲什麼把我們關了起來？」

「是，這是真的，這看來像監牢，」裘爾用一種嘲弄的口調（他以短促的一笑來加重說那句話的勇氣）說。「但當然你明白這爲使我們不鬧出亂子來。」

這是十足够暫時將安心恢復到談諧大王的心裏來——他現在是比孩子大不了多少。

所以，裘爾被那第一個衝動所引導，以他生命最後的時光來專演母親的事務，來專做援救那種被入法網所漂逐，沉沒在身邊的人底沉船的事務。

向着這個目的，他拚命地堅執着他的意志，留神他的每一句說話；他，無罪而明白，祇是活着來救那個無罪而盲目的人。

雖然麥丁的理智是薄弱的，他卻十分能够明白他沒會做了什麼錯事，爲了是，使得更容易來把喜劇演到終了，既這麼渺小，又這麼崇高，在污穢泥濘的戰爭的這個小小角落裏扮演。

翌日，人們把他們盛裝了帶出去，人們把他們兩個夾在人的中間而出發。

「那些小子全身武裝了是去幹什的？」麥丁問道，覺得很狐疑，直投在迷惑裏。
「今天有野球比賽，你不看見嗎？你是瞎了眼嗎？」

麥丁更加圓睜了眼緊看着。

「這是一樣真正時髦的把戲，我的孩子。」裘爾實在告訴他，使他安心，以一種自然的聲調說（並且沒有忘記握緊了他的拳頭）使他完全相信。

在田野裏，全隊的人是排列起來面面向着兩根柱子，在那裏，站着陸軍上校和愛根番爾特——那個屠夫小校，對於這偉大的日子的工作，是極其機敏活潑。

「他們在讀什麼？」

「在讀一篇演辭，我的孩子。」

「他們在談着我們，你不聽得嗎？」

「那是因為我們曾經經過了危險。」

神父已來近。他偷聽而明白。他走開去，不做什麼，覺得突然截斷了他在那事件裏的一部分事而歡喜，頭掉向別處，用一種低低的聲音愜意地說「阿們！」

裘爾，當人們從他們的外褂上撕去了幾顆鈕扣，和佩着他們軍隊的記號的幾條布條時，繼續說下去：

「他們是把我們遣回到勃列丹去。我們已經完畢了戰爭，這一次並不是說笑話。」

當真，麥丁變得十分專心凝神，注視着軍隊的排列和展開起來。

最後，他們是分開了。裘爾找到時候說，「這是全得要謝謝你這樣來娛樂人們。」

麥丁信他，因為那聽來像是真的。

「確實，這是怎樣一回事……」他說。

確實，可怕的滑稽劇是開演了；恰如裘爾所說會要開演的那樣。

但裘爾卻比麥丁在先輪到。一橫隊開了火，從那橫隊來的風把他吹到了，好像他是紙做一般的。

於是，或許，來了麥丁看見所謂戰爭，所謂人類的真理的一時。但誰能說來，無論如何，他用不着欠等。

他筆直地像一塊石頭樣的栽倒，好像他是沉到地裏去一般，好像對準了他頭的那彈藥的暴風從他下部截去了兩腿。

當軍隊是開走過了，我看見他的尸身，像一個脫了關節的傀儡樣的躺在地上。他的頭是一團肉醬。但他是依舊笑着，唉，一個人看見那種笑，要毛髮悚然。笑是永遠刻印在那張臉的不成樣子一團泥濘的餘骸上，生命和命運曾經安置了在它那上面的。他的印象是他那一類人的歡欣之永久可怖的印象。

他是同斐爾一起丟在一個寬闊的壕溝裏，旁的法兵尸首，被德國的或者被自己法國的來福鎗打來子彈所殺死的，早躺着的壕溝裏。

或許就是他，他被他們撈了起來，而做了長埋在凱旋門下面的無名英雄。在他的頭上，或許，響着崇拜英雄的人的腳步聲，響着頌讚戰爭的神聖，頌讚法蘭西高雅的影響，像一枝火把樣照澈全世界的政治家的腳步聲——一面，他笑着下去，永久獠露了牙齒，在那個文化之腳下的黑暗地獄裏。

——大江巴比塞短篇作

失業

左拉原著 曾仲鳴譯

左拉小傳

左拉 (Emile Zola), 生於一八四〇年, 死於一九〇二年, 是法國的大小說家, 和莫泊桑齊名。他在年少的時候, 本想研究法律, 因為投考大學失敗, 才改讀文學。他的大作, 就是羅賓馬加爾叢書, 寫一個家族的歷史, 第一部在一八七一年出版, 全書共有二十卷, 直到一八九三年, 方才出完。他是自然主義派的巨匠, 描寫非常客觀, 好像科學家的解剖態度, 又異常嚴肅。對於肉慾的描寫, 也是這樣, 令人感到可怕的黑暗面。在這一點上, 他和莫泊桑, 可以說殊途同歸的。

晨來衆工人既入工廠, 覺廠中陰冷, 如入破產者之家, 處處皆呈悲慘之狀。室偶之機器, 寂默如啞。平時, 其旋轉之聲, 與瀛笛之響, 震動全屋, 似山魈之心, 振振而鳴。今則羣輪兀然不行, 益使此廠增其愁態。

久之, 廠主人至矣, 愁然謂諸工人曰: 「諸君乎! 今日吾廠中當停工, 以各貨未能發售, 而余受損鉅也。噫! 處此暮冬之時, 苦人至是, 巴黎全城雖資本饒厚之家, 亦以貨物停滯而幾不能支持矣, 吾恐吾輩不縊不已! 」

廠主人言已, 見諸工人皆惻惻相視, 蓋恐嗒然歸寓, 無所操作, 且慮明日之飢餓也, 乃復微語之曰: 「余其自利者耶! 不然, 余非自利者也。特余所處之境, 亦可悲, 且尤可悲於諸君所處者也。噫! 余亦竭力以戰此苦, 而欲有以助諸君於萬一, 然今無可奈何者, 而余亦不能再得麵包以分諸君矣。」

主人遂愴然出手與諸工人爲別, 諸工人亦趨而緊握之, 默無一語。他日, 此時斧聲刀聲, 轟然, 今則萬籟沈沈, 如睡於煙塵中。嗟乎! 今日以後, 困於飢餓者, 不僅二三十家已也! 廠中亦有女工人, 聞主人言, 淚珠不覺脫眶而出, 而男工人則欲顯其剛強之氣, 毅然無所懼, 且謂處此富饒之巴黎, 又何至死於飢餓耶!

無何, 主人行矣, 其背痠瘦, 態度衰頹, 蓋數日間憂愁之光陰, 竟老之矣。諸工人亦相繼退, 喉咽而心冷, 如出

自死者之室死者誰耶！卽靜息之啞機器而射其影於室隅者也。工人既出，顛頓於道路者八日，雖欲獻其手足之勞，竭其股肱之力，以任最艱難最悲慘之工作，而各工廠皆已停閉，不之受矣。

工人遂減其工值之半，以求役，而工廠之門，亦寂然不爲之開。又謂但能糊口者，於願足矣，然而人且不能自糊其口，又何能糊他人之口耶！

工人終無他策，惟有再至舊工廠以探望。其行如如，其手之肉爲愁苦所吮而瘦矣。是夜陰雨，巴黎爲煙霧所蒙，泥濘所浸，遠近愴然。工人冒風雨以進，沈默無所聞，但聞其飢腸轆轤而鳴耳。遂徐其步伐，蓋恐一至舊廠之前，而見其門猶閉者，則希望絕矣。既而止於森江之濱，江水洶湧，作聲浩浩，勢如倒瀉，爲橋梁所嚙，噴而爲雪浪，爲怒濤，既靜，乃盪漾而去。一波方平，一波又至，颯然如從天下，撲工人之身，洪響若狂。工人歎曰：「使余再戀於是者，則飢未死之，而水已將攫之而逝矣！」乃行。

時雨已少息，寶石店前之玻璃窗，爲冷氣所蝕，顏色模糊，內外莫辨。噫！使工人破此窗而奪得店中之一寶石者，已足坐食數年而無所慮矣。酒樓中烹調之聲，餽饌之芳，溢於路旁，飢腹聞之，鳴聲益厲，工人亟趨而避之。沿途炙肉店也，魚肉店也，餅店也，皆香氣騰騰，蓋此饕餮之巴黎，臨夕殮時，人人皆欲有以慰其飢腸也。

工人於清晨未離家時，見其瘦妻幼女，相對飲泣，故遂言己將出以求食，薄暮必可得麵包而歸也。乃飄流終日，猶無所得，故不敢卽返，且思今者其何能歸耶！歸時，又將以何語慰吾妻子，使其耐此艱苦耶！己則時時耐之矣，然妻子懦弱，又焉能久與餓腹相戰耶！

工人忽思行乞，見有人過者，屢欲伸其手，然其臂兀然如木，而其喉亦咽然不能言矣。乃伏於路隅，行人見其飢態猙獰，以爲一醉者也。

工人之妻，居於樓中，待其夫不歸，乃舍其酣睡之女而下，此婦人者，容色憔悴，衣大布衣，立於屋前，爲寒氣所凍，顫慄如病。

屋中空空然，器具盡以付質，蓋其夫八日之閒居，已足罄其家也。數其家產，僅餘破被一襲，而被之舊絮，又

於前夜棄之矣。婦人乃裂被單懸之於窗，以蔽冷風，蓋其幼女感寒而病咳也。

婦人亦時至各寓，求傭其力，然男工既無所容，女工亦無駐足之地。每夜闌人靜，輒聞其隣毗有婦人嗚咽而泣，行於途中，亦往往見有婦人，瘦骨如枯枝，戰慄而匿於道旁者，亦有爲嚴寒所苦而殞者，又有飄颺遠方不知所之者。

婦人竊歎，有夫若己者，尙非不幸也。平時，其夫雖勞其筋力，然無所嗜好，一家皆熙熙然以養以樂。今則負債纍纍，而不敢出麵包店、魚肉店及鮮果店之途矣。午後過其姊寓以求貸，乃至時，卽見姊亦臥於牀而哭其飢也。遂不敢言，愴然相視，抱而對泣者久之。將行，猶謂其姊，設吾夫今夜可獲麵包歸者，則當分以與若也。噫！其夫又何敢歸耶！

時雨下益急，婦人立於門前，延頸以望，流潦浸其足，而雨點復濕其薄衣，然飢腸不能稍待，乃迫婦人之足前進，以尋其夫，雖狂風暴雨，亦不爲止，然其夫終不至，婦人復踽踽歸，其衣已淋漓如出自水中矣。

婦人遂伏於戶旁，恐爲行人所見，而行人乃故睨之。噫！人以爲巴黎萬物，皆有憫人之心，孰知今夜泥濘之道路，明滅之燈光，縱橫之車轍，更雜以風聲雨聲，似欲擢此可憐之婦人而投之於深淵荒溪也！彼亦人耳，乃獨艱苦如是。婦人遙見其屋前有一麵包店，忽憶其久飢之女，猶孑然睡於樓上也！

久之，其夫貿貿然來，婦人亟躍出迎之，沈視其手曰：「爾此行如何者？」工人低首默然，婦人乃登樓，顏色蒼白如尸。

先是，幼女酣睡，既醒，見微燭閃閃，默然而思，女生方七年，而態度已如成人。噫！女其所思者何耶？誰能知之？女坐於櫃上，櫃卽其牀也，身覆破布，足赤而凍，時以手自撫其胸，若覺其胸中飢火炎熱，故欲靜思以熄之。女有生以來，無玩具，亦未嘗入學，惟憶其母常坐之於庭中，以暴日，然天氣既寒，風雨蕭條，雖欲得如此日者，亦不可得矣。但覺全室陰冷，終無愉悅之時，以其腹往往餓也。女愈思愈不能明其奧妙，且不知飢之所由來。嗟乎！豈世界之中，人人皆飢餓如余耶？女亦嘗思所以慣之者，然不能也。嗟乎！豈余年幼，不知慣餓之術耶？然則

吾母長矣，其知之耶？又思問其母，生母於世而使之戰此飢餓者誰耶？

女環顧其室，醜惡至矣。窗間之破布，爲風所吹，颯颯有聲。牆壁污穢，而桌椅皆跛立。忽髮鬚見有一房，溫和而美，光耀如晝，輒欲進之。然其神稍定，則狂風擊窗，冷氣刺骨，此身仍在陋室也。俯仰以喘，淚珠亦點滴注腮。他夜，女獨居，輒懼，今則不知何故，渺無所念，卽有魑魅來者，亦將不爲動。蓋女不食久矣，以爲其母之下樓，必將得麵包以飼己。乃思若吾母果與己以麵包者，則已將剖之爲屑，而徐徐吞之。噫！與此麵包款款相戲，必甚樂也！

久之，其母入，其父隨母後。女卽沉視父母之手，父母默然，女乃微語曰：「兒餓矣！兒餓矣！」父坐於室隅，以手支首而泣，其肩振動不已。母則含淚而就其女，盡出室中之破布以覆之，且謂之曰：「兒甚可愛也！其速睡！」然女爲寒氣所攝，唇齒相擊，而其胸臆之飢火益熾，乃投於母懷而挽其頸曰：「母耶！其語兒，吾輩胡以常飢耶！」

五，八，十五，譯。
——法國短篇小說集

蔚藍的屋子

梅里美原著 李青崖譯

梅里美小傳

梅里美 (Prosper Mérimée) 生於一八〇三年，死於一八七〇年，他是法國浪漫主義時代的作家，然而很和自然主義接近。他的寫作，非常慎重，在從事文學的四十年中間，只成了中篇和短篇的小說十九篇，所以每一篇，都是精心的結構。

——寫給呂英夫人——

有一個少年人，焦躁地在某一個火車站的過道裏踱來踱去。他戴了一副藍玻璃的眼鏡，並且，雖然他沒有傷風，卻不住地把自己的手帕按在鼻子上。左手裏，提着一個小的黑提箱，裏面裝的東西，我到後來才曉得那是一件綢子的睡衣和一條土耳其褲子。

他不時走到進站的門口，向街上瞧着，接着他取出自己的錢，又看了一看站上的那口大鐘。火車要在一個鐘點內外才開，但是世上卻有一些人是素來害怕錯了時候的。這輛車本不是供那些忙人用的：一等車箱並不多。而時間呢，也不是容許那些做匯兌的商人在賣買結束之後回到近郊住宅裏吃飯的。到了那些旅客漸漸都來上車的時候，一個巴黎城裏的人定可以認識他們那種小農家的風度和他們那種近郊小商人的風度了。然而，每逢有一個人進了站，每逢有一乘車子停在站前，這個戴了藍眼鏡的少年的心總漲得像一個氣球似的了，他的膝頭微微地發抖了，他的提箱幾乎快從他手裏滑掉了，他的眼鏡幾乎快從他鼻梁上滑掉了，連帶說一聲，那眼鏡是斜架在鼻梁上的。

等過了一大陣之後，情形就更異樣了。那時候，在傍邊的一張門裏，正是那種繼續觀察的唯一沒有注意到之點，來了一個身着黑衣的女人，面罩一個厚的黑網，手提一個深黃色的皮包——後來我發見了那裏面裝的，是一件極講究的浴衣和一雙藍緞子的拖鞋。這女人和這青年彼此對着互相走近前來，同時彼此向左看看又向右看看，卻始終不向前看。他們合在一處了，握住了手，蹲了好幾分鐘沒有說一句話，發抖，發喘，彼此全被一種尖銳的情緒擒住了——這類尖銳的情緒，我可以當做一個哲學家的百年的生命。

到了他們恢復了說話力量的時候，那女人（我忘記說她是個年輕貌美的女人）才說道：

——來昂，真快活！我也許從來不會在這副藍眼睛下面認識您。

——真快活！來昂說，我也許從來不會在這副黑的面網下面認識您。

——真快活！她又說一遍。我們趕快去占位子罷，倘若車子沒有戴我們就開走了……（這時候她那樣使勁箍住了他的胳膊）旁人一點也不疑心。相信我這時候和克拉蕾兩夫婦在一塊兒，正在路上趕到他們的鄉下住宅，那裏，我可以耽擱到明天……

後來她又低着腦袋一面笑一面接着說道：

——克拉蕾，她已經走了一點鐘了，到明天……我和她過了「最後一宵」之後……（她重新又箍住了他的胳膊）明天早上，她在車站上和我分手，我再去找余蘇爾，這時候，我早把他送到我姑母家裏去了……唉！我甚麼都料到了！我們去買票罷……旁人沒有法子猜得着我們。倘若到旅館裏有人問起我們的姓名呢……我現在已經忘了……

——杜呂先生和杜呂太太。

——啊！不好，不要用杜呂。在學校裏，有一個靴匠也姓這樣一個姓。

——那麼，杜蒙行嗎？

——多蒙罷。

——好呀，不過不會有甚麼人來問我們。

鐘響了，候車室的門開了。而那個年輕女人，始終是仔仔細細罩着面網的，同着她的年輕伴侶撲到一輛客車裏去了。第二次的鐘又響了；有人關好了他們這間車艙的門。

——我們現在是沒有人打攪的了，他們都興高采烈地喊起來。

但是，幾乎同時就有一個五十來歲的男子，渾身着的黑衣，神情莊重沈鬱，走進了他們的車艙，就靠在一隻角上坐下。車頭放了汽笛了，末了車子就開始走了。這兩個青年，極力設法避免這個礙事的同車以及爲特別謹慎起見，漸漸壓低聲音並且用英文來說話了。

——先生，另外那個旅客也用英文，也用一種更爲純粹的大不列顛的聲調的英文說，倘若您有甚麼私事要談，最好是不在我跟前用英文說話。我是英國人。現在打攪您是抱歉的，不過在另外一個客艙裏，有一個單身的旅客，而我呢，素來抱着原則永遠不肯和一個單身男客旅行……並且那一個是一副猶太面孔。這東西可以引起他的注意。

他說到這裏，就指着他那個扔在自己跟前一個枕頭上面的小提包；接着又說道：

——並且，倘若我睡不着，我就要看書。

他果然勉強來規規矩矩地睡了。打開了那隻提包，從中取出了一頂便帽戴在頭上，末了，閉上了眼睛過了好幾分鐘；隨後，他又焦躁地睜開了眼睛，再向提包裏去取他的眼鏡；隨後，又取了一本希臘文的書；末了，他開始很用心地讀書。當他從提包裏取書的時候，翻出了大部分隨意堆着的東西，就中有一件，是他從提包底下翻出來的一大捲英國鈔票，他把這一大捲鈔票攔在他對面那排坐位上，並且，在沒有重行放進提包之前，他指給這青年男子看，一面問他是否能够在艾恩那個城市裏，找得到兌換英國鈔票的地方。

——大概可以罷。這正在通到英國的路線上。

艾恩也就是這兩個青年要到的地方。在那地方，有一個頗爲潔淨的小旅館，那是個專供旅客們在星期

六夜晚歇腳之處，有人說是這旅館的房間都是好好兒的。那掌櫃和那裏的人，都是和巴黎相距不很遠的，並沒有外省的惡習。這個已經被我稱爲來昂的青年，在不久以前未戴藍眼鏡的時候，曾經認識這旅館，結果，他這個女友根據他的報告，就引起了參觀這旅館的念頭。

並且，這一天，她的意嚮，就是監獄裏的高牆也是充滿了可愛的趣味的，倘若她同着來昂關在那裏頭。那列火車快要停住了；那個英國人看着他那希臘書，始終沒有回頭望一望這兩個同艙的人——他們說話是那樣的低聲的，只有情人自己可以聽見。我極力說他們是一對情人，也許不會驚動讀者，然而，可憐的事，就是他們並沒有結婚，於是乎就有種種理由和他們所處的境界是反對的。

大衆到了艾恩了。那英國人先下了車，當來昂幫助他的女友沒有露出騾子就下車的時候，一個漢子從隔壁那間車艙裏跳到了月台上。這個漢子的臉色是灰白的，並且是近乎有病容的，眼珠是凹下的和通紅的，鬍子是亂糟糟的，這就是我們常常藉以認識那些囚犯的記號。他的衣裳是乾淨的，但是破得厲害。那件本來是黑色的外套，現在背部和肘部都變了灰色的了，全部沒有紐好，領子一直豎到腮邊，也許這爲的是遮掩一件更爲襤褸的坎肩的作用。他匆匆地走到那個英國人跟前，末了用一種很謙遜的態度說道：

——伯父！

——不許打攪我，倒霉的人，那英國人用英文高聲喊着，他那雙灰色的眼睛是充滿了忿怒的。

末了，他向出站的路線上走了一步。那漢子就迸出一道傷心而又近乎威嚇意味的聲音，也用英文說道：

——請您不要把我趕到失望的路上去。

那個老英國人把那個提包扔到來昂的腳邊，一面向他說道：

——請您費點兒心，給我這提包照顧一會兒。

他立刻挽着那個找他的漢子的胳膊，引了他，不如說是推了他，到一隻角兒上去。在那裏，他希望旁人聽不見他，於是，照神情而論，他像是很強硬地和他談了一會兒。後來，他從衣袋取了幾張紙樣的東西，放在那個

喊他做「伯父」的漢子的手裏。這一個接了那幾張紙並不道謝，並且幾乎立刻就走開了，並且失蹤了。艾恩那地方只有一家旅館，所以並不必詫異這段詩味的故事裏的人物，在幾分鐘之後又都到了那旅館裏了。在法國，任何旅客只要有那種在胳膊上挽着一個衣裳齊整的女人的幸運，那末無論在任何旅館裏，一定可以得到最好的房間；這也可以證明我們是歐洲最講禮貌的民族。

倘若他們開給來昂的那間房子是最好的一間，卻也不能遽然因此斷定是至高無上的。那屋子裏有一張橡木的大牀，牀上罩着一副印花布牀幃，用紫色印了畢拉姆和蒂思貝的神話故事。牆上都糊着一種畫了那坡里的人物風景的花紙；不幸有些游手粗心的旅客，在那些男男女女人物的臉上，加了些兒鬚鬚和菸斗，並且還用了紅鉛筆，在天空和海面寫了許多韻文的和散文的笨話。在這樣的背景上面，掛了好幾幅銅板的杜布夫的畫；魯意非力卜王在一千八百三十年對憲法宣誓圖；珠荔和聖卜勒初次相見圖；待福示歉圖。這屋子叫做蔚藍的屋子，因為屋子裏的爐臺左右的兩把圍椅，都是禹特來希特那地方產的蔚藍絲絨做的；但是自從許多年來，這種絲絨久已罩在那種鑲了紅緞子的灰色布套子下面了。

這旅館裏那些女茶房繞着這新來的女客趕忙做事的時做來昂這個儘管鍾情然而並不缺乏常識的青年，就走到廚房裏吩咐晚飯了。他真費了全部的詞令和一點兒小費，才達到了那個單開夜飯的目的；但是後來他聽到了那些將要代替步兵第三團駐紮艾恩的騎兵第三團的軍官，這晚就在大飯廳；他們房間的旁邊，給步兵第三團的軍官餞別的時候，他真地大吃一驚了。那掌櫃指天發誓，說是這些騎兵軍官和步兵軍官，全城都曉得他們是以溫和智慧著名的，並且在習慣上。這些軍官先生們素來不到半夜就都散席，所以地方儘管是貼鄰，然而對於太太決沒有絲毫不便之處。

來昂得了這種不至於無端受擾的保證，就向自己的屋子走回來，這時候，他望見那個英國人就住在自己貼隔壁的那個屋子裏了。這英國人坐在一張擱了一隻酒瓶和一隻酒杯的桌子跟前，用一種沈刻的注意瞧着承塵板，如同他正在那裏細數承塵板上的蒼蠅。

——鄰居不關甚麼緊要！來昂向自己說。這英國人不久就會喝醉，而軍官們在半夜以前就會走開。

走到自己的屋子裏，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要證明屋子裏的那幾張門都是關得嚴密的並且都是有門子的。靠那個英國人的那邊有一道雙合門，牆是厚厚兒的。靠飯廳的那邊，間牆雖然比較薄些，但是那扇門是有鎖簧又有門子的。總而言之，對於防阻那種好管閒事的眼光，一道間牆自然比一乘轎車的窗幃格外比較有效，而多少人在一乘轎車裏面自以為竟是和世界隔離的！

世上最豐富的想像，這時候也定然不能想像世上有甚麼幸福，更比這一對青年愛人的幸福還要完備一些，因為他們在一種長期的時候之餘，竟避開了種種妬忌和種種多事的人來單獨地蹲在一塊兒，預備從容互訴各自過去的感情和領略那些因一種充分團結而生的滋味。但是魔鬼始終是有方法把苦酒斟在幸福的酒鍾裏的。

約翰生曾經寫過，不過他卻不是第一個這樣寫的人，而是由他在一個希臘人那裏學來的，說是沒有一個人能够自稱：「今天我是有幸福的。」這種在一個很早的時代就被諸大哲學家承認了的真理，到今日依然還有多少人不得曉得，尤其大多數的情人，更其是異樣不明白的。

在這蔚藍的屋子裏，吃着一頓由軍官們的筵席中偷偷分下來的食品湊成的夜飯，來昂和他的女友，都因為隔壁飯廳裏那些軍官們的議論，受到了很多的苦。他們所議論的，全是關於戰術上和戰略上的許多異樣的事，在這裏，我暫不記載。

那真是一段奇特的故事，幾乎全是放肆的，帶着狂笑的，有時候，我們這一對情人難於不去關心這一套。來昂的女友固然不是一個假道學先生，但是有許多東西是大衆不願意聽的，即令是同着心愛的人耳鬢廝磨的時候，情勢變成了愈來愈叫人感到困難的了，末了，軍官們快要吃水果糖食的時候，來昂以為應當下樓走到廚房裏，去央求掌櫃告訴這些軍官們，說是在他們旁邊有一個身體不舒服的女客。正等候他們從禮貌上的善意略為減少喧嘩。

那堂倌頭兒如同往常在這種宴會裏遇見的事一樣，完全弄得糊裏糊塗，不曉得要向誰答話。到了來昂向他提起這種央求軍官們的通告時，一個堂倌正向他要香賓酒端給這些軍官們，一個女堂倌正向他要波妥酒端給那個英國旅客，她還說道：

——我已經對他說過沒有這東西了。

——你真笨。在我這裏甚麼酒都有。我去替他弄點兒來罷，波妥酒！你給我拿一瓶拉打飛亞甜酒，一瓶十五度的酒和一瓶燒酒來。

在使過一點兒手法就造成了一些兒波妥酒之後，這掌櫃就走近了那個大飯廳，盡了來昂托給他的使命。這使命在開始，竟激起一陣怒潮了。

後來，一道低的聲音鎮住了一切，探聽他們這位鄰居究竟是個甚麼樣的婦人。這時候起了一種肅靜的氣象。那掌櫃說道：

——說句老實話！先生們，我真不曉得甚麼多的話可以告訴各位。她是很客氣的和很拘謹的，瑪麗約妮說她戴了一個結婚戒指。這當然大概是一個有夫之婦，到這裏來快活快活的，這是常有的事。

——一個有夫之婦，四十個人齊聲喊着，她應當來和我們碰杯！我們可以舉杯祝她的康健，並且叫她的丈夫學習學習夫婦間的種種義務！

說完了這幾句話，就聽見一大陣皮靴上的馬刺的金鐵之聲，於是我們這一對情人竟發抖了，以為他們的屋子會受到在一陣衝鋒的動作之下被人奪取了。但是忽然有一個人發言，竟止住了全部的動作。這當然是一個首領說話了。他責備這些軍官們的不講禮貌，吩咐他們重新坐下來，端端正正說話，並且不要亂嚷。後來他又低聲說了幾句，可是太低了些兒，叫這間蔚藍的屋子裏面一點也聽不見。他們恭恭敬敬細聽，不過並非沒有激起一種蘊藉的相當的快樂。從這一剎那間起，在軍官們坐的這個廳子裏起了一陣相當的沈寂氣象了，而我們這兩個愛人享到了軍紀的救世主的幸福，漸漸開始盡興地談話了……但是，在這樣慌慌忙忙

鬧了一大陣之後，自然要費些時間，才能够恢復那些深被顧慮所擾亂，深被旅行的煩悶所擾亂，而尤其是深被鄰居的狂樂所擾亂的溫存情緒。然而，在他們這種年齡，這件事不是很難的，於是，不久，他們竟忘了這次冒險出發的種種煩惱，只在他們那些最重要的結果上面思慮了。

他們相信那種和軍官們造成的和平了，可憐！這不過是一陣「稍息」罷。到了他們最不相信這一層的時候，到了他們已經和這個介乎地球月球間的世界相距一萬六公里的時候，就來了二十四枝短喇叭和幾枝長喇叭，在那廳子裏來奏法國士兵全體熟知的那個「勝利屬於我們」的軍歌了。抵抗這種風浪的方法呢？這一對可憐的情人真是很叫人替他們抱屈的……

不然，並不那樣叫人替他們抱屈，因為到末了，這些軍官們都離開了這個飯廳，帶着一大陣的劍佩零丁之聲，走到這個蔚藍的屋子的門外排好了行列，於是這一個接着另一個，依次先先後後高聲喊道：

——「晚安，結了婚的太太！」

後來，甚麼喧嚷都停止了。我弄錯了，那個英國人走到了過道裏高聲喊道：

——「堂倌！請您再給我端一瓶同樣的波妥酒來。」

艾恩的旅館裏，又恢復了安寧氣象了。夜裏的氣候是溫和的，月亮正是滿滿的一輪。自從一個記載不明的時代，世上的愛人就都愛看我們這座衛星來。昂和他的女友推開了他們的窗子了，這窗子正對着一個小的園子，於是他們帶着歡喜的態度，一同呼吸那陣被一圍藤本植物香化了的空氣。

不過他們沒有蹲到多久。一個漢子在那園子裏散步了，低着腦袋，叉着胳膊，口裏含着一枝雪茄菸。來昂自信認得這是那個愛喝波妥酒的英國人的姪子。

我素來厭惡那些無用的詳細情節，而且，我尤其不相信非把一切易於想像的事通通告訴讀者不可，也

不相信必須把一切在艾恩這旅館一切經過，依着鐘點的先後一件一件說出來。所以我在下文只說那枝點在這間蔚藍的屋子裏，那座沒有生火的爐臺上面的蠟燭，已經剩不到一半了，這時候，在那個英國人那間素來寂靜的屋子裏，忽然異樣地響了一下，如同一個笨重的物體在墜下的時候可以釀成似的。跟着這一下，又有一種也可以稱爲異樣的曲折響聲，以後又有一聲喊不出聲的叫喚和幾個聽不明白的字眼，活像是一陣咒罵。於是蔚藍的屋子裏這兩個居民都發抖了。也許他們是陡然之間被人驚醒的。這陣沒有被他們弄明白的響聲，對於他們兩個都惹起了一種近乎癡惡的印象。

——這是那個英國人被夢壓了，來昂一面強作笑容，一面說。

但是他想穩住他的伴侶，因此不由自主地毛髮悚然。兩三分鐘之後，過道裏的一張門開了，開得是小心翼翼地，他覺得；後來這張門又很從容很從容地關好了。接着就聽見了一陣遲緩而又不穩的腳步聲，照情形想來，這陣腳步聲是極力在那裏遮遮掩掩的。

——可惡的旅館！來昂高聲說。

——唉這是天堂……那青年婦人一面任憑自己的腦袋倒在來昂的肩頭上，一面這樣回答。我睡死了

……
她嘆了一口氣，幾乎立刻就重新睡熟了。

一位有名的人生哲學家說過：男人到了甚麼也不要求的時候，素來都不是歡喜饒舌的。所以來昂這時候之絕不設法去重新打開他們的交談或者探究艾恩這旅館裏的那陣響聲，是無所用其詭異的事了。然而他卻不由自主地記罷這件事，於是他的想像力，就在那上面結上了種種際遇了——不過若是在另外一種精神上的意境，他也許是絕不會當心這些際遇的。那個英國人的姪子的獠厲的面孔，又在他的記憶力裏發現了。他當初向他伯父射出的那種眼光是含恨的，儘管一面用謙卑的態度向他說話，大概因爲他向他要錢。在一個還算年輕並且強健的失望的漢子，還有甚麼事，要比從這園子裏攀上隔壁屋子的窗子，更爲容

易的嗎？並且，既然他夜裏在這園子裏散步，可見得他是住在旅館裏了。也許……或者……無疑地，他曉得了他伯父那隻黑提包裏裝了一大捲鈔票……那末那沈重的一聲，如同是當着一個禿了的頂門一槌……那喊不出聲的叫喚……那陣怕人的咒罵以及後來的那陣腳步聲，這姪子本有一個凶手的那種面孔……不過，世上的人不會到一個滿住着軍官們的旅館裏來謀財害命。大概那個英國人早已取了謹慎態度，門好了自己的房門，尤其他曉得這個怪人就在附近……既然他當初不肯提着提包走到他跟前，他自然是有戒心的……一個人在這樣有幸福的時候，何必把這些凶惡的念頭來束縛自己！

這就是來昂心裏的盤算。其他的種種念頭，我暫時不想再分析，而在他的心上這種種念頭卻模糊得像是夢中的種種幻影。這時候，他在這種種念頭的中央，兩隻眼睛由於機械作用，呆呆地釘着那道介乎這蔚藍屋子和那英國人住的屋子之間的雙合門。

在法國，一切的門素來是關不嚴密的。在那道雙合門和地板之間，本有一條至少兩公分高的橫縫。陡然，在這條僅僅被地板上的迴光照着的橫縫裏，發見了一點兒黑黑的匾東西，像是一口短刀的刃，因為這道被燭光照着的邊緣，顯出一條細巧而很有光的直線。這東西慢慢地向着一隻隨意扔在門邊的藍緞小拖鞋動過來了。這是一條像蜈蚣之類甚麼蟲罷……不是，這不是一條蟲。這沒有固定的形式……兩三條棕色的東西，每一條的邊緣都有一條有光的直綫，一齊鑽到這屋子裏來了。因為地板的斜度，牠們的動作速度增大了……牠們迅速地前進了，看着觸到了這隻小拖鞋了。無所用其懷疑了！這是一種流質，並且現在在燭光之下，清清楚楚看見牠們的顏色了，這是血喲！末了，當來昂帶着戰慄的感想，呆呆地瞧着這些條怕人的東西的時候，那青年女人始終睡在一種穩定的瞌睡裏，而她的合乎規律的呼吸，暖化了他愛人的項頸和肩頭。

來昂當初到了旅館就去吩咐夜飯的那種用心，充分地證明了他有一個精細的頭腦，一種高尚的智識，以及他曉得預料。在這種機會之下，他不能否認我們已經能夠從他身上認識了他的個性。他沒有一個動作，

而全部的智力對着這種向他威嚇的醜惡不幸，極力尋覓一個解決的法子。

我現在想像我的大多數讀者，尤其是我那些女讀者，他們抱着滿腔的英雄主義情感，在這種境遇之下，一定要指斥來昂的呆呆不動作的用心。他們將要我說道：『來昂早應當跑到那個英國人的屋子裏去捉凶手，或者至少也應當拉鈴去警告那旅館裏的人。』對於這段話，開始，我可以說：在法國的任何旅館裏，鈴子都不過是屋子裏的裝飾品，那些鈴子的繩子絕不和甚麼金類的東西相連。此外，我再恭恭敬敬地，但是帶着堅決態度說：倘若聽憑一個英國人死在自己的旁邊是不好的，那末犧牲一個把腦袋擱在您肩上睡熟了的女人，也值不得稱贊。倘若這時候，來昂亂嚷一陣鬧醒了旅館裏的人，那末弄到他身上的事又究竟是甚麼？保安警察，帝國檢察官和他的人員立刻就都會來了。在沒有問起他看見了甚麼和聽見了甚麼之前，這些先生們因為職業的關係都是那樣好管閒事的，開始就會先向他問道：

——您姓甚麼？名？叫甚麼？您的護照之類？這位太太呢？您兩位一同在這蔚藍屋子裏幹些甚麼？您兩位將來要到刑庭，來說某月某日夜晚某一點鐘，您兩位做了某一件事的見證。

這時候，第一步在來昂心裏顯出來的，恰巧正是帝國檢察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的觀念。在人生裏，本來固然有些良心上的情由是難於解決的；叫自己心愛的女人受恥辱，受犧牲，或者任憑一個素不相識的旅客被人弄死，究竟那一件好一些呢？

遇了這樣一個要向自己提出的問題，真是沒有趣味的事。我現在把這事的答案交給十人中的那個最敏捷的。

來昂畢竟照着好幾個人在他的地位上或許都那樣做的做了；他沒有動一下。

他雙眼釘住那隻藍的拖鞋和那條觸到鞋邊的紅的小溪，如同精神恍惚似地蹲了很久，這時候，一陣冷汗浸濕了他的鬚腳。他的心房在胸膛裏跳得幾乎炸開了胸膛。

成羣的叫入戰慄的而又奇異的影像和思念壓着他，一道從內心出來的聲音時時向他喊着：『一點

鐘內外，有人會曉得一切了，而這是你的過錯！然而，不住地問着自己：『我在這個困難境界究竟怎樣去做？』結果竟發見了一點兒希望的光明。他終於向自己說：

——倘若我們在旁人沒有發見隔壁屋子裏的經過以前，就離開了這可惡的旅館，我們也許能夠消滅我們的踪跡。這裏，誰也不認識我們；他們看見的我是戴藍眼鏡的；他們看見的她是戴黑面網的。這裏到車站，我們只要走兩三步就夠了，那末在一點鐘的光陰裏，我們已經可以很遠地離開艾恩了。

隨後，因為他以前爲着布置他那次的旅行，曾經長久地研究過火車的時間總表，這時候，他記起了八點鐘光景有一列開往巴黎的火車。那末在不久的以後，他們就可以在這個逋逃淵藪式的城市的廣闊之中消聲匿跡了。誰能够在那城市裏發見兩個無罪的人呢？但是，在八點鐘以前，竟沒有人到那個英國人的屋子裏去嗎？整個的問題就在這裏了。

深信自己絕沒有旁的政策可以採用了，他使了一種失望的努力來振動那種自從多時就支配了自己的麻痺；但是在他的第一個動作裏，他那個青年伴侶已經醒來了，並且用那種叫他頭腦錯亂的方式來和他擁抱了。觸到了他那副冷冰冰的臉部，她禁不住輕輕地喊了一聲：

——您有點怎麼？她帶着不安的神情向他說。您的額頭冷得像石頭一樣。

——這一點也不要緊，他用一種游移不定的聲音說。我聽見了那邊屋子裏響了一陣……

他從她的胳膊中間衝出來，於是第一步移開了那隻藍拖鞋。再搬了一把圍椅放在那道雙合門跟前，使得他的女友看不見那點兒已經停止展開而只在地板上留着一大塊痕跡的怕人液體。後來，他半開了那張通到過道裏的房門，於是很細心地去聽；他並且敢於走到了那英國人的房門跟前。那房門是關了的。這時候，旅館裏面已經有些動作了。太陽已經升起了。管馬廐的人已經在院子裏刷馬了，並且在三層樓上，一個軍官正響着他的馬刺從樓梯上下來了。他預備去主持這種重要的工作，這對於牲口比對於人類快活得多，在專門的術語這叫做「薄特。」

來昂回到了蔚藍的屋子裏了，末了，用着愛情能够創造的種種導透，仗着種種委婉曲折的語調的幫助，他向他女友宣布了他所處的局勢。

蹲下去的危險，走得太急的危險；等在旅館裏聽候隔壁屋子裏的凶禍被人發覺的更大的危險。用不着說起那種從這段通報引起的恐慌了，許多眼淚跟着這段通報來了，許多不合理的提議又跟着這些眼淚來了；這兩個沒有幸福的人不曉得互相擁抱了多少次，一面對着說道：『請你原諒我！請你原諒我！』每一個都自信比較格外有罪的。他們彼此承諾彼此要死在一塊兒，因為那個青年女人相信法律會認定他們是謀害那個英國人的凶手，並且，他們又不明白將來到了斷頭臺上旁人是否許他們互相擁抱；所以這時候他們眼淚爭流地互相擁着，以至於不能呼吸自如。末了，在說了許多傻話和許多溫柔而又傷心的字眼之後，他們在千般熱吻之中，承認來昂考慮過的那個計畫，就是說趁八點鐘那列火車動身的計畫，在事實上是唯一可以實行的和最好的了。但是還剩下兩點鐘性命攸關的時間要過。於是每逢過道裏一有腳步聲，他們就渾身都發抖了。每逢有一陣皮靴的橐橐聲，在他們就是帝國檢察官到了。

他們那隻小提包，在一眨眼之間就收拾好了。那青年女人要在那爐臺裏燒了那雙拖鞋；但是來昂把拖鞋拾起來，並且，在牀前的踏步墊子上擦過一回之後，他又吻了一回，末了，就擱起在自己的衣袋裏了。他覺得那雙拖鞋是帶了香味兒的，因此不免詫異；他的女友用的香水，本是歐金妮皇后的御用百花精。

旅館裏的人全體都起來了。他們聽見堂倌們的笑聲，女堂倌們的唱歌聲，兵士們給軍官們刷牙的動作聲。七點鐘剛剛報過了。來昂想強迫他的女友喝一杯鑲牛奶的咖啡，但是她說自己的嗓子是像鎖住了的，倘若她勉強喝點兒甚麼就一定會死。

來昂戴上了他的藍眼鏡，就下樓走到櫃臺跟前去惠賬了。那掌櫃向他表示歡意，因為昨天夜晚的喧鬧聲音，又說到現在他還沒有能够懂得，因為這些軍官們素來都是安安靜靜的。來昂告訴他，說自己甚麼也沒有聽見，並且睡得很好。

——譬如，您另一面隔壁那間屋子裏的鄰居，掌櫃接着說，沒有給您惹出甚麼不快活的事。他沒有弄出多少響聲。這一位，我相信他現在還蒙頭睡着沒有醒。

來昂這時候，只好緊緊地靠着櫃檯，免得自己跌倒，而那個青年女人早也跟着他過來，這時候，挽住他的胳膊，一面張緊自己的面網。

——這是一個米洛德，那個無情的掌櫃接着說。他要的東西總得是上好的。唉！一個很像樣的人！不過一切的英國人並不都像他。這裏就有一個，那是一個畜鬼。他覺得甚麼都太貴，屋子，伙食。他要把他那張英倫銀行的五鎊鈔票，給我作一百二十五佛郎……自然，條件就是要這張票子不是壞的……請看呀，先生，您應當認得這東西，因為我聽見您和太太說英文……這東西好嗎？

一面這樣談着，他拿起了一張五鎊的鈔票給來昂瞧。在那鈔票的一隻角兒上，有一個小小的紅點兒，這就叫來昂立刻懂得了。

——我相信這是很好的，他用一道咽住的声音說。

——喔！您的時候很寬喲，那掌櫃接着說，火車要八點鐘才開過來，並且素來是誤點的。——我請您坐一會兒，太太您，像是乏了似的……

這時候，一個胖胖兒的女堂倌進來了。

——快點兒弄點熱水，她說，給那位米洛德泡茶，並且請帶一塊海棉來！他打碎了他的酒瓶子，滿房都是酒。

聽到了這些話，來昂就聽憑自身的重量滑到一把椅子上面坐下了；他的伴侶也照樣做了，一陣急於要笑的強烈需要壓着他們兩個人了，他們費了點兒事才沒有發聲大笑。那青年女人快快活活地向他握手。

——現在，我們決然，來昂向那掌櫃說，爽性去趁兩點鐘的火車罷。請您給我們預備一頓好好兒的午飯。

聖母的賣藝者

法朗士原著 胡仲持譯

法郎士小傳

法郎士 (Anatole France) 生於一八四四年，死於一九二四年，是法國的詩人、小說家、批評家。他起初是寫實主義的作家，後來傾向社會主義，和巴比塞同是「光明運動」的中堅人物。一九二二年，曾得諾貝爾文學獎金。

當路易王的時代，法國有一個窮苦的賣藝者，是康本地地方的人，名叫巴那貝，他從這鎮走到那鎮，到處演着技藝和武術。

晴朗的日子，他在公共的廣場裏，攤開一張破舊的毯子，便用一番歡樂的演說——這是他從一位老年賣藝者那裏學來的，他一點沒有變更過——引集了孩子們和閒人們，那時他做出非常的神情，隨後在他鼻尖上，頂了一個洋鐵盆。起初羣衆，裝着冷淡的模樣。

但是後來，他面孔向下，在兩隻手上，支着身子，將六顆銅球拋向空中，在日光裏閃耀着，又用腳將那些球接住了；或者向後彎倒，直到他的腳跟和頸項碰着了，使身子成了一個完全的輪形，他以這樣的姿勢，用十二把刀演着技術；當那些時候，一陣喝采的聲浪，就從聽衆們發出，金錢雨一般落到毯子上。

然而，同那些靠才智生活的多數的人一樣，巴那貝須得用大大的努力度着生活。

在他額上的汗裏，賺着他的麵包，他所忍受的苦楚，比他因了我們的始祖亞當的過失，分得的刑罰還多。而且，他不能夠恆久的工作，同他情願幹的一般，太陽的熱力和廣漫的日光，使他能够表顯出色的技藝，是和對於希望開花結果的樹木一般的需要。冬天時候，他正像一顆葉片剝落彷彿死了的樹。那冰結的地面，

於賣藝者是很困難的；他像蟋蟀一般——這是瑪利法郎士告訴我們的，（註一）在酷烈的季候，兼受凍餓的苦。然而他是心腸簡單的，他堅忍的熬受了他的疾苦。

他從未想到財富的起原，也不想到人間情狀的不平。他深信倘若這生命該是艱辛，未來的生命是不會不補償他的，這希望便儘存在他的心裏。他不像那些邪惡的賊頭賊腦的謀來安特盧們，（註二）將心靈賣給了魔鬼的。他從未褻瀆神的名；他正經的生活着，而且雖則他沒有自己的妻子，卻不曾羨慕他的鄰人的妻子，因為如載在聖書的撒母耳記裏所說，女人常是壯勇的男人的仇敵。

老實說，他的性情，是不很喜歡肉快樂的，在他看來，棄了酒樽的損失，比棄了拿樽的希勃還大。（註三）因為他雖然不是沒有節制的人，天氣漸熱的時候，他卻喜歡喝一回酒。他是個偉人，畏懼上帝，並且很虔信聖處女的。

他進教堂的時候，沒有一回不在聖母的像前跪下膝髀，而且對她獻上這禱告：

『聖母呵，看顧我的一身，直到我死了，使上帝喜悅，而且我死時，早使我享到天堂的歡樂罷。』

有一晚，在陰雨的日子之後，巴那貝趕着他的路，悲戚而且僂屈，臂上帶着他的球和刀，裹在舊毯子裏，正在找尋一個倉屋，那邊他雖沒得吃，他總可以睡覺；他在路上，看見一個寺僧，和他同方向的走着，便恭敬的向他行了禮。當他們一樣快的走時，互相說起話來。

『朋友，』寺僧說，『你渾身穿着綠的衣服幹什麼去呢？或者要在什麼奇異的戲裏，當一名腳色嗎？』

『並非好教父，』巴那貝回答。『你見我這樣，我名叫巴那貝，職業呢？我是個賣藝者。要是永遠能夠供給

人每日的麵包，世界上就沒有更愉快的職業了。』

『巴那貝朋友，』寺僧答說，『當心你所說的。沒有職業比寺院生活更愉快的了。那種生活的人專心於上帝，聖處女和諸聖的讚美；當真的，宗教生活是對於主的不絕的頌歌。』

巴那貝回答道：

「好教父，我承認我說得同愚昧的人一樣。你的職業，無論怎樣，不能和我的相比，雖則用一個錢幣頂在鼻尖上面的棒上，也許有一點價值，這可不是在你的呼聲以內的價值呵。我很喜歡，同你一樣。好教父，天天唱我的經課，尤其是至聖的處女的經課，我對於她，誓願守着單一的虔誠。爲着要投身寺院生活，我願意拋棄那技術，這種技術是使我從沙生到飽瓦斯六百以上的村鎮裏聞名的。」

寺僧給賣藝者的真朴感動了，他不是缺乏辨別力的，立刻認定了巴那貝是聖書裏說起的那些人裏的一個：「地上的平安給與好志向的人們。」爲這緣故，他便回答道：

「巴那貝朋友，同我來，我應許你進我做方丈的那寺院。在沙漠裏引導埃及的聖馬利亞的他使我在你的途上，引你上「濟度」的路。」

便是這樣子，巴那貝成了一個僧侶。在他受接待的這寺院裏，寺僧們個個爭着崇敬聖處女，並且用了神給他的一切的智識技能榮耀她。

方丈自己，照着學問的規則，寫了論到聖母的德性的書。

莫禮思教兄用巧捷的手，將這些文章抄出在一疊的羊皮紙上。

亞歷山大教兄用精巧的畫片飾了那些書頁。這裏表現着天上的王女坐在所羅門的寶座上，四隻獅子守衛在她的腳旁，繞着她頭的那神光的周圍，飛着七匹鴿子，這是聖靈的七件禮物；這些禮物，就叫做，畏懼，虔敬，智識，氣力，忠告，理解和智慧。給她做伴的有七個金髮的處女，名叫溫順，審慎，幽密，謙遜，貞潔，和服從。

她的跟前是兩個小的裸露的形體，十分的白，做着懇求的神情。這些是爲着他們靈魂的健全，央求她的全力的裁斷的，而且我們可以相信不會白白的懇求的。

對着這頁的別一頁上，亞歷山大教兄描畫了夏娃的像，這是表示「沉倫」和「復興」可以在同一的時候看到的意思——妻子夏娃衰敗了，處女馬利亞興旺了。

此外還有使看的人驚異的，這本書裏包含活水的井，噴泉，百合花，月亮，太陽和雅歌裏告訴我們的關鎖

的園，（註四）天上的門和神的城這許多的畫片，這些東西都是聖處女的表象。

馬波特教兄也是馬利亞所最愛的一個孩子。

他費了他所有的時日，用石頭雕琢神像，因此他的鬚鬚，他的眉毛，他的頭髮，給灰塵弄白了，他的眼睛不住的腫脹下淚；但是他的氣力和歡樂終是不減，雖則他的年紀漸漸老去了；這分明是天堂的女王還愛護她老年的僕人。馬波特表現她坐在一個寶座上，她的前額繞着圓形的神光，是珠子編成的。他留意着她的衣褶須得掩蓋了她的腳，關於她，先知說過：我的愛人，是像一個關鎖的園。

有些時候，他又將她描作美麗的孩子模樣，似乎說，『你是我的神，雖則只從我的生日起。』方丈房裏，又有詩人們，做拉丁文的頌歌，散文韻文都有，榮耀聖處女馬利亞。這班詩人中間，還有一個從畢卡台來的教兄，他用俗語的韻文詩，歌唱聖女的神蹟。

眼看着這種競着讚頌神的樣子，和他們的勞工的收穫，巴那貝悲傷自己的愚昧和簡朴。

『阿喲』他歎了口氣，一面在寺院的露天的花園裏，悄悄的散步，『我是個惡人呵，不能像我的弟兄們，好好的讚美神的聖母，我對她曾起誓我全心的愛。阿喲！阿喲！我只是個粗鹵的人，不精於藝術的，我不能爲你服役，聖女呵，或者編制教課，或者照着規則做文章，或者精美的圖畫，或者彫得準確的彫像，或者合調的詩。我沒有一件禮物，阿喲！』

這番情形之後，他呻吟了，心裏充滿了悲哀。可是一天晚上，寺僧們用談話消磨他們自己的時辰，他聽到一個人說起一個教士的故事，那個教士除卻 Ave Maria（註五）不能背誦什麼。這可憐的人，爲着愚昧被蔑視了；但他死後，從他的嘴裏放出五朵薔薇，榮耀馬利亞這名的五個字母（Marie），這樣，他的聖潔就顯著了。他靜聽這故事時，巴那貝重又驚異這處女的可愛的和善，可是這個聖潔的教訓並不能安慰他，因爲他的心裏，瀰漫了熱誠，而且，他盼望發揮聖母的光榮，她是在天上哩。

怎樣成就這事呢，他尋求着，可是尋不得一條途徑，他一天一天的憔悴下去，一天早晨，他忽地十分喜悅

的醒來，奔到禮拜堂裏，獨自在那邊停留了一個多鐘頭。飯後他再回到禮拜堂。

從那時起，他天天趁着禮拜堂裏靜寂的時辰，到那邊去，在禮拜堂裏面消磨許多時光，這些時光，別的寺僧專心於自由的和技巧的藝術。他的悲感消滅了，他也不再呻吟了。

這樣奇異的態度，掀動了寺僧們的好奇心。

這些人彼此探問起來，巴那貝教兄爲甚緣故，能够這樣持久的獨自排遣呢？

那方丈——他的責任是不讓他宗教上的孩子們的行爲瞞過他——決定了趁他獨自到禮拜堂裏去的時候，察看他。一天，他照例關進那邊的時候，方丈同着兩個較老的寺僧，走去從門的裂縫窺看禮拜堂裏面幹着什麼。

他們看見巴那貝在聖處女的神壇前面，頭向下面，腳在空中，他正用六個銅球和十二把刀弄着技藝。爲了榮耀神的聖母，他正演着那些先前使他得到最多的名譽的武藝。認不得這簡朴的人是這樣運用他的智識和技能，給聖處女服從那兩個寺僧控告他的褻瀆。

方丈素來知道巴那貝的心靈，是怎樣的無瑕，可是他斷定他害了瘋狂。三個人在那裏都預備着，急快的引導他出了禮拜堂。恰當這時候，他們看見聖處女降了神壇的階級，走上前來，用他青色的外衣的褶處，揩去了從他的賣藝者的額角上落下來了的汗。

於是方丈，將頭伏在地面上，發出這幾句話。

『祝福那些心腸簡朴的人，因爲他們就要看見神哩。』

『阿們！』老年的教兄們應着，於是向地親了吻。

——現代手與心

(註一) 瑪利法朗士 (Marie de France) 是中古時代歌曲和長篇詩的作家。

(註二) 謀來安特盧 (The Werry Andrews) 是中古時代的一種流氓，常常三五成羣的漂泊各處，其間多作盜賊。

(註) 希臘神話，希勃 (Hephe) 爲青春之女神，在亞林畢斯山爲諸神侍酒。

(註四) 腳鎖的圖見雅歌第四章第十二節。

(註五) Ave Maria (福哉瑪利) 爲羅馬教祈禱之名，新約全書中路加傳第一章第二十八節加百利天使到聖母馬利亞那里報告基督誕生的妊娠的話，便是這祈禱文的上午段。

——現代手心與

反抗

羅曼羅蘭原著 黎烈文譯

羅曼羅蘭小傳

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生於一八六六年，是現在法國最負國際聲譽的文人之一。初在巴黎高等師範，教授藝術史的功課，後來從事文學，開始寫劇本。他的大作，是長篇小說苦望·克里士多夫 (Jean-Christophe) 裏面描寫天才的發展，經歷的鬭爭，戀愛的故事等等，都是異常精彩的。這裏所選的反抗，就是苦望·克里士多夫裏面的一段描話，由此可見作風的一斑。

這天是村裏的節日。一些頑皮孩子一面把花炮放在兩顆石子中間壓炸着，一面喊着：「皇帝萬歲！」(Kaiser Jehel Hach!) 我們可以聽到一頭關在牛欄裏的小牛的叫聲，和酒店內飲客們的歌唱。田原上面，有些風箏帶着彗星似的尾巴在天空跳動着。一些母鷄在熱狂地爬搔着那金黃色的肥料；風吹入牠們的羽毛裏，好像吹入老太婆的裙子裏一樣。一隻桃色的豬很肉感地側臥在太陽裏面。

克里士多夫向那紅色的屋頂上飄搖着一面小旗的「三王客寓」走去。那客寓門上掛着一串一串的胡蔥，窗戶上飾着一些紅色和黃色的金蓮花。他走通了那充滿着煙氣的大廳，那兒四壁張着一些褪色的五彩石印畫，正中懸着一幅塗着顏色的國王的肖像，像的四周飾着一串像樹葉子。廳裏有人跳舞着。克里士多夫相信一定可以在那裏找着他那漂亮的女友。真的，他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她。他在廳裏的一個角上坐了下來，他在那裏可以安安靜靜地看別人跳舞。可是，他雖然提防着想不給人家注意到，洛端卻曉得把他從那角落裏發現出來。她一面跳着那永不完結的旋舞，一面從舞伴的肩上向他送來一些迅速的秋波；並且，爲要

他的苦情以後，便談到另一個節目：他誇讚着自己的生產，蔬菜，家禽，雞蛋，牛乳等等；於是，他突然問克里士多夫不能替他把爵邸的生意拉來。克里士多夫嚇了一跳：

「嚇，他怎麼知道……難道他認識嗎？」

「自然啦，」老頭子說。「什麼都可知道……」

他沒有補說：

「……祇要自己肯稍爲費點心力去打聽。」

克里士多夫不禁感着一種惡意的愉快告訴他說，雖是「什麼都可知道，」人家無疑的卻不知道他已和那小朝廷鬧翻了，他告訴他以前他雖然可以自詡對於爵邸的庖廚說話有點力量——（這正是他所深疑的）——可是現刻這種力量已經死了，並已埋在土中了。老頭兒的嘴唇很微的縐了一下。但他並不灰心，過了一會兒，他便問克里士多夫至少能不能把他推荐给某某和某某人家。他接着便把克里士多夫有來往的人家都說了出來；因爲他在市場上打聽得很清楚了。克里士多夫對於這偵探行爲，如果不是想到這老頭兒用了種種狡計，反將招到損失，（因爲他沒有疑到他所要求的推荐不會使他獲得新的主顧，反更會使他失去舊有的主顧）不禁想笑時，便已大發雷霆了。所以他讓他去白費氣力地把那些粗鄙的小詐計儘量說出來；他既不回答可以，也不回答不可以。可是那鄉下人再三要求着，末了竟實行起他保留下的最後一着，攻擊到克里士多夫本人和他的母親路易查身上來了。他無論如何想叫他們採用他的牛乳，牛油，和乳酪。他還說克里士多夫既是一位音樂家，那便再沒有什麼比早晚吞吃一隻生雞蛋還要對於聲音有益的了，他還自信能够供給他以剛從鷄屎出來的熱烘烘的雞蛋。克里士多夫想到那老頭兒把他看做一個歌人，不禁哈哈大笑起來。那鄉下人便趁此機會又叫人給他拿來了另一瓶啤酒。這以後，他既已從克里士多夫身上取得了他這時所能取得的，便再沒別的客套，轉身走了。

天已經晚了，跳舞更加熱鬧。洛端毫不留心克里士多夫了；她正忙着戲弄一個村中的怪少年，一個被所

有的女孩子爭奪着的富農的兒子。克里士多夫對這爭鬪感着興趣；這些姑娘們彼此微笑着，同時快樂樂地攫奪着。天真的克里士多夫忘記了自己，反而希望他的女友洛端得到勝利。可是等到洛端得着勝利之後，他又免感着一點兒悲苦。他責備自己不應當這樣。他並不愛洛端，那麼她愛着她自己心願的人也是很自然的了。——這話不錯。可是感着自己這樣孤單總也不是快樂的事。這一切的人，祇是爲囚爲要利用他才關念到他，並且隨後還要拿他取笑的。他一面瞧着那因爲戰勝了一切女伴而得意洋洋顯得比平時十倍美麗的洛端，一面歎息着，他準備走了。這時已將近九點鐘，而他還要步行兩里（Lieue）路才能趕回城裏。

當他從桌旁立起的時候，門便開了；猝然進來了十來個兵士。這班不速之客的到來，使得廳裏頓時冷靜。大家開始低語着。幾對正在跳舞着的男女也停住了，不安的瞧着這些新來的客人。站在門口的農民，裝作把背對着他們，在和自己的人談着話；可是，毫不現形地，他們卻都留心着謹謹慎慎的讓出路來，給他們走過。——這些日子以來，本地方的人民對於城的四周的要塞的防軍都懷抱着惡感。那些兵士厭煩得要命，便拿着那些農民來出氣。他們很粗野的嘲弄着他們，虐待着他們，對於女孩子彷彿對於征服地的女孩子一樣。上星期，還有幾個喝醉了酒的兵士，吵擾了鄰村的一個節會，把一個農夫打得半死。消息靈通的克里士多夫是對於農民的憤慨表同情的；於是，他重又坐在他的位子上，看有什麼事情發生。

那些兵士並不注意人家看見他們進來時所抱的惡意，卻吵吵鬧鬧的跑去坐在那些業已坐滿客人的桌上，他們在那些桌上撞來撞去，好得到坐位，一時鬧的翻天覆地。大部分客人都咕噥着坐開了。一個老頭兒，坐在一條長櫂的頭上，讓得稍爲慢一點，他們便把那長櫂端起，而老頭兒便在一陣大笑裏翻着筋斗了。克里士多夫憤然立起，可是當他正要干涉的時候，他瞧見那老頭兒很費力的爬起。本是應當怨恨的，他卻糊里糊塗的道歉着。有兩個兵士走到克里士多夫坐的那桌，他緊握着拳頭，瞧着他們走來。可是他沒有用武的口實。這是兩個孔武而又樸質的大漢，他們像綿羊一樣跟在一兩個冒失鬼後面，盡力的模做着他們。這兩人被克里士多夫那踞傲的臉色嚇住了；當他凜然對他們說：

「這位子已經有人佔去了……」

他們便連忙道歉着，退坐在長櫬的盡頭處，免得妨礙了他。他的聲音裏有着主子的調頭，這便使得他們復有着那先天的奴才根性了。他們看得出克里士多夫並不是一個農民。

克里士多夫稍稍被他們這服從的態度緩和了，他可以更爲鎮靜的觀察着。他毫不費力的便瞧出這一羣人是由一個下級軍官——一匹具有殘酷眼睛的小獒犬——領導着。這東西生着一副虛僞且險惡的奴才的嘴臉。這是上星期日鬧事的首要之一。他坐在克里士多夫旁邊的一張桌上，早就喝醉了，他盯着人家的臉孔看，發出一些使人難堪的嘲罵，大家都裝作沒有聽見。尤其被他攻擊得厲害的，是那些一對對的跳舞的男女，他以一種引起他的同伴發笑的下流話，描寫那些跳舞者的身體上的長處和缺點。女孩子羞得臉紅紅的，差點兒要哭出來了；男孩子咬緊牙齒，默默的發恨着。那劊子手的眼光慢慢的在廳裏兜着圈子，什麼人都不放過。克里士多夫看見他要瞧到他身上來了。他抓着啤酒杯，把拳頭擱在桌子上，他等待着，決定一聽到他說出了不遜的話，便把玻璃杯向他的頭上擲去。他心想：

「我瘋了。我最好是離開此地。我會要被人家弄破肚子的；幸而逃脫了，人家也會把我關在監裏，這玩意兒是得不償失的。走罷，乘着他還沒有和我挑戰的時候。」

但他的自尊心不許他走。他不願在這些下賤的東西前面現出逃走的模樣。——那陰險而又粗野的眼光落在他身上了。克里士多夫堅定着，含着怒意的看住他。那下級軍官將他打量了一會，克里士多夫的臉孔使他發生了奇想；他用肘碰着坐在他旁邊的夥伴，帶着嘲笑の意味把那青年指給他看；他已張着嘴要來侮辱他了。克里士多夫凝神靜氣，預備把他的酒杯盡力擲去。——這次又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把他救了。正當那醉鬼要說話的煞時，一對拙劣的在跳舞着的男女撞在他身上，把他的玻璃杯碰落了。他回轉身大發雷霆，對他們傾下一大車惡罵。他的注意已經換了方向了；他不再想起克里士多夫了。克里士多夫還等了幾分鐘，隨後，看見他的敵人再沒有接着說下去的意思，他便立起身，慢慢的取了他的帽子，不慌不忙的向門走去。但他

的眼睛並不離去對方所坐的凳子，以便使他覺得他並沒有讓他。可是那下級軍官確實把他忘了：沒有任何

人注意着他。

他轉着門上的轉手：還停了幾秒鐘，才走出門外。可是他已說過他不會平安無事離開那裏的。這時廳裏起了一陣喧嘩，那些兵士喝了酒之後，決定跳舞了。因為所有的姑娘都已有着男伴，他們便驅逐那些跳舞的男子，而那些男子也就任其所爲。可是洛婦她卻不答應。她那雙使得克里士多夫喜歡的勇健的眼睛和那表示着堅強意志的下巴，並不是虛生着的。當那選中了她的下級軍官走來拉開她的舞伴時，她正像一個瘋女似的旋舞着。她頓着腳，叫着，推開那下級軍官，她說她決不會和像他那樣的一個粗人跳舞。對方便追趕着她。他將那些她想藏在他們後面的人們飽以老拳。結局，她躲在一張桌子後面；她在那兒暫時受着桌子的保護，勻過一口氣來辱罵他；她看見她的抵抗毫無用處，便狂怒的頓着腳，找着一些最傷人的字眼來罵他，把他的頭和各種家獸的頭相比。他呢，從桌子的另一面對她彎着身子，嘴上浮着一個惡劣的微笑，眼睛閃着憤怒的光。突然，他一跳，跳上了桌子。他抓住了她。她像一頭母牛一樣拳打腳踢的掙扎着。他的腿子沒有十分站得穩固，差點兒倒下了。他怒極了，把她逼到牆壁上，刮着她的耳光。可是他沒有能够刮第二下：有一個人從他背後猛撲過來，盡力刮着他的耳光，並且在許多飲客中間，把他一腳踢開。這是克里士多夫；他撞開了桌子和人，投在他身上。那下級軍官回轉身來，氣得瘋了，拔出他的刺刀，但在他還不及使用之前，克里士多夫使用一隻小橈一下把他打翻了。這一切都來得那樣迅速，以至所有的觀衆沒有一人想到去干與。可是等到大家看見那下級軍官像一頭雄牛似的在地上掙扎着時，便發生了一個可怕的喧擾。其餘的兵士都拔出刺刀向克里士多夫奔去。那些農民便撲在他們身上。整個廳子都發生了混戰。酒杯由這邊飛到那邊，檯子也都撞翻了。那些農民已經覺醒了：他們是有着一些宿仇要報的。人們在地上滾着，怒嚙着敵人。那被下級軍官拉開了的洛婦的舞伴，原是一個強壯的農夫，他抓着一個剛才侮辱了他的兵士的頭，在牆壁上碰擊着。洛婦也拿了一根棍子，死命的打着。其餘的女孩子，除掉兩三個潑刺的，與高彩烈的參加混戰之外，別的都叫着逃走了。其中有

一個又胖又矮的金髮女孩子，看見一個高大的兵士——即是坐在克里士多夫那一桌的——用膝頭壓着他那倒翻在地上的敵人的胸口，便連忙跑到竈口，轉來時，把那兵士的頭向後拉着，把一把灼熱的灰蓋在他的眼睛上。那兵士大聲悲鳴着。那女孩子高興極了，指着那解除武裝的，現在被農民任意毆着的敵人辱罵。結果，那些兵士太不中用了，都退到門外去了，留下兩個兵士睡在地上。戰爭延續到村裏的路上。他們侵入別人家裏，拚命叫喊着，想要搗毀一切。農民握着麥叉在後面追趕，把他們的惡犬向敵人放過來。第三個兵士倒在地上，肚子被三齒叉一下弄穿了。其餘的祇得拚命逃走，一直被趕到村外；他們橫過田野竄逃着，遠遠的叫說他們去找尋弟兄，他們立刻就又要再來的。

完全得着勝利的農民，回轉到客寓來了。他們異常高興着；這是早就期待着的，他們所受恥辱的報復。他們這時還沒有想到這回小戰的結果。他們一齊談說着，各人誇着自己的武功。他們和克里士多夫親熱熱的談着話，他也因為感到自己和他們接近而非常快樂着。洛端走來拉着他的手，把它握在她那結實可愛的手裏好一會，她當面和他開着玩笑。她這時不再覺得他是可笑的人物了。

這時大家照顧着受傷者。在村裏的人那方面，祇有幾個被敲碎牙齒的，被打傷肋骨的，被打腫或打青了的，並沒有什麼要緊。可是兵士那方面卻不一樣了。有三個受傷得很厲害：那灼傷眼睛的大漢，被一斧斫去了半邊肩膀；那弄破肚子的在氣喘着；還有那被克里士多夫打翻的下級軍官。大家把這三個人攤在地上，靠近灶口。三個人裏面受傷較輕的下級軍官，這時睜開了眼睛。他以一種充滿着恨意的眼光，久久的瞧着那些站在他週圍向他俯視着的農民。他剛剛想起頃間經過的事情。他便開始辱罵他們，他發誓說他會要報復，說他會要和他們大家算賬的。他恨得喘不過氣來；大家覺到假使他能夠的話，他會要他們的命的。他們試着發笑，可是他們的笑是勉強的。一個年輕的農民對那受傷者叫道：

「閉住你的鳥嘴罷，不然我便殺掉你！」

下級軍官試着坐起來，他以一雙充血的眼睛瞧着剛才說話的農夫：

「你們這些髒東西！」他說，「你們來殺掉我罷！人家會把你們捉去研頭的。」他繼續叫罵着。那弄破肚子的發出一些尖銳的叫聲，好像一隻被屠的豬一樣。第三個動也不動，挺硬的好像一個死人。一種沉重的恐怖落在那些農民身上了。洛嫦和幾個女人把受傷的擡到另一間屋子。那下級軍官的咒罵和那垂死者的叫喊都低下去了。那些農民一聲不響；他們立在原處，站成圓周，好像那三個人老是躺在他們腳下一樣；他們一動也不敢動，祇臉對臉的看着，惶恐着。末了，洛嫦的父親說道：

「你們幹了一宗好事啦！」

於是起了一陣苦惱的怨歎，他們吞着自己的唾液。隨後，他們一齊說話了。起首，他們耳語着，好像害怕有什麼人在門口偷聽着他們似的；但一會兒，聲音便高了起來，變得比較粗暴了。他們互相責難，彼此歸咎着，給予敵人的打擊，爭論越發厲害了，彷彿快要動武了。洛嫦的父親使他們大家和合起來。他把兩臂又在胸前，轉身向克里士多夫，用下巴指着他說：

「還有這個呢，他跑來這裏幹甚麼的！」

羣衆所有的惱怒都轉過來集中在克里士多夫身上：

「不錯！不錯！這是最先動手的！沒有他，便什麼事都不會有！」有人這樣叫着。

克里士多夫弄到手足無措了，他試着回答：

「我剛才所幹的事，並不是爲着我自己幹的，而是爲着你們幹的，這層你們懂得很清楚。」

可是他們狂怒的反駁道：

「難道我們不能夠自己保衛自己嗎？難道我們需要一個城裏的先生跑來告訴我們應當怎樣行動嗎？誰會徵求過你的意見呢？並且最先要問的是，誰請你到這裏來的呢？你不能夠留在你自己家裏嗎？」

克里士多夫聳聳肩，向門走去。可是洛嫦的父親攔住他的去路，尖聲叫着：

「對啦！對啦！他把我們大家弄到進退維谷的境地，他現在卻想逃走了。我們要不准他走！」

農民同聲叫着：

「不准他走！他是禍根，他應當抵擋一切！」

他們圍住他，對他揮着拳頭。克里士多夫看到那圈威嚇着他的臉孔越逼越近，恐怖使得他們瘋狂了。什麼話也不說，祇做了一個不愉快的鬼臉，便把帽子丟在一張桌上，跑去坐在廳子的深處，把背對着他們。

第七號地窖

蓋塞爾原著 李青谷譯

蓋塞爾小傳

蓋塞爾 (Joseph Kessel) 於一八八五(?) 年生於法國，先世本爲俄人。著有短篇集赤色荒原，原書共七篇，於一九二三年在巴黎出版，內容都是他游歷蘇聯時所得的見聞記載。他的文章，在於心理的分析，不僅非常細膩，而且很有魄力，所以能夠叫讀者感動。

在某日黃昏時候，那個每天在「車卡」門前守衛的兵士易耐梅下了崗，正拖着他的那雙歪了後跟的靴子穿過潭博甫廣場，他遇見了一個婦人，這婦人的那雙眼睛使他止了步。平日他素來不基注意女性，因爲他忙於解決果腹的問題，便無心去想女人了。但是，這一次，易耐梅忘卻了他的餓，忘卻了他那種遠離故鄉的俄國農民式的苦悶，直隨着這個散步的婦人走。

他仔細地端詳她那雙被材料稀薄至於透明並且織補過的壞棉紗襪子緊緊地裹住的肥胖小腿，她那個在走路時候放恣地扭着的臀，最後，還有端詳到那個豐滿的和細膩並且露得很明顯的後頸。熱力尙強的夏日在這個婦人的頸上加了一層不柔潤的顏色，令人想見她的頸頸是常露着的，而那個兵士卻弄得眼花撩亂口難言。

許多神色憂鬱而態度匆忙，嘴唇緊閉而目光惶惑的行人，在他們的中間走過。他絲毫不看見他們，一種溫柔的和陶醉的滋味使他那魁梧的身軀完全酥軟了，並且吸引了侵奪了他的注意力。他比較那個婦人走

得快一些，因此她聽見她背後有沈重的腳步聲，便陡然轉過頭來。易耐梅很接近地看見了她那雙長大的眼睛，修整的鼻子，濃綠而帶幽靜的眼瞳兒，他不加考慮地低聲問道：

——你姓甚麼？

——婀加飛亞，那個婦人毫不驚訝地這樣答應他。

他再也接不上話了，機械似地把他頭上的那頂皮帽子脫下來。太陽射在他那剃光過的頭頂上，把那些髮根映成一層有光的淡黃灰。她用了一種富有閱歷的目光估量他那件過於窄小的粗布短褂，那雙露出赤腳的靴子，那種壽頭壽腦的神色。隨後她說道：

——我叫婀加飛亞，但是這和你有甚麼相干呢！

——就這樣。

——那末，少陪了。

他望見她漸漸走遠了，再戴上他的帽子，深深地歎了一口氣，回到他的營裏去了。

當他領得了他的那份麵包和鹹青魚，他便走去和他同房的施德芳，施德芳是他的同鄉，從前是一個農民，現在也當着兵，他患着思鄉病，故鄉的那種木房子和田地使他有一些瘋癲了。平日，他們總一面慢慢地咀嚼，一面談着田地、鄉下婦人、大披肩、畜牧、收穫這一類的問題。這一天的傍晚，易耐梅在勉強嚼完了他的那塊用草屑和硬麥做成的麵包之後，卻向施德芳說道：

——我剛纔碰見了一個雌兒，兄弟，一個雌兒呢。

——那一個祇擡起他那雙病獸式的苦眼回看了一下。

——她的姓是婀加飛亞，易耐梅接下去說。她的眼睛的顏色就好像春天的草。

施德芳問道：

——她是我們那地方的人嗎？

——我不知道。

施德芳又低下頭去吃他的東西了。從此，凡是這個伙伴所能說向他談出關於阿加飛亞的事情都不能引起他的興味。而易耐梅自己卻想得神魂顛倒：

——她把我魂靈兒鈎去了，你知道嗎，兄弟。我閉上眼睛無時不看見她在前面走，我在後面跟。可是，問題就在此地。我想她是一個騷貨。非有錢或是貴重的贈品不成功。

——不要想了吧，施德芳聳了一下肩頭這樣說。我們連吃的東西也沒有，你還說甚麼贈品。

他們彼此都不開口了。易耐梅走近那扇對着一條深而窄的院子的窗子，積在這院子裏的黑影就好像積在井裏的水，原來暮色的翅膀已經拂着天空了。於是他的這種抑鬱無聊的夢想從那屋頂的裂縫中間飄出去，繞着那個喧囂的城市，追逐着那個婦人，她的形影已經打破他平日的那種懨懨沈寂的心境。

他就這樣一直呆到晚上，咬緊牙齒，心中苦悶，抑着他那種迫不及待的慾火。

二

在他那種勤苦的俄國農民的生活中，在他那種服從自然對於人畜所共施的驅使的農民生活中，在他那種臨陣或叛變一概由人支配的兵士生活中，他生平第一次和性慾劈面相遇。在他那種怠惰的天性中，他生平第一次覺得有一種新奇的力量逼着他去思索和奮鬥。他的神志已經因此是盲目的了。許多紊亂的思想在他的腦子裏面紆迴，彷彿要突破一層厚壳纔能透出來似的。一種潛默的計劃，使他心中那種因多年麻木而養成的不振作不好動的惰性漸漸消失了。他那付短塌的面孔，平時除了喝醉了酒的時候素來沒有神采，現在卻露出一種緊張的神色，一種焦急的和兇惡的火焰。

可是，他的機會來了。在一個早晨，當他照常到車卡門前去站崗的時候，忽然那個被弟兄們親熱地叫做易理枝的典獄官傳他去談話。

——喂，伙計，今日下午你去幫狄莫代的忙，你情願嗎？他這樣問他說。

易耐梅沒有回答，呆呆地望着地上。狄莫代是這車卡裏的劊子手，是衆人所不睬的。易理枝又說道：

——今天要幹掉一大批死囚，狄莫代一個人決忙不過來。

——呀！你原來叫我去幹那種事呵！那個兵士狠狠地這樣說。

易理枝從容地答道：

——酬報是很可觀的呢。頭等飲食，死人的衣裳，衣袋裏的東西也一概歸你。

在遇見婀加飛亞以前，易耐梅不至於在酬報上面計較，他也許會低着頭，聳聳肩膀唸道：「我總照命令行事。我又不能作主。」

但是現在，他所見所聞的一切都有一種無可抗拒的力量使那個女人的容貌顯在他的眼前，當那個典獄官和他談到這件事的時候，他就想在這裏面尋出一個和她接近的方法。

他的眼睛始終注視着地板，說道：

——我歡喜現錢。比方說，一萬盧布。

——蠢東西，易理枝帶着一種柔和而可憐他的神情這樣說。今天下午你可以在那些衣堆裏找出兩個這樣多的數目。你一個人大約有十二個犯人呢。

易耐梅又停了幾秒鐘，不響，也不動。到後來，他纔決計說道：

——聽見了，長官，我接應去幹這工作。

——活該。我知道別人決不會像你那樣打不定主意。那末，六點鐘，你到此地來。六點鐘以前你可以自由。易耐梅一直走到他的臥室裏，撕了一點報紙來捲一根紙煙，躺在他的破牀上面。蹙着眉毛，窄狹的額頭

上面起了一些小的縐紋，他仔細研究着從那個典獄官所吩咐的事情中間，他可以取得怎樣的利益。這事情的本身絲毫不是他所關心的。六點鐘到監獄裏一切自然有辦法。可是從這個時候到六點鐘中間這一段時間是十分長久的……第一要緊的事，就是去看看婀加飛亞，約她今晚相會，因會今晚他就可以得着那個女

人了，他要今晚得着她，他腦袋兩旁太陽穴裏面的那種砰砰的搏擊聲，他兩腿裏面的那種酥軟溫柔的味兒，都使他覺得今晚能殺得着她。

所以，下午他就應當到加飛亞常走那條馬路上去看她，並且向她承認大宗銀錢。易理枝說過，死人留下來的衣服是很值錢的，從那個典獄官的日常生活狀況上面推想起來，易耐梅認為他對於這些事情應當有一種準確的經驗。困難就是在立刻把那些物品變成盧布，但是這總可以有辦法，充其量，賤價出讓罷了。於是，那一天的時間就這樣分配好了：去找那個女人，和她接洽妥當，等到六點鐘……以後變賣衣服，再去找加飛亞。

當施德芳走進來的時候，他還在那裏潛心計算着。他們平日彼此相待都有同廡的牲口的那種幼稚情感。與其說他們有一種知心的感情，不如說他們祇有一種同起居的習慣。他們歡喜時常相見，以便他們在做着那些機械似的工作的時候，交換各人所努力返復推究着的那些思想。但是這一次，易耐梅看見他的伙伴來了，深感不安。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原因。他的目光不敢和施德芳的目光相接，他也不像平時一樣立起來，拍着他的背。

施德芳慢慢地把他腰間那條懸着車卡中人所必佩的那件武器的皮帶解下來，隨後用一種遲疑而誠實的聲音問道：

——你今天不站崗嗎？

——一點不錯，同鄉，易耐梅很不耐煩地這樣說。

——沒有發生甚麼不好的事吧。

——沒有，今天下午我去幫狄莫代的忙。

他說這句話，從容不迫，好像平日向施德芳談話的神氣一樣，但是這個話剛剛出口，他便覺得在他和他的伙伴中間發生了一種隔膜，並且彼此立刻疏遠起來了。施德芳吞吞吐吐地問道：

——你的意思就是說，你預備去幫那個劊子手的忙嗎？

那一個點了一下頭，表示他的話沒有說錯。於是施德芳的寧靜的面孔立刻變了色。他走到易耐梅的身旁，垂着頭，眼眶裏漲滿了眼淚，舌頭也僵了，苦苦地央求他說：

——別幹那件事，易耐梅，趕快回頭吧，上帝饒恕你。你要去殺人嗎？難道你不是基督徒嗎？易耐梅，你會失去你的靈魂。假使你是爲了要吃得好一點，我把我的那一份分一些給你就是了，我的身體沒有你的那樣高大，我需要的東西少些。你切不可做劊子手。將來你回到家鄉去的時候，村裏的人將怎樣看待你呢？染紅了手的賀耐梅，大家都會這樣叫你。別幹那件事，我引用基督的名義要求你別幹。替你自己想想，替你的老家想想。正午的太陽射到那間屋子裏來，照着施德芳的那付可憐的臉，他的臉充滿了敬畏上帝和求人大發慈悲的那種熱情，顯得謙卑的偉大態度。

易耐梅望着他，又怕他，又恨他。這個蠢材，他爲甚麼要惹起他心中的內疚，如同驚動了塘中的蛙羣似地呢？他向着他叫道：

——別和我麻煩，你一點也不懂。

他立起來，走出門去了；施德芳連忙朝後退，爲的是免得碰着他。

三

走到車卡門前，易耐梅立刻覺得週身都不自在。他一路走來心身本是安謐愉快的，原來在找着了阿加飛亞並且和她約好今晚相會之後，他便在那些樹陰濃密而地上卻鋪着一層熱灰塵的大路上蕩來蕩去。後來，他慣以太陽斜度定時刻早晏的農民式的本能作用告訴他：「約好的鐘點已經快到了，」他便向着監獄走去。監獄的前面是一堵醜陋的灰色牆，牆上開了一扇矮門，他走到此地便覺得喉嚨枯澀，頭頸向左右轉動也不靈便似的。

他剛走到門內的那個院子，便看見了那個劊子手狄莫代。他是一個中等身材，大肚子，長鬚鬚，短手臂，神

氣像一個不狡猾的商人模樣。狄莫代向着他走來，向他說：

——你就是易耐梅吧！

同時他那雙濕而有光，如同綠豆的小眼睛向着這個兵士的臉上鑽來。

——我就是易耐梅，這一個回答說。

——好罷，好罷。我還是歡喜我從前的那個助手些，但是他患了虎列拉，此刻正落氣呢。我的小伙計，你同

我說，你以前幹過這種工作嗎？

——沒有，狄莫代·依凡尼芝，從來沒有幹過。

——這並不難，不過手要硬，尤其是心要硬。不關事，我把那些不容易對付的強頭的留給我自己去辦，把那些馴良的柔弱的送給你，他們到了你去動手的時候，早已死了。

——易耐梅運用着他那個僵了的舌頭問道：

——他們是多少？

——我送一打給你就是了。你大致非有一個鐘頭的功夫幹不完。最要緊的就是要幹得乾淨，不可讓血射到你的身上來。你自己應當站遠一點，同時又不可站得太遠，免得打不準。你小心一點就是了。

這一番經驗之談是用一種和緩的聲調說出來的，在那些重要的字眼上面還說得着重一些。易耐梅聽了，莫明其妙。他覺得他的腦袋是空的，兩隻手臂沉重得連肩膀也難受。並且他不知爲甚麼施德芳的面孔老是在他的眼前幌來幌去。

那個劊子手所囑咐的話卻也有幾個字傳到了他的耳朵，他並且能夠了解這幾個字的意思。

——頸後，狄莫代說。

——頸後，易耐梅的腦子也照樣說，是的，我知道，鎗口應當瞄着頸後打。

——衣服，那個劊子手說。

——衣服，易耐梅想道。關於這個問題，我應當問清楚。——

那個劊子手的最初幾句話，便使他的精神陷入頹唐的境界，現在他忽然想起了阿加飛亞的容貌，精神又恢復原狀了。因為本能上的一種需要，他要確定自己還是活人，便深深地吐了一口氣，打了一個呵欠，伸長了那兩條筋骨格格作聲的手臂，定了神，他說道：

——狄莫代·依凡尼芝，請你幫我一個大忙。我今晚要錢用，等一會我可以拿到手的那些衣服，你買了吧。

那劊子手知道：這後生既是這樣性急，這筆生意一定是好做的。於是條件商量好了。再遲幾秒鐘，一輛場車已經隆隆地走來停在車卡的門前。狄莫代鄭重地說：

——現在應當動手了，孩子。公墓裏的運屍車子在那邊等着呢。你來，我把那地方指給你看。

他們穿過了那個面積頗寬的院子，停在一所房子的前面，這房子的裏面便是那些地窖，死囚受刑的地方。狄莫代開了門，把鑰匙交給易耐梅，向他說：

——你去開那間第七號地窖罷，在那裏等我。我叫人送犯人來。

這個兵士由那梯子走下去，梯子的上面有幾盞光芒刺目的電燈照着。他看見他自己的長大的黑影在那梯子上面幌動，心裏便害怕起來，怕那個影子，怕那種寂靜，怕那種不變的和非人的燈光，怕那間第七號地窖。可是他尋到了，那手指頭鈍重麻木的手轉動那鎖簧，那扇毫無聲響，輕到出人意料之外，輕到可怕的門滑開了。易耐梅變着他那四方的肩膀，畫了一個大的十字架，走到那間地窖裏去了。

剛進門，他那種恐懼的心就平靜了。在那種水門汀的方匣子裏面，毫沒有特別的東西。他望望四面的牆，牆是灰色的，上面有許多棕色的漬印和小孔。地板微微地有一些斜，在地板的中間有一條小小的槽。易耐梅想不望牠，因為他已經懂了牠的用途，他還不能夠相信他將要殺的那些人的血不久就會從這條槽裏流出去。

他看見了那條擺在屋角裏的板櫬。他讓自己落在那上面，比較走了一百里路還疲倦些。他的那把手鎗叫他難受，他便把牠解下來，呆呆地望着牠。當這時候，在那梯子的上面起了一種說話和皮靴的響聲。易耐梅氣喘喘地立了起來，彷彿那些人要來捉他去受那種極刑似地。兩個兵士立在那個地窖的門口，把那個被他們一直拖到此地的人推到裏面，再把門關上。

地窖裏面立刻寂靜了，這是一種令人氣塞的寂靜，短促到令人不覺卻又長久到無窮盡似的寂靜。易耐梅彷彿覺得全世界的空氣，還不够他那個結做一團了的胸臟呼吸。

那個犯人爬起來。他的身材是高而極瘦的，祇穿一件襯衫，在那種呆板板照在那水門汀牆壁上面，毫不閃動，毫不顫動，沒有一點影子，沒有一點生氣的燈光下面，他好像是一具立着的尸首。易耐梅望着他，可是看不清他的那種游移浮動，不像人形的面目。他祇看清楚了他的白哲的頸項，頸上有一個尖的喉結突出來，並且有一條細的金鍊圍着。這個頸子對於那兵士起了催眠作用；不知不覺地，他擡起手來要去摸牠。

那個人連忙向後退了一步，並且用手摸着自己的喉嚨；他的手指抓住了那條細鍊。他那個業已停了作用的腦子忽然想起了一件往事，他把那條金鍊和金鍊上面的那個小照相夾子拔下來，丟在腳底下踐踏，狠狠地罵道：

——兇手，這個東西你得不到手，休想！休想！

隨後他向着那個兵士走去，走到很近，幾乎碰着他的身體。易耐梅抓着他的手鎗，瞄準了那個熱的後頸窩，閉緊了眼睛，開了一鎗。

當他看見那個尸體倒在他的腳旁的時候，他有一種奇怪的傻笑。他走去坐在那條板櫬上面。他的兩隻手自然而然的，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一回事，捲了一根紙煙，昏昏沈沈地坐在那裏納悶，彷彿從此以後生命的意義對於他已經完全消失了，他現在對於劊子手的職業已經有把握了，祇靜候着其他的死囚。

四

婀加飛亞在初次碰見易耐梅的那條路上懶洋洋地走着。他已經和她約好，要她在傍晚的時候到這地方等他。路傍的那些白楊樹的葉子絲毫不動，映着垂死的陽光，夜色漸漸地籠罩了街道，並且駸駸乎有遮沒那片淺藍潔淨，祇在晴夏黃昏纔可以看見的天空之勢。

那個女人走着，和平日一樣，扭着臀部，伸出了頸項。但是她的神氣是安泰的，因為她這一夜的生意有着落了。她吸着傍晚時候的那種和潤的空氣，自慶還祇是獨自一個人。她想到立刻就來接她去的那個男人，便起了一種厭惡的心思，於是她在這幾分鐘的中間，假想自己是自由的，有錢的，並且在樹枝下面走來走去，以圖自身一時的安逸。

但是當她聽見了易耐梅的腳步聲的時候，她毫不覺得不愉快，因為她的心靈是無主見的，簡單的她的身體是慣於受男子們的撫弄的。她轉身過去朝着走來的那個人，報以微笑，眼睛裏卻毫無喜色。

——你沒有遲到，她說。

她把她的嘴唇送上去，易耐梅卻毫沒有注意。他沈重地說：

——願上帝和你同在，婀加飛烏芝卡。

因為她離開他很近，看見他的眼皮有一種奇怪的顫動，並且他的下顎骨往下沈，讓他的嘴半開着。她不會答話，他們慢慢地向着她的住所走去。他們並排走着，彼此都不說話。那個兵士似乎已經忘了在他的身體還有他日夜想望過的那個婦人。她微微地覺得有一些惱了，她要促起他注意，便挽着他的手臂說道：

——你今晚好像不高興。

這種深沈而粗啞的嗓子使他吃了一驚，他呆呆地望着婀加飛亞。在傍晚時候的那種金黃色的光線裏，他的那付端整而粗笨的面孔有一種興奮動人的神采，眼睛比較平時顯得大些，嘴也神祕些。他發了一聲短促的笑，自從他鎗決犯人的時候直到現在，那種束縛他心靈和肉體的沈夢已經醒了；他彷彿覺得又發現了那個婦人的那種不容推拒的豔色。他用一隻發抖的手臂繞着她的胸背，又把他的乾燥的嘴唇狠狠地吻着。

她肩頸相接處的那條圓曲的肉，這一來幾乎使她叫痛。

隨後，他弄到發呆了，大大地睜開兩隻眼睛，呼吸也不靈便。他的氣噓到婀加飛亞的臉上，她半吞半吐地說：

——嘿，易耐梅，你有酒味兒。

他鬍鬚記得，在那裏，當一切事情都幹完了的時候，狄莫代曾經邀他去喝福得卡酒，那時候，他正須酒來解渴和解恨，便拿起酒瓶向嘴裏倒，連三接四，滿滿地吞了好幾口那種強烈的燒酒。

他微露一點驚異的神氣說道：

——的確，我喝得太多太快了，在這時候，我原可以醉倒呢。

他似乎看見在婀加飛亞的臉上也露着想酒喝的神氣，忽然起了一種願望：要求那個窮女人的歡心，報以各種柔情，彷彿在殺人以後，他隱隱感着有慈善待人的必要。他當時的那種內心的感動是那樣的強，以至於眼淚漲滿在他的兩隻眼眶裏。他拿着婀加飛亞的手，緊緊地捏着，在一種忸怩的笑容裏面提議說：

——好孩子，你也許想喝福得卡酒吧。可憐，你不見得常常有這種酒喝吧。我有錢，假使你知道在甚麼地方我們可以買得着這種酒，告訴我就是了，不用怕。

婀加飛亞的眼睛露了一剎那間的喜色，她仔細地望着那個兵士的那種簡單的和粗的面貌。

——你不會騙我吧，你，她一面想一面這樣說。我引你到那應當去的地方去。

五

當他們走進了她的臥房，婀加飛亞點燃了一支蠟燭，閃着的燈光照着一張因勞苦而屈曲了的鐵牀，一張有漬印的綠蔴布榻，一張蹩腳檯子上面攤着一條花紋異常妍麗而顏色鮮豔奪目的高加索披肩；許多高大的懂懂黑影，在牆墊上那些破碎的花紙上面顫動着。

易耐梅把捏在他手裏的那個酒瓶擱在檯子上，卻不敢坐下去。他在他的那種寒賤的天堂門口感到一

種非常的畏怯。他不敢自信已經到了炯加飛亞的臥室裏，並且可以任意爲所欲爲。他覺得第七號地窖中的那一切工作，都不及他在此刻所應說的話和應做出的舉動那樣嚴重，那樣爲難。那個婦人的那種簡易的神情更加使他不知所措。她有兩隻玻璃杯，她拿了兩隻玻璃杯，放入那隻攔在牀邊的水鉢裏面去洗，她的一舉一動都使那個兵士覺得他們相隔的距離愈弄愈大。

到後來，她坐在榻上，在兩個玻璃裏倒滿了酒，做了一個手勢叫耐梅喝。他一口就吞了他的那一杯，這樣他比較容易嘗到那種刺喉的酒味；她卻慢慢地喝，仔細玩味每一口酒所給她的那種火。

——這酒好，是嗎？那個婦人這樣問。牠有一些像斯蜜糯糊卡酒。

他點了一下頭稱是，他所受的感動太強了，答不出話來。

她忽然看見了他那種隨着他一舉一動而發出來的富有愛力的溫柔目光，於是她的嘴唇初次露出一種真情的笑容，饞嘴小姑娘的那種天真的笑容。

——你的眼睛美，她說。我想福得卡酒，想了多久了。

她說話的那種聲音，尤其是她的那種笑容把耐梅弄到心猿意馬。他含糊地囁嚅着：

——我的好孩子，我的可憐人，我一生一世祇有過你這一個親人！

她微微地點了一下頭，好像她早已等好這句真心話似地，她又喝了一口燒酒。忽然，她快樂到發狂似地，叫道：

——你的衣服有一種怪氣味。

他嗅着一隻袖口，想起來了第七號地窖的氣味。

他咬緊牙關，答道：

——這不要緊。

他們又不知道談甚麼話好了，炯加飛亞立起來，去脫她的衣裳。

易耐梅也立起來了，睜着眼睛，縮着頸項，抓緊了指頭。婀加飛亞已經脫去她的內衣。她兩只乳房在那種半明半暗的燭光裏面顯得豐滿、堅韌、重大。

在這時候，在那個兵士的昏亂的腦子裏面祇有摟抱着那個婦人的需要。他抓住了她的後頸，把她拖到身前，把她的那兩隻黯色的乳峯壓在他的那件粗呢的短褂上，緊緊地箍着她，使她吐不出氣，骨節也好像碎了，在這種強暴的摟抱裏，他同時感着殺人和消魂的滋味，因為在這時候，他看見最初供他屠殺的那個人的頸項和喉結明明地顯在他的眼前。她呢，任他蹂躪，氣喘喘地，並且在她的兩雙綠眼睛裏，有一種又愛又厭惡的神情……

點點的星光佈滿了天空，好似一隻大極無邊的籃子盛滿了金色輝煌的果實。易耐梅離別了她，循着黑暗的街走去，昏沈沈地，他也不知道爲甚麼。因爲流了血嗎？因爲煌了慾火嗎？或者因爲當他想到婀加飛亞唇邊的那種天真爛漫，一現無存的笑容，便感到一種令人無可奈何的惆悵和柔情嗎？

六

雙肘倚在膝上，頭托在手裏，牙齒咬緊了一段紙煙尾，易耐梅又坐在第七號地窖裏的那條板櫬上面了。兩具屍首已經倒在地上，身體仍舊好像在臨死時那樣地紐住沒有動。一種微弱的，幾乎不可辨的聲音，慢慢地沿着那道赤色的血槽溜着。

易耐梅不想甚麼，不感覺甚麼，也不動。他好像是釘在牆上的，祇有令人作嘔的那種血腥氣有時使他抽動他那兩片厚的鼻翼。在他那付面孔上面祇有一種安心等候的和慘酷的慙態。

那扇門又開着了，一個被推的人蹣跚地衝到這地窖裏來了。那個兵士仍舊照原來的樣子坐着，僅僅伸了一只手去抓攔在牆邊的那管手鎗。但是他的手臂忽然懸在空中不動了，好像被甚麼東西鍊住了似地，因爲他看見了剛纔進來立在那邊發抖的那個囚犯，他的嘴唇已經唸出了他的名字。

——**婀加飛亞**！

他起始還不能確定他所發現的是吉或兇；他終日想着那個年輕的婦人，並且他那遲鈍的腦筋又因屠殺而更加麻木了，此刻他看見她到了這個地方，一時竟毫不知道這事情的可怕。但是她認清了他，她狂叫一聲，纔使易耐梅發呆的那種迷夢驚醒。

——婀加飛亞！他又一字一斷地說了一聲，婀——加——飛——亞！

這一次，他立起了一半，他嘴裏的那段紙煙落到地上的那種有黏性的流質裏，嘶的一聲熄了。好像從無夢的瞌睡裏忽然醒清楚了似地，他的知覺纔開始和實際第一次相接觸。

——但是你怎會到此地來的呢！他忽然這樣叫着說。

他的聲音已經含有恐怖の意味，但是他的聰明對於這種恐怖還不能得着明白的了解。並且他那雙眼睛，他那雙被強烈電燈光炫得發花的眼睛，在平時對於囚犯，除了那條後頸，祇看見一堆模糊的東西，現在卻和腦經連合同時看見了婀加飛亞在第七號地窖裏。

她祇穿着一件圓領的襯衫，他認識她肩膀的那種曲線，健壯的頸頸，乳下的胸窩。他可以猜見粗布襯衫下面的那個肉體，如同在受着他那種猛烈的擁抱時一樣渾身戰慄的那個肉體一樣。於是他又問了一聲，不過這次聲音低極了：

——你到此地來幹甚麼，可憐的東西！

當她認清了易耐梅便是候着她的劊子手，婀加飛亞便一直退到牆邊，兩隻手用了那種自然的防禦姿勢向前伸着。她讓人家一直擡到這地室裏來，原已死去了一半，不知道抗拒，也不知道害怕。但是死神應當是不露真面目的，並且是囚禁她和判決她的那種機關的人員的一份子，因為那些人員太多了，所以她不會認識死神之可怕。在這間用刑的屋子裏，看見那付熟識的面孔，已往的情景，而尤其是貪生的愿望，都回到她的心頭來了，她覺得恐怖到不能呼吸。正是在這時候，她迸出了那聲把易耐梅從夢裏驚醒過來的狂叫。

那個兵士的和緩平易的聲調和鄉下的土音使她的心安了一點。軟化了，失了主張似的，她柔聲地答道：

樣。

——我用過私鑄的錢，他們便捉住了我，把我關起來，到了今天夜邊，他們便叫我把衣裳脫去……就這樣。

——就這樣嗎？決沒有這回事，一定還有旁的事情，你不曾說出來。快說吧！

——就這樣，我全向你說過了。

——這是不可能的，快說吧，不用害怕。

他覺得這段故事太簡單了；他要聽許多不可分解的，和無窮盡的圈套，一段長到了不得的故事，可以使他慢慢地想，並且可以混過時間，延緩那無可避免的難關。

但是婀加飛亞又說道：

——我向你說過了，就是這樣。我在基督的名子上發誓，毫沒有旁的事情。

那種無可奈何的時刻到了。他祇好聽從天命。易耐梅長地悲號了一聲。

——那末，我怎樣辦呢？我那末，我，我應當殺你嗎？他們把你送到我這裏來，我就非結果你不成了。不然，他們就會殺我，並且我是靠殺人賺錢的。

一種瘋人式的癡笑扭歪了他的那合流着白沫的嘴唇。他那簡單的腦經，一直到現在纔懂得他從前偶然說出的那句話，竟惹起了命運的這樣奇離的播弄。

他爲了婀加飛亞纔去殺人。他爲了要拿死囚的衣飾去買這個婦人的肉體纔去幹那種劊子手的生涯。現在他卻非殺婀加飛亞不可。他想了一會：婀加飛亞的那件可憐的長袍已經難在死囚的遺服堆裏了。這種想像給他一種那樣強的震動，以至於使他像醉漢似地，踏在一具屍首的上面，從地窖的這邊直蹣跚到那邊。他惡罵了一聲，用靴尖踢了一下那具死屍。鮮血的氣味更加刺鼻了，婀加飛亞想起了一件使她難受的往事，她不由自主地說道：

——那一次你身上的怪氣味就是這個氣味。那時候，你已經來過此地了。

心中感着萬分痛苦和矜憫並且被自己還不能確認的一種力量所刺激的易耐梅，覺得那個婦人的口氣含有厭惡的意味。這個使他發出一種悲痛的怒火。他抓住了她的兩個肩膀，狠狠地望着她那雙頹喪的眼睛，一面發抖，一面罵道：

——呀！你討厭我，婀加飛亞！呀！我皮上的氣味叫你心裏作嘔！該死的東西！爲了你，我的皮纔作血腥氣呢，爲了你，我纔打穿那些人的頭呢，看罷，此地這一些也是爲了你纔打的。在認識你以前，我從來不想錢，我用不着要錢，我一心祇想回家去，但是我看見了你，你就迷了我的心，我沒有錢就不能得着你。第一次，你掃了我的鼻子灰就走了，你不要我。於是，想抱你，我就甚麼都幹了。並且我犧牲了我的靈魂，並且我送了我的性命，這都是你的過錯。你現在倒厭棄我了，該死的東西！該死的東西！天上的救主上帝知道我做劊子手並不是我的過錯，而是你的過錯，他會同你算賬的。

一聲瘋狂的叫號從那個婦人的胸裏發出來，她在那個兵士的那種強烈的目光和咒詛下面，彷彿看見地獄果真在她的前面張開了。

——不許再說了，兇手，殺掉我吧，不必在我臨死的時候叫我受苦。呵！呵！別這樣瞧着我。我受不了，結果我吧，我求求你。

那間地窖在易耐梅的眼前簸動起來：婀加飛亞，那些尸首，那些牆，那條血槽，全搖蕩起來，並且變成許多圓的，曲折的，雜亂的線條。他彷彿覺得他的身體也混在那些東西中間轉着。悲哀，苦楚，怒火使他中了魔似的。還有那個婦人的那種使他心痛欲裂的叫號，和屠坊裏的那種氣味！

他拿起那管剛纔殺了人還不會全冷的手鎗，比在閉着眼睛的婀加飛亞的頸上。

他不會開鎗；他看見了那個婦人左肩上的一顆痣，這顆痣是他在一天夜裏——在他一生之中，獨一無二的那天夜裏——已經看見過的；於是他覺得自己比一個啼泣的嬰孩還軟弱，比一只垂死的狗還可憐，沒有殺她的能力了。他感受那種苦楚不僅因爲有婀加飛亞在他的前面，卻是爲了一種更大，更深，更痛心的情

感。

自從他宰人以來，易耐梅初次感到他做劊子手工作的那種意義。在這個時候以前，那些就戮的囚犯對於他祇是一些靶子。現在，他領會了感動他的那種微旨，一種強有力的刺激，震動了他整個的心靈，於是他懂得一個囚犯臨死時候的心情是怎樣地震恐、悲哀，他並且懂得害人生命是不可幹的事。他的朋友施德芳向他的央求，現在又在他的耳朵裏復現了，他那喘息未定的嘴開始懺悔起來——他幼年時在他那村中的小禮拜堂裏從那個牧師得來的教訓的反應。

——施德芳，你說的話是對的。我是不能得救的了，我在救主上帝面前受審判的時候，我的罪比較我所殺的那些人的罪還重些。我爲私利和淫慾而殺人，好像一個宰牛的屠夫。這是人類最大的罪孽。染紅了手的易耐梅，這便是我這一生並且是永久的名字。

他跪在那血液泥濘的地上。

——我的上帝，求你赦免我，假使這是可能的。還有你婀加飛烏芝卡，謝謝你，謝謝你，我的孩子，謝謝你，我的可憐人，謝謝你給過我的那種快樂。尤其謝謝你到此地來給我照出我的罪惡的那種光。

婀加飛亞聽他說，一面照她的習慣輕輕地點頭。她不知道她是死的還是活的，但是在她的那種已經斷裂了的神經裏，那個兵士的那種柔愛的聲音傾注了一種醇美的寧靜。她那雙長闊的眼睛，充滿了一種又驚又愛的神氣，一種未吐的恩情，不停地望着易耐梅的面孔。她愴恍地，彷彿不懂他所說的話似地，說道：

——你真地愛我吧，易耐梅。你這樣溫柔地向我說話。

於是，在這個差不多沒有衣服，披着頭髮的婦人前面，在這間作死人臭，尸骸狼藉的地窖裏，那個兵士聽見在他的耳邊談着俄國古代的那些奇聞艷遇中的那一切情話；歌謠和故事中的那一切蜜語；那些一望無垠充滿了泉聲和鳥語的草原，慢慢流着的大河，仙境似的森林，數百年以來，傳給那些黃髮藍睛的斯拉夫人的那一切愛史，好像一羣柔軟的飛鳥，那些情話圍着易耐梅，易耐梅也用來安慰婀加飛亞，她直到此刻纔記

起那些愛情的故事原來是她所知道的。

當那些押着另外一個死囚的兵士走來開門的時候，他們看見那個劊子手跪在一個婦人的前面，那個婦人輕輕地用手撫着他的額頭，他向那個婦人低聲地訴着一些無窮盡的甜言蜜語。

一個大師的出處

莫洛亞原著 黎烈文譯

莫洛亞小傳

莫洛亞(A. Marcel)，他的文學生活，是在大戰之後開始的。在歐洲大戰中，他充英國軍隊的翻譯官，因此對於英格蘭和愛爾蘭人的性格，非常熟悉。他起初兩本作品，都是這種觀察的結果。他的短篇小說和傳記，也寫得很好。

當小說家格萊絲走進畫室的時候，畫家駝石正要畫完一幅靜物畫。幾枝花插在一隻玻璃缸中，幾隻茄子放在一個碟子裏面。格萊絲將那在工作着的朋友凝視了一會，決然地說道：

「不行。」

那一個吃了一驚，擡起頭，把潤飾一隻茄子的工作也放下了。

「不行。」格萊絲重說着，聲調更強，「不行，你決不會成功的。你畫得還圓熟，你頗有天分，你是很誠實的。但你的畫很平凡，我的孩子。這樣的畫不會動人的，不會引起人家談論的，在一間陳列着五千幅畫的沙龍裏面，你的畫決不會使得沉眠的觀衆注意的……不行。駝石，你決不會成功的。這真可惜。」

「爲什麼呢？」誠實的駝石歎息着。「我照着我所看見的做，我不希求別的。」

「可是還有一事你得注意！你有一個女人，我的孩子，一個女人和三個小孩。現在牛乳要十八個蘇(Sou)一坳，而雞蛋要一佛郎一隻。並且畫比買畫的人多，而不識貨的蠢物又比識貨的人多。那麼，駝石，你有什麼方法能够出人頭地呢？」

「工作！」

「不要開頑笑。使得這些蠢人注意的唯一的方法，駝石，祇在幹些非常的事情。揚言你要到北極去作畫。打扮得像埃及王一樣在外面徘徊。創立一種宗派。把一些術語拌在一塊，如力的表現之類，並擬出一些宣言。否認動或靜，白或黑，圓周或矩形。發明只能辨出紅黃兩色的新荷馬風畫，圓柱形畫，八面體狀畫，四元畫……」

這時，一種奇異而溫和的芳香報告科斯勒烏斯加夫人進來了。這是駝石所傾倒的一個漂亮的波蘭女人。她定閱一些高價的雜誌，這些雜誌化着很大的本錢翻印一些三歲小孩的傑作；她因為在這裏面尋不出誠實的畫家駝石的名字，便看不起他的繪畫。她倒在沙發上，瞧着那幅已經着手的畫布，搖着她那頭金黃的頭髮，帶着些兒遺恨微笑着：

「我昨天看見，」她用一種如簧的婉轉的聲調說，「一個現代黑人藝術展覽會。啊！這種藝術的感受性，想像和力喲！」

畫家把他自己滿意的一幅肖像畫轉給她看。

「不壞。」她隨便說，隨後帶着她那如簧的婉轉的聲調，滿身的芳香消失了。

駝石把調色板丟在一邊，倒在沙發上：「我要改行去做保險公司的稽查，銀行的辦事員，~~想~~務人員等等。繪畫是最下的職業。由那些愚人做就的成功，祇有那些陰謀家才能得到。批評家不尊重教師，卻鼓勵那些野蠻人。這事我真夠受了，我不再幹了。」

格萊絲一面聽着他的話，一面燃吸着一支紙煙，考慮了一會：

「你願意給這些時俗之徒和偽藝術家一個應得的教訓嗎？他終於說話了。你覺得你有能力對科斯勒烏斯加和別的耽美主義者神祕而又嚴肅地宣稱，你十年來就已從事於你的畫法的革新嗎？」

「我嗎？」誠實的駝石吃驚地說。

「聽我說……我去用兩篇很觸目的論文告訴大家，說你創立了觀念分析派。在你以前的肖像畫家，祇曉得研究人的臉孔。無意識的事啊！這是不對的，真的代表一個人的，是他在我們心裏所喚起的觀念。譬如一

個大佐的肖像，那是藍色和金色的底上橫列着五條巨大的袖章。一個角上畫着一隻馬，另一個角上畫着一些勳章。一個實業家的肖像，那是一座工廠的烟囪，一隻放在桌上的緊握着的拳頭。駝石，你懂得你要給人家的東西嗎？並且你能够在一個月裏給我畫二十幅觀念分析派的肖像嗎？」

畫家悄然微笑着。

「一個鐘頭就夠了；而可悲的是，格萊絲，這事可以成功呢。」

「試試看罷。」

「可是我不會吹法螺。」

「那麼，我的孩子，凡是有人叩問你的究竟時，你可躊躇一會，你直對着問話者的鼻子噴出一大口煙，然後說出下面這很簡單的一句話：『你從來沒有看過一條河嗎？』」

「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毫無有什麼意思，」格萊絲說，「於是他們便會覺得你這話很漂亮，等到你已充分被他們發現，了解讚揚的時候，我們便把這事的內幕揭穿，拿他們的狼狽情形來取樂。」

兩個月後，駝石畫展正式開幕之前一天的預備展覽完全成功了。有着如簧的婉轉的聲調，和滿身芳香的那美麗的科斯勒烏斯加夫人，再也不離開他的新偉人了。

「啊！」她反覆叫說着。「這種藝術的感受性，想像和力喲！怎樣的睿智，怎樣的啓示啊！可是，親愛的，你究竟怎樣達到了這樣驚人的綜合呢？」

畫家躊躇了一會，噴出一大口煙，說道：「親愛的夫人，你從來沒有瞧過一條河嗎？」

於是這美麗的波蘭女人的嘴唇感動着，以如簧的婉轉的聲調說出許多祝語。

年青而著名的勒威格，穿着兔皮領子的大衣，在一大羣人裏面爭論着：「真厲害！真厲害！我早就說過最

卑劣的事情莫過於照着一個模型作畫。可是，駝石告訴我，你這啓示是從那裏得來的？是從我的論文裏而得來的嗎？」

駝石着實躊躇了一會，對着他的鼻子噴出了一口勝利的煙，隨後說道：「先生，你從來沒有瞧過一條河嗎？」

「好極了！」勒威格表示贊許，「好極了！」

這時一個著名的畫商在畫室參觀了一遍，牽着畫家的衣袖，把他引到一隅，

「駝石，我的朋友，你真是一個狡猾東西，這個大可以吹一下。請把你的作品都留給我罷。在我關照你以前，你不要變換畫法，我每年替你銷五十幅……行嗎？」

駝石謎似的抽着煙，不置可否。

畫室慢慢地空了。等到最後一個參觀者出去之後，格萊絲走去把門關上，他們聽到樓梯上喃喃的讚歎聲漸漸遠了。隨後只剩下小說家和畫家兩人時，小說家快快活活地把兩手插在口袋裏，爆發一聲駭人的大笑。駝石吃驚地瞧着他。

「你看我的孩子，」格萊絲說，「你不相信我們已經征服他們嗎？你聽到那穿着兔皮領大衣的小把戲的話嗎？還有那漂亮的波蘭女人的話呢？還有那三個年青的美麗的姑娘再三說着：『這樣新啣！這樣新啣！』啊！駝石，我知道人類的冥頑是深不可測的，但這樣的結果究竟超過了我的期望。」

他說完之後，重又笑不可仰。畫家縐着眉毛，當對方笑得回不過氣來時，突然說道：

「你這蠢東西！」

「蠢東西！」小說家憤激地叫着。「當我成功了皮克修以來的一幅最美的漫畫……」

畫家帶着驕傲的神情把那二十幅分析肖像畫看了一眼，斷然說道：

「是啦，格萊絲，你是一個蠢東西。這種畫裏面含着有一些東西……」

小說家驚駭欲絕的凝視着他的朋友。
「這可了不得！」他叫說，「駝石，你記一記看。是誰把這新的畫法暗示給你的？」
於是駝石躊躇了一會，噴出了一口濃煙：
「你從來沒有看過一條河嗎？」

商務法國短篇小說集

田園交響樂

紀德原著 黎烈文譯

紀德小傳

紀德 (André Gide) 一八六九年生於巴黎。他寫詩，也寫小說和評論。就思想而言，他固然沒有什麼新的見地。然而他卻把時代反映於一身，對於各式各樣的新傾向，銳敏地感覺着。他在法國文壇的左翼上，是很有地位的。

那天奏的恰好是「田園交響樂。」我之所以說是「恰好」者，因為，大家很容易懂得，再沒有旁的樂曲更能使我希望給她聽到的了。我們離開音樂堂很久以後，哲特律德（譯者註：此係一盲女）還是一聲不響，好像沉浸在忘我的境中似的。

「難道你所看見到的真的和這一樣美麗嗎？」她終於開口了。

「你是說和什麼一樣美麗呢，親愛的。」

「和這『溪邊的景物』(Scene au bord du ruisseau) 一樣美麗。」

我沒有立刻回答她，因為我心想這些不能言說的「和音」(Harmonies) 所描繪的不是現實的境界，而是理想的境界，沒有惡與罪才能有的境界，而我卻至今還不敢對哲特律德說起惡，罪，和死。

「睛眼看得見的人們並不領會他們的幸福。」我祇好這樣回答。

「可是我呢，我的睛眼是完全看不見的，但我卻領會了聽的幸福。」她立刻這樣叫說。她一面走，一面靠緊着我的身子，好像小孩子似的，壓在我的手臂上。

「牧師，你覺到我是怎樣幸福嗎？不，我並不是有意說着這話使你高興的。你瞧我啦：難道這事在臉上

看不出來嗎，當人家說的不是真話時，我呢，我卻在聲音裏面分辨得那樣清楚。你記得有一天當我的嬸媽（她是這樣稱呼我的女人）責備你毫不體貼她以後，我問你哭了沒有，你回答我沒有；我便叫說：『牧師，你撒謊啊！』啊，我那時即刻從你的聲音裏覺察出你沒有對我說真話。我用不着摸你的兩頰，便知道你哭過了。她還大聲地反覆說着：『不，我用不着摸你的兩頰——』這使我臉紅起來，因為我們這時還在城裏，有些過路人都回轉身來瞧着我們。可是她卻繼續說：

「你不用想法子來哄騙我。第一因為哄騙一個盲女是很卑劣的……其次因為這是沒有效力的，」她笑着補說。「告訴我，牧師，你沒有什麼不幸，對嗎？」

我把她的手拿起，擱在我的嘴唇上，好像不對她說出，而要使她感到我的一部分幸福是她給我的，同時回答她道：

「不，哲特律德，不，我沒有什麼不幸。我怎會不幸呢？」

「可是你有時哭泣嗎？」

「我有時哭過。」

「我說過那回以後便沒有哭過嗎？」

「沒有，從那回以後，我便沒有再哭過。」

「你再不想哭了嗎？」

「不想了，哲特律德。」

「並且……從那回以後，你還想撒謊嗎？」

「不，親愛的孩子。」

「你能夠允許我以後再不哄騙我了嗎？」

「我允許你。」

「那麼請你立刻告訴我：我長得漂亮不！」

這突如其來的問題使我狼狽了，因為我一直制止着自己不注意到哲特律德那無可否認的美貌，這事便更使我難於置答；並且我還覺得她長得漂亮，這是完全用不着讓她自己知道的。

「你何必要知道呢？」我立刻回問。

「這個，這是我所擔心的事，」她接着說。「我要知道我是不是……這事你們是怎樣說法的呢……我在交響樂裏面是不是顯得過於嘈雜。這事我不問你還能夠問誰呢，牧師！」

「一個牧師是不注意人家臉孔的美醜的，」我這樣盡力辯解着。

「爲什麼緣故呢？」

「因爲對於一個牧師，祇要有着靈魂的美就夠了。」

「你是寧願讓我自己以爲很醜啊，」她於是現着一個很可愛的生氣的樣子說；因此一來，我便情不自禁地叫說：

「哲特律德，你自己很明白你的美麗的。」

她不做聲了，她的臉上現出一種非常嚴肅的表情，一直到家都沒有改動過。

一到家，亞美麗便想出了方法使我覺到她不贊成我這樣用去了一天的光陰。她本來可以在事前對我說的；可是她讓我和哲特律德走了，什麼也不響，根據她的習慣，聽別人去做，自己卻保留着隨後來非難的權利。再則她恰好絕不對我說出什麼責備的話；而她的沉默即是非難；因爲她既然知道我帶着哲特律德到音樂會去過，她來問問我們聽到什麼樂曲，那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嗎？這女孩子如果覺得人家有一絲兒關心她的快樂，她不是更爲高興嗎？並且亞美麗也並不是什麼話都不說，但她彷彿祇高興說着那種最不相干的事情；直到晚上，小孩子們都去睡了，我才把她拉在一邊，很嚴厲地問她道：

「你生氣我不該帶着哲特律德去聽音樂會嗎？」我得着這樣的回答：

「你是祇會疼她而不會疼你自己家裏的人的。」

她老是那一套同樣的埋怨，老是不肯理解那正如寓言所說：我們慶祝轉來的孩子，而不慶祝住在家裏沒動的孩子；另外還有使我難受的就是她毫不顧到哲特律德的廢疾，哲特律德是除掉聽聽音樂會之外再不能希望有別的歡樂的。雖說平素那樣忙碌的我，祇有這天，托蒙神佑，偶爾得閒，但亞美麗既明明知道我們的孩子各人都有一件工作要做，或是已被事情牽住，她自己對於音樂也是毫不感覺興趣的，就是整天閒着，就是那音樂會開在我們家裏的門口，她也決不會想到去聽聽的，因此種種，她的責備是更沒有道理。

而最使我悲戚的就是亞美麗竟敢在哲特律德面前說出這話；因為我雖然把我的女人拉在一邊，而她卻提高了聲音說，使得哲特律德能够聽到。我這時的感覺是憤慨過於悲苦，停了一會兒，當亞美麗留下我們走了的時候，我走近哲特律德，拿起她那脆弱的小手按在我的臉上說：

「你看！這次我沒有哭呢。」

「沒有，這次只輪着我了。」她勉力對我微笑着說；我突然見到她向我擡起的那美麗的臉上掛滿了眼淚。

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交

——商務法國短篇小說集

俞先生

穆 杭原著 李青崖譯

穆杭小傳

穆杭 (Paul morand) 一八八八年生於巴黎。他在英國受大學教育，後來因為擔任外交官的事務，倫敦、羅馬、馬德里、紐約、北平、上海，都有過他的足跡。因此他的作品，充滿異國情調。新奇的比喻，和明快的文體，更是他小說的特點。

——對不住，先生，這裏是第五大街的四百八十九號嗎？

——是的；您難道不認識字嗎？

——不認識，先生。

——民主黨對於人民那樣盡力，還有這樣的事！

原來這時已經是午前三點鐘，多立特爾先生正從德士吉寧咖啡館出來，勉強向着回家的道兒走。雨點兒正下個不住。他拋開了那咖啡館的矮廳子和其中的五顏六色的奇形怪狀的電燈，竟在這種人跡稀少的時候，利用道路的寬舒轉到了第五大街，一面睡眼朦朧地架着自己的車子；忽然那人行道上有一個人向他做一個請他停車的手勢。多立特爾先生便拿車停了下來，身體向前微俛一下。雖然咕嚕了一兩聲才走下車來，卻因這個使他不會就睡的最後機會而又高興了。他的前面，站着一個手裏自在牽着一隻白雄雞的精瘦的中國人，這個人滿身都是灰塵和蛛網，披著兩塊用繩子縛住的舊席子去馬馬虎虎地遮着那陣雨點兒。多立特爾先生以為是遇着了一個鴉片煙館的招攬生意的人，於是預備開車再行前進；那個人卻接着又說：

請您原諒我，先生，我是倒霉的，我是很倒霉的。我剛才要求您幫的忙，在您並不費事。我姓俞，不是紐約的人，也不是一千九百二十六年的人；我是第九世紀時候的甘肅省的人。

多立特爾先生是喝的很醉了，竟以爲在紐約的第五大街，被一個比他大一千多歲的人抓住談天，是很自然的事。

您是一個亡魂嗎？他問。

是呀，那中國人說，我並且是一個有所要求的亡魂。

我是個愛爾蘭人，您應當看得出，多立特爾先生說：我最愛那些鬼物；我能給您幫甚麼忙呢？

請你瞧罷，那亡魂說：您知道在唐朝的時代，他們每每拿一些瓦人給一個死者埋在一處，使牠們一到地下就可以活動並且侍候那死者嗎？我是唐朝的人，在你們的紀元八百三十七年死的。我的墳墓，也按照當時風俗，埋了許多胳膊和身軀連在一處的紅瓦僕從，許多紅瓦舞女，許多面目兇惡的紅瓦戰士，許多上着綠拗的紅瓦駱駝，許多紅瓦野豬，許多紅瓦的馬——那真是一羣極駿的馬，完全照着我留在人世的那一羣做的；我在人世做過大學士和原官休致的甘肅總督。這些瓦人都能按照禮節伺候我吃飯睡覺。誰知禍根就因爲這些瓦人過於好看！中國有一句成語，說是：『醜婦家中寶。』我們對於這些瓦人也可以這樣說，因爲那種好看的原故，便引起旁人對於牠們的貪心了。在兩個月以前，大概是中秋前後，一個在甘肅尋覓古器的紐約商人，趁着那個倒霉的省分秩序大亂之時，掘開了我的墳墓。他的注意，是被我墳墓前的那些碑碣的數目和墓工的壯麗所引動的。那本是我在生前親手寫的東西。一十八個星象家，曾經討論過那個在一百個裏頭挑出來的地點的選擇和方向，他們用着一個神規和一面鏡子，斷定上面沒有一顆星，下面沒有一條龍，可以來擾我的長眠……有一天早上，我聽見有人打門了，日光使我眼睛發眩了，後來我看見有一個身穿灰色短衣白色襪罩而鈕孔上插着一朵薔薇的黑顏色矮子，在上面俯着身軀看我，這人的頭髮，是和乳羔的毛一樣，在他的後面，有一乘滿盛錢包的不用馬拖的四輪車子，和您這乘一般無二。這個敢於拿幽明兩界連合在

一處的人，由他的康白度經手送了本地縣官一筆用費，於是拿這些給我的墳墓做防禦做裝飾的一切瓦人都帶走了。這個和我們故事書上說的那種入人家宅任意攫取一切合式東西的妖狐相同的棍徒，在侵犯了我的墳墓以後，便帶了他的贓物匆匆地趁着一隻火船過海來了。

「從此以後，先生，我便不知道甚麼是休息了，那些在附近的死人，知道我現在沒有防禦力，都跑來偷取我子孫們誠虔供奉我魂魄的那些食物，胡麻油薑湯和香燭了……於是，我非出外求食不可。我便成了中國上流人士所害怕的一個餓鬼。我祇能仗着那些扔在外面的雞肚腸，死老鼠或者我本身上的虱子充飢。有時便在那些有人殺豬的房屋左右徘徊，把我的——一個總督的——身軀伏在地下，向泥土裏去舐那些噴出來的血，並且還得對於那無墳的亡魂，譬如淹在海裏的海員，被砲打死的鄉下人，在異鄉客死的苦力，或者更惡劣一些的，在戰場陣亡的兵士之類，都非結識不可……所以，您瞧罷……我瘦的和一根繩子一樣……我的靈魂，永不會有相當的力量，去附在別的肉體上面。這真是慘事，我現在不能夠被升而到高一些的階級裏了，我成了一個在死後停止升遷的黑影了。」

這個中國人拿他身上的席子解開了；他那張空的肚皮是透明的；多立特爾先生便看見了一副比青皮新樹略粗的瘦骨，從這燈柱般的身體內部透視過去，那個拍拉扎飯店的燈燭輝煌的窗子，都歷歷可數。

——在極力探聽以後，俞先生接着說，我發見了那個偷取我物件的賊，名叫威禮，姓猶德，升，住在紐約。我的追輯，那時是特別困難的，因為在白天，我非躲在我墳墓裏不可，所以祇能在黑夜裏追他。現在，那最難的部分已經辦好了，我已經尋到了他的房子了，但是我向那裏去喊冤呢？在中國，做官的門外，掛着一面鼓，到了喊冤的打起那面鼓的時節，那個官便來問事，並且立刻就下審斷；在美州，我卻沒有見過這類的地方。你們的法院在那兒呢？

——我一點也不知道，多立特爾先生回答着，我向您說過我是愛爾蘭的人。我是一個政治家。我不用法院了我的事情。

——並且還要請您注意，先生，因為我是一個已經去世的人，我沒有法子，按照我們的風俗在猶德升先生跟前自殺，去給自己報仇。否則我自然要選擇那個最狠心的法子上吊而死，使他難受。爲着使大眾知道他應當負責，我可以拿我告他的狀紙放在我的靴統子裏，或者爲細心起見，我可以拿自殺的確實原由寫在自己的皮膚上面，使他完全失掉面子……但是甚麼都辦不到……那麼祇可仗着您的幫助，自己來了自己的事。所以我剛才就抓着您，請教那是不是四百八十九號？

於是俞先生用着他那隻柴梗式的指頭，指出一所用石頭和磚頭所營造而絕不像商店的文藝復興式的大房子，那房子門口有兩棵裁剪齊整的小松樹，一片像卡片一般的黑色大理石牌子，那牌子上面寫的是：
威禮·猶德升販賣中國古物的商人兼考訂家。

——我們到了，那亡魂在聽見多立特爾先生說明了那房子的號數之後便這樣說：應當趕快動手……我到了貴國這個遠地方，祇看見那些幾層樓的房屋和那些大腳的婦女們。而撞不到一個黃喇嘛和一匹駱駝，真叫我摸不着東西西南北……現在我所向您要求的事，向一個活着的男子漢要求的事，就是請您用中國話喊這麼一聲：

「諭旨，立刻上甘肅去。欽此。」

「這就是說：『奉聖旨，那奴才應當即時回甘肅。』」在聽了聖旨兩個字以後，我那些瓦製的僕從和衛士——他們都還是那個下屬敬重主人的時代裏的人——都會遵從，並且都會到我的墳墓裏回復職務了。但是最要緊的處所，就是要說這句話的是您而不是我，因爲，也許您不知道地球對於陰間的生存者，有權力上的擴張去拘束牠們，和那地方亡魂就祇有一個亡魂有力量，然而一個活人卻不受限制，尤其倘若是他奉着聖旨發命令。」

於是多立特爾先生告訴他，說是猶德升先生的大門，有一些保鏢的偵探保護，他不能到他家裏去。——祇請您走到牆跟頭就行了，那亡魂說：我的僕從都在那一邊，——我現在能够看得見——他們都

一齊在樓下那條大理石的暗廊裏排着，關在幾張高的玻璃櫃子裏面，現在因爲沒有一把寶劍——那東西是那樣能嚇鬼的，那麼就請您揚起您的雨傘，並且請您先拿您的身體，按着咒語的法則對準了東南西北四方。隨後再學那些星象家的樣子，閉住您的呼吸，末了再高聲喊起來那句話。

『諭旨，立刻上甘肅去。欽此。』多立特爾先生用一種號召公開集會的聲音，這樣喊過了兩遍。

於是他聽見了一陣可怕的破碎物件的大聲音了。那拍拉扎飯店的看守夜門者，從裏面走了出來。一些騎着腳踏汽車的巡警紛紛跑動，後面還跟着一些賣報的人和一些妓女。隨後，一種異常的沈寂境界……

——我向您道謝，先生！那個披着席子的漢子說：現在，您想必正看見我手中帶住的那只給亡魂做伴的白雄雞漸不安靜的樣子了。牠的第一次啼聲就要來了。我應當使我的身體和我那座被人褻瀆了的墳墓回復元狀，爲您，活人，由這裏走到我的墳墓，要費二十五天的光陰。至於我，我從陰間的捷徑祇要幾秒鐘就行了……請你證明我的感激，暫時賞收了這點小禮物罷。

俞先生說到這些話的時節，便在多立特爾先生的福特式的汽車，放了一隻狠重的錢袋；據他聲稱這錢袋裝的是一千串。隨後他重新拿他的破蓆子蓋着雙肩，牽着他的雄雞，走到了中央花園，在這些深草叢中失去踪影了。

多立特爾先生回到家裏了。在好幾次拿樓上的層數弄錯了之後，他居然找到了他的臥房，他又在他的臥房邊找到了門，在他的房門上找到了鎖孔。他拿那錢袋塞在牀下，於是便睡覺了。

第二天地醒來的時節，才知道自己是和衣而臥的。有人拿紐約時報送給他。他在報上看見了一段用大字印的新聞。就是：『有名的考訂家猶德升先生的住宅，昨晚被竊賊光顧，一套新近曾由波士頓博物院出過一百萬金元代價的唯一的中國古物，通通掉在地上化爲齏粉；而那些從中國新近運來的極爲罕見的殉葬

瓦人卻通通失蹤了。』

於是多立特爾先生記起他在昨晚睡覺的時節，曾經拿他所得的報酬塞在牀下。他伸手向牀下一摸。從被裏灣出半個身軀，去好好兒托起那隻很重的錢袋；但是在他的驚駭之中，這錢袋現在不過和他那張報紙一半兒重。他立了起來，拿着一把修指甲的剪刀，剪破了他的寶庫，那隻袋子滿盛着一些極碎的紙片兒。他在事後竟認爲這是他糊裏糊塗從德士吉寧咖啡館帶回來的一些圓形紙花瓣，然而在實際上，這東西就是一般中國人在送葬時分佈的那種紙錢。

——商務法蘭西短篇小說集

鴿子的懸賞

小仲馬原著 徐蔚南譯

小仲馬小傳

小仲馬 (Alexandre Dumas) 生於一八二四年，卒於一八九五年，是大仲馬的兒子，與父齊名文壇，是個優管的諷刺作家，他的名著茶花女是盡人皆知的，在中國也有兩種譯本了。

一
假使你是做兒子的，那末你的父親要對你這樣說了：『去用功，凡有教育的人無論什麼事體都能做。』
假使你是做父親的，那末你要對你的兒子說：『去細心研究，好教育就等於一注財產。』

很好很好！

一八三七年九月十五日早上八點鐘的時光，一個郵差走進麥史萊街上的一間房屋裏去了。這條街雖則穿過最熱鬧的地方，但是在巴黎要算是最沈靜的了。那郵差將一封信放在門房的檯子上之後，伸出手來索取郵資，說道：

——有勒勃冷先生嗎？請付三分錢。

——這裏是三分錢，那個看門的女人一邊說話，一邊將那封信插入那個受信人的護書裏。

你們對於不能拆開來看的信札，曾經思想過那信中的內容嗎？那怪物——摺疊的紙張，——帶了一個人的歡樂，悲哀或希望，從這地方送到另一地方，在輸送人的手中時，沒有送到指定的人的地方，老是守着靜默，一聲也不響的，你們對於這個怪物曾經思想過嗎？你們對於信札的恩惠，曾經計算過價值的嗎？你們要說：

信札是兩處地方暫時的接近，是越過山嶽的握手，是維繫世界的無形的鎖鍊。信札有如羅馬的石努施大神（Janns，係羅馬之神，前後有兩個面孔的），一樣，有兩副面孔的。一面是饒舌，一面是沈默，一面是包含一切，一面是不聲不響；在受信者，不論男的或女的，以為有無限的趣味，無限的戀愛，無限的智識，但是在第三者，偶然閱讀到那種信卻覺得莫明其妙，不得要領。你們隨便取二十封信來讀讀看，有的是商業通信，有的是通知決鬪，有的是招待吃飯，然而在沒有啓封之前，一切的信都是一樣的面孔，紙張的摺疊法是一樣的，信面郵局的圖章是一樣的，換言之，一切的信都蒙着一個同樣的假面具。這不是人生的表現嗎？所謂「人」也者，正是一個信封，而在這一樣的信封裏面包含着多少不同的思想呀！所謂「人心」也者，正是郵局的圖章，而在這不變的圖章下面包藏着多少不同的感情呀！一天，你接到一封信，使你非常的忿怒，你便把它拋在火裏，信上的字，於是在火焰的死的接吻之下，苦悶而做出可怕面孔來了，過了一會兒就萬事完了；這燒失了的「過去」甚至灰燼也不留一點了。你們的心也正是如此，一天，你們用着好奇心展開那心來，你們在心中得到了一個名字，你們歡樂了，既而這個名字消失了，你們也若無其事。但是要消滅這個名字，卻不必如信札那樣。將你們的心來燒燬的；那名字會獨自消失了，重新變成白紙的，但是如果你們還想在那白紙上寫幾個字，那白紙或許要成爲飛塵了。

卻說一八三七年九月十五日，郵差送一封信給那住在麥史萊街的勒勃冷先生。

勒勃冷是怎樣一個人呢？那封信裏寫的是什麼呢？勒勃冷先生是一個胖子，四十五歲左右的年紀，做洋布生意的，稍有一點財產，有一位妻子和一個女兒。照這樣看去，他已有接受一封書信的理由了。勒勃冷先生長得很醜，但是他的女兒卻非常標緻；蒂勃冷先生是愚蠢的，但是他的女兒卻有非常的才智；勒勃冷先生是肥胖的，但是他的女兒的身段卻是很俏；最後勒勃冷先生是利己的，但是他的女兒卻是深情的。不拘這種種缺點，勒勃冷小姐對於勒勃冷先生，卻如俗語那麼說牽着他鼻尖走的。（意思就是不怕他，容易對付他。——譯者）

當那勒勃冷先生的女傭下樓去買早上的物品的時候，女看門將剛才接到的信交給她，她回來時將信交給她的主人。主人正坐在書桌前，身上穿着房中的便衣，模仿毛絨布衫，識成棕葉樣子的便衣，也在寫信。我們剛才說過的，勒勃冷先生經商很久的，當他在商界裏的時候，他有一個脾氣，就是自早上八點鐘起寫他的信，寫給國內外的生意人。勒勃冷先生不做生意已四年了，已無人來往的了，可是他深信早上至少非寫四五封信過不慣的了。他在這種信裏寫的是什麼，沒有一個人答得出的，就是他自己也回答不出來，然而他總是寫，彷彿很忙的一般，這樣子才使他滿意。

勒勃冷有時寫信，得到一句句子，他覺得很滿意，屢屢帶着點執袴子弟的笑形，反覆誦讀那句子。

——我知道我幾時要死了，他常常說。

——幾時你要死呢！人家便問他。

——等到我不寫信的上一夜，我就死了。

勒勃冷先生是在書桌上寫信，因為要仔細看他所寫的，他便將眼鏡推到額上，我想你們一定看見過的，戴眼鏡的人逢看一件東西要看得清楚一點的時候，常常將他的眼鏡放到額上或者將眼鏡放到鼻尖上，然後從眼鏡上面或下面看出來。

因為我常常看見人家這樣的，我便想到戴眼鏡的祇是那種被警察老爺釘棺的人纔戴眼鏡的，他們想化裝，於是常常戴着眼鏡，弄壞那眼睛來。硬要眼睛隔塊玻璃來亂看一切。

女傭努進看門給她的信來時，恰巧渠厲在她的爹身邊。渠厲是勒勃冷小姐的名字，不言可喻的。我們所以說「恰巧」者，因為渠厲平常要十點半鐘才起身，十一點鐘吃早飯的。她看見父親剛要拆閱的信上的字跡，她的臉頰升起了薄薄的一陣紅暈。假使有個精細觀察的人在那兒，看見她的紅暈，或許會知道這封早上來的信，和她偶然在八點鐘就起身這件事，並非沒有關係。

我們已經說過渠厲是美好的，我們現在來說出她怎樣的美好。她的身段不高不低，恰到好處，頭髮墨黑，

眼睛碧青，面色緋紅，牙齒雪白，肩架肥圓，胸背平薄，兩臂靈巧，兩手細緻，腿圓胖而足纖小。

啊，那樣醜陋的父親會有這樣美麗的女兒，這是造化的神祕呢，還是文明的祕密呢？不必議論，不必考查，我們祇要感激就是了！

勒勃冷先生研究那信上的地址，覺得成爲問題了，便說道：

「呀！我不認識那字跡呀！」

勒勃冷先生挺身向後，靠在那洋布的椅背上，咬着他的右手的食指繼續研究那封信上的字跡。

——爸爸，你拆開來看好了，就可知道是誰寫的，渠厲一邊這樣說，一邊將她臂膊放在椅背上，靠近她的父親，心頭彷彿小鹿的撞。

——你說的不錯，老頭兒說，他啓了封。我們所以用「啓」字者，因爲勒勃冷先生深信書翰上每個字都是極重要的，不能拆碎一個，輕輕地啓封，不太性急，方始信上一個字都不拆去。假使信上扯去一個字，信上一部分的意味或竟全部分的意味就要失去了，至少使那一句句子受了損傷。

——啊！這是來翁先生的，勒勃冷先生立刻就看看那署名。

——啊！真的！渠厲說。

——這漂亮小夥子要對我說的什麼！來看呀！

勒勃冷先生高聲朗誦道：

「先生，

你收到我這封信一定要很奇怪，我的希望太是大膽。」

這漢子寫的字多麼好呀！勒勃冷先生評論起來了；做個管帳的多少好！不幸他不是管帳的。繼續讀

下去道：

「我的希望很大膽的，」勒勃冷先生一個字一個字聲音拖長來讀，「但是我已不能抵抗我心中的希

求了，假使我該死的，我寧願死在你的拒絕之下，卻不願悶死在疑惑裏。」

——說的是什麼意思！

——爸爸，你再讀下去。

——這個布商再讀下去了。

「我愛你的女兒，我相信渠厲小姐也愛我的。」
勒勃冷先生讀到這句子，從椅子上跳了起來。

——他愛你，你愛他，他叫了起來。還是我句子沒有看清楚。

——是的，他愛我，我愛他，爸爸。

——這是你的說話嗎？

——我的母親很愛你，我也很愛來翁先生的。

——這是真的；但是我，我是商界中人。

——噯，爸爸，渠厲極鎮靜地辯解道：假使母親爲了你是商人而愛你，我卻以相反的理由而愛來翁先生。

——他要怎樣呢？

——他要和我結婚。

——我想他的要求太大膽了。但是你怎麼知道他要和你結婚？

——因爲他昨天對我說，他要寫信給你，求你允許他和我結婚。

——那末你們在背地裏講話的。

——是，爸爸。

——常常講話嗎？

——常常講話的。

呀

他對我說他一生愛我。

你怎樣回答他呢？

我說到死我也愛他。

什麼時候你對他這樣說的？

當我送茶來給你的時候。

在我眼前會有這等事。

常是如此的。

我竟不看見嗎？

你是一點也看不見的，爸爸，你老是戴着你的眼鏡。

很好，勒勃冷先生立了起來，把信摺好，不再讀下去了，很好，小姐，你還回到你的女學校裏去吧。

去做什麼，渠厲問話的口氣，簡直一點不怕她父親的威嚇，彷彿她決不會輸給她父親的。

你到那裏去等，等我替你找一個丈夫。

爸爸，由你選嗎？

由我選。

啊！你選的，我不和他結婚。

我選的，你不和他結婚嗎？

不和他結婚。

爲什麼？

因爲不是來翁先生了。

那末你是一定要來翁先生的。

是的。

別個你就不要。

你不要。

你相信我會允許這種婚事的嗎？

我相信的。

我寫信去給來翁，不准他的腳再踏進我家一步。

但是我仍能和他見面的。

請問你到什麼地方去和他相會？

從窗口，並且我可以寫信給他。

你要寫信給他，你要寫信給他！

我的愛他，同你的兇狠一樣，我成年之後，不管你什麼，我會和他結婚的。

你這種好樣子，到底從那裏學來的？

我在書裏讀來的。

什麼書裏？

法典裏。

法典裏。

保障人們權利，制定社會法則的寶石箱一樣的法典裏，會有這種事，誰能相信！

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關於成年兒女的權利的一章。

你知道在你結婚時，要多少嫁粧費呢？

——知道的，爸爸，六萬法郎。
——你的嫁粧費不給你了。

——那是你不能的。這是我母親的財產。等到我成年了，你要算回我的。民法第八十六條，關於保護人的一章。

——這一切誰對你說訂在法典裏的？

——來翁先生說的；你很清楚他是樣樣懂的。

——但是他一個大錢也沒有。

——不要緊，他會有財產的。

——永不會有。

——這是你自己對他說過的。

——我說過他會有財產。

——你說過；我聽見你不知多少次恭維他有高等教育，並且說有了教育，將來一定能够成就的。啊，爸爸，你再坐下來，我們來講講話。

——勒勃冷先生再坐下來，渠厲坐在他的膝上。

——你不是很愛我的嗎？那個女人一面替她父親弄好領結，一面這樣說。

——是的，不過……

——因為你是愛我，所以你不准我嫁給來翁，是嗎？噯，我對你說，我的好爸爸，這樁婚姻一定要成就的。

——不能的，來翁一個大錢也沒有。假設你的六萬法郎的資本，有利息五分，每年只有三千法郎的入息，你能很幸福地過活嗎？這筆錢在這時候要有五分利息也很爲難呢；等到我死後，你也只得十二萬法郎，邀天之福，我還是很康健的；所以你丈夫至少也有你那樣的資產，就是要五六萬法郎才行。

——來翁先生會積起這筆錢來的。

——等他積了錢後，我們再講吧。

——假使你把他的信再讀下去，你就不會如此發怒了，我們也就可商量了。

——你知道這封信的最後寫上什麼話嗎？

——自然知道的，我袋裏還有一份抄出這封信的稿子。

——啊啊！小姑娘！好狡猾！

勒勃冷先生於是再讀那封信。

『做你女兒的丈夫，是我唯一的希望，是我一生的目的。但是我要她幸福，要使她無所不滿足，樣樣都不缺少，就是奢華的用品也不缺。你知道我是怎樣有學問，你知道富有學藝的人對學藝就是一宗財產。請許我一年功夫，這一年裏，我將從事於事業，當孜孜不倦，以求貫徹我的目的。過了一年之後，我將回來向你請求渠厲小姐和我結婚；在這一年裏，我當廢食忘寢，至少要積起五萬法郎來，這數目還是開始積蓄的數目呢。Oma ia Labrivinet impribus……』

——這句句子是什麼意思？

——努力的工作戰勝一切，渠厲回答說。

——你竟懂臘丁文嗎？

——是的，爸爸。

——你真懂丁文的！

——真的，這是來翁先生教我的，爲要用一種你所不懂的文字來通我們信息才教我的。但是你讀完這信呢。

勒勃冷聽見女兒會臘丁文，簡直發呆了，糊裏糊塗地讀下去道：

「如果在一年之內，我沒有成就，那末，任你將渠厲小姐嫁給那一個人好了，我也祇有死了。」
「噯，爸爸，你怎麼說？」

——他說的還有理。

——運氣，運氣！你那末應允了！

——你既經要我應允，那末只有應允了。

——在一年之後，你允許我和來翁結婚嗎？

——如果在一年之後，來翁積了錢，帶五萬法郎來給我，看

——他會積得五萬法郎的。那末，我可以對他宣布這個好消息了，叫他上來謝謝你。

——怎麼？

——他在下面街上等你的回答呢。

——你怎麼看見他在街上？

——我知道的。他昨天對我說今天早上九點鐘等在街上，現在九點鐘打過了。

渠厲走到窗邊去，開了窗子，向着她眼睛注視的方向，招了幾回手，招手是處處地方一樣的意味，就是等

於叫人「來呀」那個男子看見她招手，快活到跳起來，趕快飛步走進屋子裏來。

二

那姑娘將來翁推到勒勒冷先生面前說道：「你去謝謝我的爸爸；他允許你的請求了。」

——多麼感激呀！來翁握着那父親的手叫喊起來。

——你真很愛我的女兒嗎？

——真心地愛她，先生。

——你想你能够達到你的目的嗎？

——我想一定可以達到。

——你現在已有了什麼？

——一點也沒有……

——然而你有一個位置的，你對我說過不知多少次了。

——是的，先生，我在財政部裏有個位置。

——每月你有多少薪水？

——一百三十個法郎七十五個省丁姆。（Centime，二百個省丁姆等於一個法郎，譯者。）

——不大多。

——所以我想拋棄這個位置了。

——要留心呀！無論你有多少學問，做旁的事體或許得不到這個數目呢。

——先生，你錯了。我們幸而活在這一個世紀裏，努力總有報酬的。

——然而直至今日，你每月還祇得到一百三十個法郎七十五省丁姆。

——先生，要知道直至今日，我沒有愛人，所以這一點小收入已够我單純的嗜好了。

勒勃冷先生原來祇懂本國的語言，賣布時用起來是够了，算學呢，只知道怎樣可以賺百分之二十五或百分之三十。他於是驚奇地說道：

——那末你懂得許多許多的事情。

——是的，先生，我懂得許多的事情。

——英國話，你會講嗎？

——講起來流暢得很。

——德國話呢！

講起來同本國話一樣。

意大利話呢？

頭等。

西班牙話呢？

精通。

拉丁話，希臘話呢？

澈底明瞭。我還懂得亞拉伯文的。

亞拉伯！哼，爸爸，渠厲講話了，多麼好呀！假使你也懂得亞拉伯，你將多麼歡喜！

怎麼，先生，你會讀變變曲曲的，瘦長的，像麵條一樣的文字嗎？

翻開書來就可以暢讀。

你也會圖畫罷！

會的。我會臨畫大畫家的作品。我也學過一點建築學，化學是我學得十分精通的，此外，我學過歷史，

博物，法律。我有這許多學識，你相信我在一年之內不能得到五萬法郎嗎？

五萬法郎！這是一大堆銀子呢；但是我決不食言。你到一八三八年九月十五日回來好了。假使你有

了你的爺娘爲你化費的一切的錢了，那末你就是一個呆徒，我也將我的女兒給你的。

渠厲，你能忍耐地等我一年嗎？來翁回頭向那姑娘說。

是的，我一定等你。

來翁握了握愛人的手，告別道：『再見，一八三八年九月十五日。』

先生，再會了。這句說話在勒勃冷先生的嘴唇上已講了二十年了，每次送客的時候，老是用着這句話，音聲很懇切的，還夾着點無意味的笑。

三

這一回事情之後，過了十個月半，有一個顏色憔悴的男子，長長的鬍子，面頰瘦到凹下去了，衣衫也襤褸不堪；一個人坐在倫敦下等旅館中一間黑暗不潔的房裏。他俯垂着頭，左手努着一枝手槍，右手弄着那槍頭和機關。這蒼白，瘦弱，襤褸的青年已兩天沒有飯吃，原來這就是來翁，他正在想自殺。

一封信鋪在檯上，信上寫着渠厲的姓名和住址。信中所寫祇有下面這幾句：

『我爲了你的爸爸所要求的金額，一切都試過了，但是我如今比上一次見你時還要窮；我已兩天沒有飯吃了。當你接到這封信，我正想着你而自殺了。假使我還要等待，餓也要餓死的，還不如槍珠了結了吧。希望你幸福，渠厲，這是在我未死之前最後一次的祈禱。』

三一，七月，一八三八年。

來翁

來翁把這封信看了最後一次，然後把它封好。

——到一八三八年九月十五日祇有六個星期了，就是算了吧；他自言自語着，將他手中的槍裝上了槍彈，預備照準那太陽穴打一槍；因爲他樣樣都懂得的，他懂得要開槍自殺，須向太陽穴開，不是向嘴裏打，如果人要立刻就死。

正當他要撥動手槍機關的時候，房門突然開了，走進一個胖子來，顏上斑斑點點的小瘡，布衣裳，胸前一塊白飯巾向外翻轉形成三角式的。這個醜陋的胖子便是來翁在那裏生活的旅館的主人。

來翁的最初的動作，（這種動作是人人會的不必學習的，）便是搬動他的手，放到背後去，將手槍藏過了，並不是撥動那手槍的機關。

但是這個動作已經逃不過主人的眼睛了，他走近青年的身旁來，說道：

——你在做什麼！

——他把來翁的手和手槍拉到前面來。

——你想自殺嗎？

——來翁點點頭。

——你借我的四十個先令怎麼樣？

——我沒有錢。

——那末，你不特沒有錢還我，你還要死在我的地方，這就是你要弄壞我旅館的名譽來，並且要我收拾你死屍！

——爲什麼？

——你還要問！你沒有還清我的債，不准你死。債清了，由你去死，不關我事，但是死也要死到外面去的。

——那末我運到死的自由都沒有了，來翁囁嚅地說，自殺前的感動，饑餓，失望，貧困將他拋在完全的衰弱裏了，他糊裏糊塗地將那手槍交給了店主人。

——他說道：『總之，我欠你銀子，我是屬於你的了。你要怎樣處置我就怎樣。你要喊警察來捉我就喊警察吧。』

——那末你真十分不幸嗎？

——啊！真的，我十分不幸。

——你什麼也不來嗎？

——我是樣樣都知道的。

——樣樣都知道的。

——是的，樣樣都知道的，從亞拉伯語，希臘語起一直到製造經濟的肥皂爲止都知道。然而我要餓死了。

——應當知道了一切不能生活，不是你第一個人。

——我要教書！人家給我一千二百個法郎一年！一千二百個法郎叫我整日教授一堆十一二歲的一樣醜陋，一樣低能，一樣討厭的小孩。

——後來呢？

——後來我翻譯一部亞拉伯的歌曲集，是一部歐洲完全沒有知道的。可使北方文學一新面目的，漂亮的歌曲集。

——怎麼樣呢？

——怎麼樣？書店要我二千法郎印刷費。

——可以試試旁的事情。

——試的呵。我請求法國政府叫我臨畫名畫。

——立刻就成功嗎？人家說法國政府只是獎勵藝術的。

——政府給我八百法郎臨畫一張范老史格的圖畫，畫這張畫至少要費一年工夫。（按：Velasquez 1599-1660 係西班牙大畫家，十八世紀法國畫界大受其影響的譯者註。）

——啊！這真有趣！講下去，店主人將手叉在腰裏，彷彿聽得非常有味。

——啊！你聽得有趣嗎？

——非常有趣。

——店主人坐了下來，因為他想一想，坐下來比站着的好。

——我又寫信到報館裏去，來翁接着說下去，替他們翻譯國外新聞，著作科學論文。過了一個月，我得到了八十個法郎，同時叫我不再寫關於科學的文章，因為訂閱的人寫信來說這種文章令人討厭。

——啊！是關於科學的文章，這是令人受不住的。店主人說着哈哈地大笑起來。

——我沒有別法再掙錢了，只有到英國來。

——那是很好。

——講得來最漂亮的英國語，我想教那種年輕紳士法文，但是我不留心在一個太太面前說了「襯衫」一句話，當日人家就把我辭去了。（按：外國貴婦人面前講短衫褲，是非常失禮的。譯者註。）

——此後如何？

——此後，我沒有做什麼。我來住到你的館子裏，我欠了你四十個先令。

——你最初的位置有一千二百個法郎，你也當滿足了。

——也當滿足！我寧願死的好。

——我對於我自己的位置卻是很滿足的，店主人有點驕傲地說，我已做了二十年的廚子了。

——假使我不和人家戀愛，我或許也會滿足的。

——你和人家戀愛了！

——是的。爲要得到我的愛人，在一年之內，我非得到五萬個法郎不可。

——一年裏得到五萬個法郎，我做了二十年還不到一千磅，不及你所希望的一半！朋友，你真發癡了！

——再過六個星期，一年的期限滿了。所以我寧願今天死了，不願等到那個時期。

——店主人彷彿細細在思想的樣子，突然間叫道：

——我想到一件事了。

——你想到一件事！

——是的。你是要五萬法郎？

——正是。

——如果你得到六萬，你肯給我一萬嗎？

——來，翁注視着店主人東彷彿看着個癡子。

——我真正經經和你講話。

——你使我得到六萬法郎嗎？

——從今早起一個月之間。

來翁站了起來，跳過去把店主人的頭頸抱住了來接吻，店主人卻把手來推開這個親蜜的感謝，接着說

道：

——你有不有好的肚子？

——一等！但是和我肚子有什麼交涉！

——你曾經胡亂吃喝過嗎？

——從來沒有。

——你和你的愛人結得成婚了。

——怎麼說！

——只要你用出勇氣來。

——你說的什麼！

——你換起衣服來再談。

——除了身上的，我沒有旁的衣衫了。

——那末我來借一套給你，我去叫個剃頭來替你修一修鬍子。我們同到一個大貴族的家裏去，到一個

英國貴族議員家裏去。

——他能給我六萬法郎嗎？

——假使你有一個好的肚子，你就可以得到。

——我一點不懂。

——你不必懂的。祇要問你有沒有一個好的肚子。

——有的，我對你說過了。

——你喜吃不喜吃鴿子？

——和鴿子有什麼關係？

——祇要你回答我，喜歡不喜歡鴿子？

——最喜歡的了。

——你得救了，我也可得到一萬法郎了。等我一下，我立刻就來。

二十分鐘之後，來翁鬍子也剃過了，穿了一件比他的大四倍的衣服，大雖大，但比他穿了一個月的衣服潔淨得多了。他同店主人走出旅館去了，店主人領他到什麼地方去，鴿子和他的戀愛以及他所需要的五萬法郎，究竟有什麼關係，他從店主人的嘴裏一點也沒有聽到。

四

店主人彼得領着來翁到比加提萊街中最富麗的一座邸第。

——蘭尼達爵爺此刻可以見面嗎？店主人很恭敬地問那個穿繡金制服的僕人，帽子擎在手裏，同時做個手勢叫來翁也和他一樣。

——不能，爵爺現在不見客，僕人這樣回答。

彼得說道：『請你轉告爵爺，這裏有人爲了鴿子的事情而來的。』

——啊！爲了鴿子，僕人說，那末你們可以進去。

彼得很得意望着來翁，說道：

——一切順利呢。

那個僕役領着一間金碧輝煌的會客廳裏去，這時候居然很客氣地說道：

——我去轉告爵爺。

過了十分鐘，爵爺出來了。

這是一位六十歲左右的老頭兒，身子瘦長，頭髮雪白，態度高貴，眼光溫柔，彷彿慣於愛好來客的。彼得和來翁都鞠了三四個大躬；彼得說道：

——爵爺，我今天帶位先生來，他要應徵爵爺鴿子的懸賞。

蘭尼達注視着來翁的樣子，彷彿生物學家注視着他第一次看見的蟲豸。

——你是法國人嗎？爵爺用法國語來向來翁說。

——是的，爵爺，來翁用英國語，要恭維那亞爾平的子孫。（Albion是希臘人，現在英國并以亞爾平名，故云。譯者註。）

——你想應徵鴿子的懸賞嗎？

——我對於這個懸賞還是莫明其妙，爵爺，但是在一刻鐘以前，我正想自殺的時候，彼得先生就是我的旅店主人，走進我的房間裏來了，聽了我講的一番經過情形，他感動了，對我說一個月裏可以得到六萬法郎；不過我還沒有問他怎麼方法可以得到這筆款子。

——所說的事是這樣的，麥歇，那個英國人用着一副對付政治重要問題的外交口氣來說話了：倫敦有個著名的學會，我是會長。這個學會熱望一切科學上的發見，於是提出六萬法郎來懸賞，如果有一個人在一個月裏，每天晚飯都吃一隻燻鴿子，這筆賞款就給他。這個懸賞，初看起來，好像很容易到手的，可是沒有一個人成功，來嘗試的人卻不少，有的吃到第十隻鴿子就搖頭了，有的吃到第十五隻鴿子就生病了，還有三個人吃到從第二十二隻至第二十五隻的時候就死了。那時候的賞格還祇有三萬法郎。因為要得到這個懸賞非常為難，於是我們再加三萬法郎。麥歇，你覺得有應徵的必要嗎？

我們且不表來翁驚愕的神情。來翁祇想六萬法郎，糊裏糊塗地答道：

——是的，但是你供給鴿子嗎？

——當然的。

——因爲我沒有錢來買這許多鴿子。

——什麼時候開始？

——今天就起。

——請教大名，爵爺說，他坐了下來，揭開一本印着英國國旗的大簿子來。

——來翁。

——幾歲？

——三十歲。

——職業？

——沒有：我原來是在部裏做事的，後來我想運用我的智識，我就辭職了。

——那末你是個學者了！

——我受過高等的教育。

——我們學會裏有個有名的希臘學者，名叫步爾郎。

——我聽見人家說過他，但是他在窪爾發的翻譯裏有不少的錯誤。

——我們還有個東方學者加斯脫陸克。

——他的關於詩人殺提的研究有不少的錯誤。

——那末你會講亞拉伯語的。

——會的，先生。

——我們還有個考古學者。

——史督來爵爺吧，假使我有機緣遇見他，我將指給他看，他的關於考定埃及建築物的年代，有兩三點是錯了。

——你也知道加爾培爵爺吧？

——是不是那個天文學者？

——正是。

——知道的，至少他的著作是知道的。

——他也有錯誤嗎？

——比旁的人錯的更多了。我發見了一顆他從沒有思慮的星，如果他來時，我會指給他看，那個星比地球還大四倍。

——啊！麥歇，那末你樣樣都知道的。

——差不多，爵爺。

——那末你現在能不能知道一個月中你能否吃三十頭鴿子？

——不能，爵爺：我想能以正當的手段，在一個月中，來取得五萬法郎的好，因為非在一個月中取得五萬法郎我不能和愛人結婚。

——噯！麥歇，我很爲你着想：如果你能得到這個懸賞，我甚至可以領你去看國王，並且我推薦你做學會的會員。

——來翁俯下了頭，以表謝忱。蘭尼達說道：

——那末，你職業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爵爺。

——生在哪處？

巴黎

——如今住在何處？

——住在恐怕街黑獅旅店。

——很好，現在我們來講契約的條件。你吃喝都自由；但是一個月內每天午後六時，須吃一隻燻鴿子。我們每次派兩個人看你吃了之後作報告書。要把那鴿子完全吃盡的。如果你中途停止了，你以後不能再應徵。如果吃鴿子吃到生病了，給你二十磅做醫藥費；如果你死了，像我剛才說的三個應徵者，那末由學會出錢營葬，在你墓上還要刻上你致死的原因。

——謝你這種種說明，爵爺；但望你允許我問你一句話。

——講呵！

——你們學會裏不提出幾個關於科學的問題來懸賞嗎？農業的，歷史的，天文的，語言的，種種問題都不提出來懸賞嗎？

——不，這一切我們覺得沒有趣味。我們現在第一要研究的是人體的能力。

——爵爺，你是知道的；我用我的肚子，寧願用我的智慧。

——你不要五萬法郎嗎？

——我要的。

——那末，祇有這個方法才可掙到這筆款子。我們學者如今所處的位置完全是名譽的，不過自負之心稍有所得罷了。爵爺說到此地用力說道：現在完全明白了，三十隻燻鴿子，從今天七月三十一日起至九月一日止。

——什麼地方吃呢？

——隨你便。

——在我家裏吧，彼得說。

——好的，蘭尼達說。

彼得問道：『爵爺，如果這位麥歇得到了懸賞，可否允許我將這樁非常的事件寫入我的旅館廣告裏呢？』

——我去和學會商量一下再說吧。

——感激之至！

——希望你成功！我熱望你有所成就，就是熱望科學有所成就，像煞剛才我已對你說過了，如果你成功了，你將得到國王的賞讚，倫敦有名的人家一定都要歡迎你，再會吧，麥歇。

來翁伴着彼得退出來時，說道：

——罷了！學習那拉丁文，希臘文，亞拉伯文，意大利文，英文，德文，歷史，幾何，天文，農業，博物，物理，化學等等多少難啊！而爲了要和我愛人結婚，爲了要得到五萬法郎，竟不得不在一個月中吃三十隻鴿子。啊！科學科學！祇是一句空話罷了。

五

當夜來翁就吃起鴿子來。

八天之後，那兩個做見證的，步爾郎和史督來，在晚上七點鐘的時候到蘭尼達家裏來。

——怎樣，蘭尼達詢問他們。

——怎樣，今天他又吃了一隻鴿子。

——完全吃盡的。

——完全吃盡。

——好利害的東西！

八月十五日這一天，蘭尼達爵爺問那兩個見證人道：

我們的食客死了沒有？

沒有。

他天天吃他的鴿子嗎？

天天吃。

燻的？

燻的。

完全吃光。

完全吃光。

第二個難關給他打通了。

發熱。

八月二十五日爵爺親自來看來翁，幾乎不認識他了。來翁的一對眼睛裏彷彿要跳出火來，身體非常地

你身體康健嗎？學會的會長詢問他。

非常不好，來翁回答說。

你還要繼續下去嗎？

是的。

你對於鴿子真是一個威靈吞了！

感謝你獎勵我，爵爺。

蘭尼達爵爺親自監視來翁最後的三餐。這三次，來翁一聞着鴿子的氣味就要倒胃口，所以祇好捫着鼻子來吃了。

誰會相信多吃了這種以貞操著名的小鳥，會無味的呢！（按：在西洋，鴿子以貞操聞。譯者註。）

呢？八月三十日這一天，倫敦市民都擠到彼得的旅館門口，互相爭看來翁。要鎮壓他們的熱心真是不容易呢？

吃了最後一頭鴿子之後，來翁一方面固然因勝利而欣喜，一方面肚子卻是痛苦，他靠近窗口向那附近的人民致謝。店主人是天天對他們演說的了。

許多學者都從蘇格蘭趕來見來翁，但是他們只能從鎖眼裏望一望，並且還要至少給彼得一個金鎊。九月二日懸賞得到了。

有個英國旅行家曾經購得過伏爾台爾的第一百三十枝的手杖，今番向彼得購買來翁在吃鴿子時期所穿的衣服了。彼得把衣服賣給他一百個幾尼（每一幾尼值二十先令）。那個收集家買去之後，據說非有一千幾尼不肯出賣。

一八三八年九月三日泰晤時報上載道：

「讀者諸君關於蘭尼達爵爺及倫敦科學會全體會員所提出的鴿子懸賞，一月之前，有一個法國青年去應徵，諒大家都已知道了的。

「徵幸之至，那個青年終於得到獎賞了。八天以來，在他的窗下擠滿了好事者和熱心家。

「三十隻鴿子完全給他吃完，鴿子的骨骼均已仔細保存，當與報告書陳列於博物標本室。

「我人尚可憶及，在此青年之前，有一百五十多個的應徵者，吃了八天二十五天，都拋棄了的，並且其中三個人竟至喪命。

「這個青年真有一個好肚子，並且有一種偉大的精力。昨天科學會將賞款和一块金獎章贈與這個青年法國人麥歇來翁了。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竟得解決了！我們的希臘學者步爾郎趁這機會講過一回極莊重的演說了。爵爺蘭尼達回答的演說，是關於禮拜的起源及語言之發生，所持理論均極有見解。尚有一言，不可不為讀者諸君告者，就是來翁先生並不是一個普通人，祇想利益而來實驗的；這是一個學者，這是第一流的

文人所以他這次實驗祇爲了好奇心。他給了一萬法郎與那個替他燻鴿子的店主人，這件事就可證明他祇爲了好奇心而來實驗的。當夜他去拜謁國王陛下。陛下賜他一個裝飾金鋼鑲的鼻煙壺，並且問他屢屢吃着鴿子，身體組織上所受影響如何，問了許久時候。西班牙公使立刻奏請女王賜與來翁一個勳章，俄國克羅族夫王子提出五萬羅布作爲賞金，如果他能到俄國去同樣實驗一次；但是來翁因家庭及利益之關係，不得不回到巴黎，未能應允，誠爲遺憾。來翁並謂第二次實驗決不可能，一月間專吃鴿子的苦痛，非筆墨所能形容云云。」

一八三八年九月十五日到勒勃冷先生家裏，他看見那老人家和女兒還在他上次告別時候的房間裏。——怎樣了？那父親問他。

——這兒是五萬法郎。來翁一邊答應着，一邊從袋裏取出七萬五千法郎的銀行鈔票來。

——多了二萬五千了！勒勃冷先生驚奇着叫了起來，至於渠厲呢，因感動而顏色蒼白了，又因歡喜而面紅了。

——是的。來翁說，我不僅積了銀子，人家還送我禮物，我將禮物賣去了，於是有這二萬五千法郎。

——這是靠了你的學問購來的嗎？

——是的，來翁回答時帶着點嘆息。因爲他不願說出這注銀子的來源。

渠厲聽着這句話連忙飛跑過去，抱住了未婚夫的頭頸，說道：

——那末假使我們有了兒子，一定也要教成他們爲學者。

——倒靄。祇教他們能識字不_够嗎？來翁對着自己這樣說。他娶了渠厲，他非常幸福，他有兩個兒子了。他雖則說過「倒靄」，兩個聰慧的兒子卻都已受了教育，而且正在大用功預備進文藝院呢。

如今來翁不必靠學問來生活了，他現在能利用學問了。他已出版了他的亞拉伯歌曲集譯文，在翻譯家中也得到了一個大家的名聲。他和出版者訂立合同，利益對分，這本歌曲集已賺六十五個法郎了，所以他得

到了三十二個半法郎。

這一篇故事是證明可以看輕學問的嗎？不是的，證明的祇是我們不能向學問要求那學問所能給我的以外之物。要知道學問天天能給我們的是勞苦，有時能給我們的是名譽，時時能給我們的是黑暗，永遠不能給我們的是財產。

蘇蘭殊

大仲馬原著 鮑文蔚譯

大仲馬小傳

大仲馬(Alexandre Dumas)生於一八〇二年，卒於一八七〇年，是法國十九世紀的偉大的小說作家及戲劇家。他的代表作，就是三劍客(The Three Musketeers)。

出了道院，我走過都崙納區的杜爾術路去，突然聽見女子呼救的聲音。

這決不會是行劫，因為時候還不到晚十點。我向發出呼聲來的街角奔去，在正在推雲出現的月光下我看見一隊 Sans-culottes (註1) 巡邏圍著一個女子。

女子同時也看見了我；從我底衣服上看來，她知道我不屬於平民一流，就向我跑來，口裏叫道：

「那不是亞爾貝先生！他認識我！他定會告訴你，我確是浣衣婦萊狄歐太太底女兒。」

這樣說著，可憐的人兒面色灰敗，渾身發戰，握著我底手臂，緊緊地貼著我像是落水的舟人扳著了斷桅一樣。

「不管你是萊狄歐太太底女兒或是誰，你既沒有護照，就得跟我們上巡防局去。」

年青的姑娘把我底手臂用力一握，從這一握裏面我看出了她心中的惶急。我會意了。

「還是你，我可憐的蘇蘭殊。」我說，「你在這裏幹什麼？」

「你看，先生們！」她驚懼地叫道，「現在你們信得過了罷！」

「你應該說「公民們！」」

「呵，隊長，不要怪我這樣的說話。」美麗的姑娘答道，「我母親有許多主顧是闊人，她從小就教我要有氣有禮，所以我得了這不好的習慣——貴族的習慣；而且，你知道，隊長，擺脫舊習慣是最困難不過的。」

這顫音的答語中藏著輕巧的機詐，不過除我之外沒人覺察罷了。我自己問，這青年女子是誰，這是無從探索的祕密。只有這一點是明白的，她決不是浣衣婦底女兒。

「我怎樣到這裏來的，亞爾貝公民。」她說，「好，我來告訴你，我是來交洗的衣服的，那太太不在家，所以我在這兒候她；在現在這樣爲難的時候，誰都不能不等錢使。這樣子天就黑下了來，我就遇見了這幾位先生——對不住，我要說這幾位公民。他們問我要護照，恰巧我沒有帶，所以他們要帶我上巡防局去。我嚇得叫起來，就把你引來了，運氣你剛是我的朋友。我想亞爾貝先生是知道我底名字叫萊狄歐·蘇蘭殊的，他一定肯替我作保；你肯的，是不是，亞爾貝先生？」

「當然，我一定替你作保。」

「很好，巡邏隊的隊長說，『不過，請問誰又替你作保呢，我底朋友！』」

「唐頓！你知道他不知道，他不是一個熱心的愛國者麼？」

「呵，假使唐頓肯替你作保，我當然沒有什麼可說了。」

「好，今天舉行 Corbelliers (註二) 會議，我們就去。」

「好，」隊長說，「公民們，我們上 Cordeliers 去。」

Cordeliers 俱樂部就在觀察路 Cordeliers 古寺中聚集。走不上一分鐘我們就到了。在門口我從日記簿上扯下一頁，用鉛筆寫了幾個字，交給隊長，請他轉交唐頓，我們就在門外等候。

隊長進了俱樂部，同了唐頓出來。

「什麼！」他對我說，「他們捉住了你麼，我底朋友， Carnilles 底朋友——主張共和最熱烈的人公民們，」他對着隊長說，「我擔保他，成了麼？」

「你擔保他，你還擔保她麼？」倔強的隊長問道。

「她，你指誰？」

「這位姑娘。」

「無論是誰，和他在一起的都擔保。你滿意了麼？」

「滿意了。」那人說，「更因為我因此而得到瞻仰你的光榮。」

爲唐頓歡呼了一聲，巡邏隊就開步走了。我正要向唐頓道謝，只聽見裏面一疊連聲地喚他。

「對不起，我底朋友。」他說，「你聽見沒有這兒我底手，我不能不丟下你了——左手。我把右手給了隊長。誰敢說熱心的愛國男兒說不定害著癱瘓呵。」

「我來了！」他嚷道，對著裏面的人發出他宏亮的喉音，用著這喉音他曾隨意地激動或靜止過一般的羣衆，他趕忙進裏面去了。

剩下我站在門口，面對著這不相識的女子。

「我底姑娘，」我說，「要我送你上那裏請吩咐罷。」

「噲！上萊荻歐太太家呵。」她笑着說，「我告訴你過，她是我底母親呵。」

「萊荻歐太太那裏住？」

「傅盧路二十四號。」

「那就讓我們上傅盧路二十四號。」

在路上兩人都沒說話，在皎潔的月色下，我得到閒暇地觀察她的機會，她是二十或二十一歲的一位美

麗姑娘——淡淨皮膚，一雙大藍眼睛表露着聰明而略帶憂悒的精神——端好的鼻子，俏皮的櫻唇，潔白的

犀齒，一對皇后的纖手，與一雙孩子的小腳；雖然她作了洗衣婦的裝束，但一姿一態都露出貴族的風範，引起

巡邏隊長的疑心，並非沒有道理。

蘇 蘭 殊

到了房子的門口，我們互相默默地看了一忽。

「噲，我親愛的亞爾貝先生，你要怎樣？」我美麗的面生的姑娘微笑地問。

「我正要說，我親愛的蘇蘭殊小姐，假使我們就此分手，又何必有此一見呢！」

「噲，千萬請你原諒！我以為這一見已值得極了；倘使我不遇見你，我就要被他們捉到巡防局去；他們就要察出我不是萊狄歐太太底女兒——再漸漸地偵查出我確是一個貴族，十有八九要切去我底頭才了事。」

「那你承認是貴族了！」

「我沒有。」

「你總可以告訴我你底名字呵。」

「蘇蘭殊。」

「這個名字我已熟悉之至，這是我隨機應變替你起的，不是你底真名字。」

「這不相干，我愛這名字，我預備保留牠——至少對你。」

「假使我們從此再不見面，你對我保留這個名字有什麼用處！」

「不是這樣說法。我說要是我們以後還見面的話，你可以不必知道我底名字與我可以不必知道你底名字一樣，我對你就叫亞爾貝，你對我就永遠是蘇蘭殊。」

「就這樣罷；但是我說，蘇蘭殊，」我開始了。

「我聽著呢，亞爾貝，」她回答。

「你是貴族——你承認了。」

「假使我不承認，你也可以猜得着的。所以我底承認也就減少了效用了。」

「因為他們疑心你是貴族，所以來追踪你的罷。」

「怕是這樣。」

「你現在是不是躲在什麼地方？」

「傅盧路二十四號萊狄歐太太家中，她底丈夫是我父親底車夫。你看，我什麼都告訴你了。」

「你底父親呢？」

「關於我自己的事，我親愛的亞爾貝，我一點都不隱藏了。但是我父親底祕密與我自己底不同，我底父親正躲著想逃走，我能告訴你的就是這一點。」

「你還預備幹什麼？」

「和我底父親一同走，假使可以的話，不可以，就讓他一人先走，等將來有機會我再回去。」

「今晚巡邏逮捕你的時候，你是正從你父親處回來的麼？」

「是的。」

「聽好，最親愛的蘇蘭殊。」

「我聽著。」

「今天的事情你都看見了。」

「是的，我看見你有很大的勢力。」

「我慚愧並沒十分大的勢力，但是我還有幾位朋友。」

「我已經看見了一位。」

「你知道現在他底勢力不算小呵。」

「你想利用他底力量想法叫我父親逃走麼？」

「不，我留下他爲你設法呢。」

「但是我底父親呢？」

「我還有別的方法可以幫助你底父親。」

「別的方法！」蘇蘭殊叫起來，握着我底手臂，焦灼地看着我底面色。

「倘使我救了你底父親，你將來能常常思量我麼？」

「呵，那我要感激你一輩子了！」

她說着這話，臉上顯出可愛的誠懇的表情，於是她嬌媚地看着我說道：

「這使你滿意了麼？」

「滿意了，我說。」

「呵，是的，我到底沒有認錯人。你真和善而且大度。我先替我父親並且替我自己謝謝你。我使你失敗了，你今天的恩惠我已經感激不盡了！」

「我們什麼時候再見，蘇蘭殊？」

「你想你什麼時候要見我呢？」

「明天罷，我希望明天就可以有好消息告訴你。」

「好，那就明天。」

「什麼地方？」

「這兒。」

「這兒街上。」

「是呵，先生！」她叫道，「你看，這正是最安穩不過的地點。我們談了三十分鐘，還沒見走過半個影子

呢。」

「爲什麼我不能來尋你，或你去尋我？」

「因爲我去尋你，怕要連累了好人，你來尋我，你就要冒極大的危險。」

「呵，我可以將我親戚底護照給你呵。」

「等我一朝被他們發覺了，連貴戚也送上了斷頭台！」

「不差，我替你弄一張蘇蘭殊的護照罷。」

「妙極！你看，蘇蘭殊是我底真名字了。」

「還有，什麼時候呢？」

「就是我們今晚遇見的時候罷——十點鐘，假如你中意。」

「很好，十點鐘。但是怎樣見面呢？」

「那簡單得很。十點前五分你到門口，我十點鐘下來。」

「那末，明天十點鐘再見，親愛的蘇蘭殊。」

「明天十點鐘，親愛的亞爾貝。」

我要吻她底手，她給了我她底前額。

次日九點半我就到了街上，十點差一刻蘇蘭殊開門出來了。我們都搶早了。

我一躍到了她底身邊。

「我猜到你有好消息告訴我了。」她說。

「好極！這兒先是你底護照。」

「先是我父親的！」

她推開我底手。

「你底父親有救了，只要他願意。」

「願意，你說要他怎麼辦？」

「他得信任我。」

「那當然。」

「你已經見過他了麼？」

「是的。」

「和他商量過了麼？」

「這是少不了的。靠天罷。」

「你把一切都告訴了你父親麼？」

「我告訴他你昨天已經救了我，而且明天或許還要救他。」

「明天是的，對極了。倘使他肯，明天我就可以救他底性命。」

「怎麼樣？什麼？快說！假使這能辦到，事情就好了！」

「不過——」我猶豫地發難。

「什麼？」

「你同他去辦不到。」

「我告訴過你我底計劃了。」

「不過，我很有把握將來能替你弄一張護照。」

「先告訴我，我父親怎麼辦；我自己底事姑且慢提。」

「我不是告訴你過我有朋友麼？」

「是的。」

「今天我去找了一位。」

「講。」

「這人底名字你是熟悉的；他底名字是勇略和榮譽的保證。」

「這人是！」

「馬爾叔(Masceu)」

「馬爾叔將軍。」

「對了。」

「不差，他是一諾千金的。」

「而我已經得他底允諾了。」

「呵，天呀！你叫我多麼快活！他允許了什麼，都告訴我。」

「他允許援助我們。」

「用什麼方法？」

「極簡單的方法。革來勃爾剛把他陞了西方總指揮；他明天晚上就動身。」

「明天晚上！我們一點兒預備都來不及了。」

「不用什麼預備。」

「我不明白。」

「他帶你父親走。」

「我底父親！」

「是的，當他底祕書到了鳳臺 (Vendie)，只要你父親向將軍立誓不作反法國的舉動，從鳳台他可以逃到勃列登，再從勃列登到英格蘭。等他到了倫敦，再寫信告訴你；然後我設法替你弄護照，你再上倫敦去找他。」

「明天，」蘇蘭殊叫道，「我父親明天就走！」

「沒有耽擱的時候了。」

「還沒有告訴我的父親呢。」

「告訴他去！」

「今晚！」

「今晚！」

「但是怎麼樣，就現在！」

「你有的是護照，和我底手臂。」

「不差，我底護照。」

我給了她，她拿去藏在懷裏。

「你底手臂。」

我把手臂給她，我們一起走了。當我們到了都崙納區——就是昨晚我們相遇的地點——她說道：「在

這裏等我。」

我一鞠躬，等着。

她在從前是馬立能飯店的灣角處不見了。隔了十五分鐘的樣子，她回來了。

「來罷，」她說，「我父親要見見你，還要謝你。」

她握着我底手臂，領我到了蒙德馬爾飯店對面的聖格亞美路，她從袋裏掏出一束鑰匙，開了一扇秘密的小門，執着我底手，同我上了兩層樓梯，很別致地敲着一扇門。

一個四十八或五十歲模樣的人開了門，他穿著工人底衣服，像是個釘書匠。但是他開口的第一語，就立

刻證明他是一個貴人。

「先生，」他說，「是天將你賜給我們的。我把你當命運底使者看待。真的你能救我麼？或者，尤甚於此的，你真願意救我麼？」

我立刻盡情告訴了他。我告訴他馬爾叔願意收他當祕書，還不苛求旁的，只要他允許將來不反對法國。

「我此刻就快然從命了，回頭還可以對他表白。」

「但是我並且爲我自己謝謝你。」

「但是馬爾叔什麼時候動身？」

「明天。」

「我今天要不要去看他？」

「你愛什麼時候就什麼時候，他在那裏望着你。」

父親和女兒互相看著。

「我想今天晚上就去好。」蘇蘭殊說道。

「可以，但是倘使我被捕了呢，你看我沒有執照呵？」

「有我的。」

「但是你怎麼辦？」

「呵，他們認識我。」

「馬爾叔住在那裏？」

「大學路四十號，和他底妹妹黛格雷維歐·馬爾叔小姐住一家。」

「你可以同我們去麼？」

「我可以在後面遠遠地跟著你們，你去了我再送小姐回家。」

「馬爾叔怎麼會知道我就是你所說的人呢？」

「你把這頂三色軍帽給他，這就是記認。」

「許他再救你底女兒。」

「好極，好極。」

他戴上帽子，滅了火。我們在透窗而入的月光中走下了樓。

在樓梯的腳邊，他執着他女兒底手臂，我們取道聖貝爾路來到了大學路，我在後面十步遠近跟着他們。

我們到了四十號，沒有遇見一個人。我追上了他們。

「這是好預兆，」我說，「要我同你們進去麼？」

「不，不能再使你冒險了。在這裏等我底女兒罷。」

我鞠了個躬。

「現在，最末一次謝謝你，再會了。」他說着伸出他底手。「言語是不足以形容我底感激的，但願老天將來有使我能更切實地表示我感激的一日罷。」

我答之以緊緊地一握手。

他進了屋裏，蘇蘭殊跟在後面；但是她也握一握我底手才進去了。

十分鐘後門又開了。

「噲？」我問。

「你底朋友，」她說，「真是名不虛傳；他像你一樣地和氣、精細。他知道若能一直伴我父親到動身於我是無上的快樂。他底妹妹吩咐她房裏添設了一張鋪，明天三點鐘我底父親就出險了。明天十點鐘我在傅盧路望你，假使你以爲女兒對她救父的恩主的感激還值得一顧的話。」

「呵，我是一定要來的。你父親有什麼話吩咐沒有？」

「他叫我謝謝你，借給他執照，叫我來還你，並且希望我們早日脫身去尋他。」

「你愛什麼時候去就什麼時候去，」我說，「心中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我先應該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可以要去就去。』她說，『呵，你還不能攆我走哩！』我捏住她底手，把牠貼在我心頭，但是她仍舊像前晚一樣把前額給我吻了一吻，說道：『明兒再見。』我吻了她底額，但是這次摟在我懷裏的不是她底頭而是她起伏的胸和突突的心了。我回來滿心說不出的愉快，是我所從未經過的。這是因爲自己覺得是做了一件善事呢？還是對這可愛的人兒有了戀意呢？我只知道自然底諸音都在我底心裏齊聲協奏着；夜彷彿是無窮晝亦似乎沒有盡止；我知道我雖然很焦急地希望時光快走，可是我又不肯把目前的日子輕易差過一刻。

次日九點鐘我已在傅盧路九點將半的時候蘇蘭殊也出來了。她走近我，雙臂抱了我底頸項。

『出險了！』她說，『我底父親出險了！這都是出於你之所賜。呵，我多愛你！』

兩星期後蘇蘭殊接到一封信，報告她父親已經安抵倫敦了。

第二天我就帶給她一張護照。

她接着護照，眼中湧出淚來。

『你不愛我！』她叫道。

『我愛你比我自己底命還好！』我答道，『但是我已經和你父親有了約，不能不實踐呵。』

『那，我可要破約了，』她說，『是的，亞爾貝，就使你心硬肯放我走，我也沒有勇氣離開你。』

噫，她竟沒有走！

在我們商量她逃走的那晚之後已經又三個月了，在這長時期中她再不提半句分別的話。

蘇蘭殊住在都崙納路。我替她就用這個名字租了幾間房子。我不知道她別的名字，她也只叫我亞爾貝。我在女子小學裏替她找了一個教員的位置，想藉此避免革命政府的搜查，這時的搜查越發嚴厲得可怕了。每星期日我們就在小寓中一塊兒消遣，從寓中的臥房裏可以看見我們最初相遇的地點。我們每天來

往書信，她寫來自稱蘇蘭殊，我寫去自稱亞爾貝。

這是我一生最快樂的三個月。

我這時正做著一種有趣的試驗，是一個劊子手教給我的。我請準了當道，將處死在劊刀下的許多頭顱和軀體拿來作科學的試驗。說來可慘，合用的材料真不愁缺乏。沒有一天不要劊死三四十個人，革命區的血流得如此之多，劊臺的周圍不得不掘了足有三尺深的一道溝，溝上蓋著木板。有一次一個八歲的兒童踏破了一塊木板，掉入臭惡的溝中溺死了。

不用說這種研究雖佔了我整天的工夫，但對着蘇蘭殊當然是一字不提，起始這種工作頗引起我底惻悌和憎惡，但是隔了些時，我又想道：『這些研究都於人類有益的，』因為我希望得出結果來，使編制刑法的人相信廢除死刑的合理。

克拉馬爾葬地全部劃給了我，凡有死者底頭顱軀幹一概聽我處置，葬地角落裏的一間小香堂改做了一種臨時的實驗室，專備我底應用。你要知道，皇后既逐出了禁宮，上帝當然也被擯在教堂之外了。

每天六點鐘的時候，駭人的東西就連串地進來，軀幹堆在一輛車上，頭顱裝在一隻箱中。我隨意揀出幾具，其餘的便都倒入公共的大塚裏去了。

在這與死為伴的工作中，我對蘇蘭殊的愛情一天比一天增高；同時那可憐的孩子用着她單純的小靈魂裏的全副熱力愛着我。

我時常想娶她做妻，我們時常想像着這樣的一個締合何等快樂。但是要做我底妻，她就得洩露她底真姓名，而這個亡命的貴族的姓名就是死罪。

她底父親疊次來信催她動身；但是她告訴了他我們底關係，她求他底允許，他也允許了，到這步為止事都是順妥的。

皇后，瑪麗安杜亞男底遇害使我也感受着極大的沉痛。蘇蘭殊涕淚交流；我們擺脫不了一種異常的悶

抑，患難臨頭的預覺壓着我們底心頭，我低聲慰解着蘇蘭殊也是枉然，她哭着倒在我懷裏，我沒法安慰她，因為我自己底說話裏已經缺少了自信的分了。

我們照常同過了一夜，但是黑夜比白天更爲沉悶。我記得有一隻狗鎖在樓下的一間房裏，直叫到早晨兩點鐘。次日有人告訴我們那隻狗底主人把鑰匙藏在袋裏帶走了；他在路上被捕，三點鐘審判，四點鐘就殺了。

我們分別的時候已到。蘇蘭殊學校裏的功課是早上九點鐘開始。她底學校在動物園附近。我遲疑着不忍放她走；她也不願意離開我。但是不行，蘇蘭殊常惹人們不良的懷疑。

我雇了一輛車，一直送她到福士聖拍納路，我才下車，讓她獨自去了。路上我們默默地抱緊着，把眼淚和着接吻。

下車後我站在地上徬徨生了根。我聽見蘇蘭殊在喚我，可是我不敢向他去，因為她底臉上涕淚縱橫，和異常的狀態怕要惹人們底注意。

我十分悲苦地回到家中，寫了一天的信，晚上寄給蘇蘭殊一厚冊的情書。

我底信剛寄出，就接着她底一封來信。

她爲遲到受了嚴厲的責罰；下星期怕有不能出校的危險。但是她決定要來看我，就是犧牲位置也在所不顧，我覺得要一星期不見她，我非急瘋了不可。而且尤其愁懼的是我這天接着她父親底來信，信封上有被檢驗過的痕跡。

我過了極苦惱的一夜和更難堪的一天。

次日天氣陰沉，自然似乎都化了淒冷綿互的雨絲——報告入冬的苦雨。一路上化驗室去的時候，我耳中只聽得喊着已經判處死罪的人的名字，許多男人，女人和小孩。赤色的收獲太豐富了，這天我又不愁缺乏化驗的材料了。

天黑得很早，四點鐘我到克拉馬爾，就差不多已經夜了。

瘴地上新築了一個大塚，蕭條的樹在風中搖拽着，景象極其悽慘可怕。

一個大坑在我跟前張著。這是預備收藏本日革命區鋸下的成績的。大家在候着看大批的死人，因為今天的坑特別掘得大而且深。

我機械似地走到塚邊。坑裏底水聚成了小泊；我底腳一滑，險些跌了下去。我底毛髮都豎了起來，雨濕透了我底遍體，我打着戰趕到了化驗室。

前面說過，這是一個廢棄的香堂，我底眼睛——我自己也不明所以——只是想搜尋原來建造這房子時的神聖的目的，還有沒有存留些痕跡在牆上或壇上；但是牆既光光，壇亦空空。

我燃了火，把蠟燭放在手術台上，臺上散亂地放着我應用的許多古怪器具。我坐下了冥想。我在追想着那可憐的皇后，在莊崇福樂的時候，我曾經見過她底仙姿；昨天她坐在囚車裏送上劍台，後面民衆罵不絕口，今天已經躺在義塚裏，頸上沒有了頭顱——這就是她，她曾在杜南列和聖克洛禁宮中的鎖金帳下睡過覺的人。

我這樣子坐着悶悶地愁思，外面的風雨越發暴烈。雨點敲著窗上的玻璃；狂風在樹枝中掃過，嗚嗚地悲鳴，風雨的震盪中不時雜出着車輪的磷磷。

那是劊子手底紅色殯車從革命區戴着悽慘的重載來了。

香堂底門推開了，渾身淋雨的兩個人扛進來一隻大袋。

『這兒，萊特魚先生，』劊子手說，『是你心愛的東西！今夜你不用忙了！我們都走，讓你獨自伴着他們罷。上頭命令到明天才掩葬，只怕他們要受冷呢。』

慘笑了一聲，兩個劊子手把袋子放在角裏的壇旁，正對我底面前。他們逡巡地出去了，闔着門，門扇搖盪，括得我底燭火亂幌。

我聽他們解下馬，銷了殯房，走了。

我奇離古怪地只想和他們一同走，但是無形之中有一種力將我牢牢地釘着。我制不住打了一戰，我並不怕；但是風雨底暴烈，雨水底底敲濺，樹枝嘯鳴，空氣底急盪使燭火搖戰——這種種都使我充滿了恐怖，先從髮根裏起首，慢慢地延及了週身。

忽然我似乎聽見一聲呼喚，輕柔而哀哀的呼喚；就在香堂裏面發出來的一聲『亞爾貝』。我一驚。

『亞爾貝！』

然而，世上只有一個人叫我這名字呵！

慢慢地我將淚眼四周地看，香堂雖小，微弱的燭光還不能全部照到，還有角兒尖兒沒在黑陰裏；我底眼光釘着壇邊血色模糊的袋兒。

這時候那聲音又喚了一聲，不過更輕微而更哀慘了。

『亞爾貝！』

我從椅上直跳起來，駭昏了。

聲音像是從袋裏出來的！

我摸摸自己證明不是做夢；然後我向袋走去，兩臂向前伸開，眼珠駭得睜睜地，我把手插進去。彷彿有兩片還有些溫意的嘴唇在我底手指上吻了一下！

我這時的恐怖已經變成了絕命的瘋狂。我抓住這個人頭，倒在椅上，把頭放在我底面前。我立刻發出一聲駭人的狂叫。這個頭，唇還未涼，眼還半啓，原來是蘇蘭殊底頭！

我真要瘋了。

我叫三次：

「蘇蘭殊！蘇蘭殊！蘇蘭殊！」

叫到第三次，她張開眼睛來看着我，眼淚滾下來，隨後眼中濕光一射，像是魂靈出去了的樣子，眼睛就閉了起來，再不重開了。

我跳起來，成了個瘋人。我想飛跑；我撞着一張桌，桌子倒了。燭火也滅了，頭兒滾在地上，我跌倒了，像受了劇烈的急症的打擊——渾身發了一陣冰冷的戰抖，長嘆一聲我就昏絕了。

次早六點鐘築墳人見我躺在石板上，和石板一樣的冰冷。

蘇蘭殊爲她父親底信所敗露，當天就捕去定罪處死了。

喚我的那個人頭，看我的那雙眼睛就是蘇蘭殊底頭和眼睛。

——北新法名家小說傑作集

(註一) Sans culottes 法國革命中最激烈的一派。

(註二) Cordeliers 法國革命中一政黨，在古寺中集會，故名。